



# 冢之族貴



月九年一十二國民  
送移 部育教  
館書圖平北立國

貴族之家

879.57  
320-36



明媚的春光，漸爲晚景所淹沒。高懸頭上的青天裏，有幾頁渺小的玫瑰色的雲片，懶洋洋的橫渡天空；漸漸的沉入那蔚藍的顏色裏。

在IO——省首府的邊遠街道之一，一所華屋裏有兩個婦人憑着一扇開着的窗子閒坐；一個約有五十歲，一個是七十歲的老太婆。

年紀較輕的名字叫做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卡里亭。她的丈夫是一個精明果決而

*Institute* *boarding-school*

且有剛愎乖戾性情的人，死去已有十年了。他曾做過省政府的公共檢察官，辦事很有成效，是人所共許的。他曾受過優等教育，也入過大學；不過因為處在艱苦境域之下，便不得不早日投身社會去謀生計。因之，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便有了一個戀愛的對手。他的面貌還不壞，又聰明，並且當他選擇的時候又很能可意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泊司托夫——她的閨名——在孩子時代就喪掉了父母，她曾經在莫斯科一個寄食宿的學校（*boarding-school*，別譯作 *Institute* 即學院之意。）裏讀過幾年書，離開學校之後，便和她的姑母，哥哥，同居在離O——城約有四十里遠近的波克洛夫斯克宅裏。不久她的哥哥在彼得堡謀得差事，對於他們只有微薄的供給。他待遇他的姑母和妹妹是很吝嗇的，一直到他忽然棄世使他的事業頓行剪斷的時候為止。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承襲了波克洛夫斯克，但她並沒在那裏住了多久。她和那不久便使她傾心的卡里亭結婚二年之後，波克洛夫斯克便因為和別的田產相易而失去了；收入雖然增加了許多，但是完全不討人歡喜，並且也沒有房子。同時，卡里亭又在O——城裏置了一所宅子，便做爲他們

## Nide meadow

### 家之族貴

夫婦永久的住所。房子的四圍被大大的園子環抱着，一面下臨着距城很遠的曠野。

『這樣呢，』卡里亭是如此決意，他對於冷靜的鄉村生活是感得乏味的，『他們便無須再被牽入鄉村生活之中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的那的心裏也曾數次惋惜她那美麗的波克洛茨斯克，流着潺潺的小溪，鋪着碧碧的草地，和綠蔭的矮樹林；但是她在任何事件上，從未反對過她的丈夫，並且對於他的世道聰明和知識，表示着極大的敬意。結婚的生活度過了十五年之後，他便拋下她和一子二女與世長辭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已經對於她的宅子和城市生活有了習慣，便沒有離開O——城的念頭了。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年輕的時候便有美人的佳譽；現在是五十歲了，她面貌上的風韻還沒有盡數失去，雖然大致有幾處顯出點粗糙和不大風流來。她的多情比她的心還重；並且，就是到了中年的時候，仍未脫去那寄宿的學校的習慣。她是任性的，也易受激惹，當她發皮氣的時候，甚至還要迸出淚來。然而，當她按着己意做去而沒人來反對的時候，她是很溫和而可意的。<sup>多考巴。</sup>她的家宅要算做城市中最快活的了。她有很可觀的財

產，而她丈夫的積蓄比她自己的產業更多。她的兩個姑娘和她住在一起；她的兒子在彼得堡的一個國立學校裏讀書。

和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憑窗而坐的老太婆是她父親的姊姊，就是和她在波克洛夫斯克同居數載的那個姑母。她的名字是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泊司托夫。她有一種放任的特性，因為她是一個孤峭的婦人，當着人的面前即可毫無避忌的說實話；雖然她處在極窘的情形之下，卻如同有許多財產在她任意支配之下一樣。她是很不耐煩卡里亭的。她的姪女和他結了婚，他便搬到自己的小舍裏去，在那兒，足有十年之久，她整日住在煙氣薰人的鄉間茅舍之中。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有點兒怕她。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是一個短小的尖鼻子的婦人，雖然在她的晚年尚保持着黝黑的頭髮，閃爍不定的眸子，走起路來非常敏捷；身段壁直，說話用一種尖利的聲音清楚而流利，她常是戴着白帽子，穿着袂背心。

「你又是什麼事？」她忽然問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你嘆息着什麼，請問？」

「沒有什麼，」回答了。「這樣奇妙的雲彩呀！」

「你爲牠們發愁嗎？」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沒有回答。

「介道諾夫斯基爲什麼還沒來呢？」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說着，織針動的更快了。（她正在織一條大的羊毛披肩）「他將和你一塊兒嘆氣——不然，至少，他將有些編湊的話說給你聽。」

「你爲什麼這樣刻薄人呢！塞爾基彼得維亦是一個有身分的人。」

「身分呀！」老太婆帶着輕蔑的口吻重複一句。

「並且他對我那可憐的丈夫是何等的誠懇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就是如今他提起來的時候，沒有不熱情衝激的。」

「那自然是無怪了！他是曾經提拔過「素性微賤的他」的人。」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喃喃道，她的織針比平常動的更加快了。



「從他的外貌看來是很温情而柔和的，」她又道，「藹然的，頭灰色髮；但是，他若不說謊話或是捏造是非簡直是不開口的。看起來他倒像屬於顧問階級的，雖然，他不過是一個鄉村傳教士的兒子。」

「每個人都有過錯的，姑母；那是他的缺點，是毫無疑惑的。塞爾基彼得維亦沒有受過教育；自然他不通法國話；無論你怎樣說，他仍是一個可意的人。」

「是呀，他常要親你的手。他不通法國話——那不算什麼大短處。我自己也是不大通法國話的。他若違普通的話也不能講，倒是好的多；他就不至於說謊了。他來了——真是「說他，他便來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說着，一面向街頭眺望。「這兒呢，你那得意的人兒大踏步的走來了。他怎是這樣瘦細的東西呢，正如一隻老鸛！」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開始整理她的頭髮。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注視着她，帶着譏諷的神色。

「那是什麼，不確是灰色的頭髮嗎？你必須問你的裴拉什卡，她能想着些什麼？」

「真的，姑母，你常是這樣的……」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呢喃的說，蘊含着不耐煩的聲調，一面用她的指尖擂鼓也似的擊着她的椅子臂。

「塞爾基彼得維赤介道諾夫斯基！」一個玫瑰色面頰的小侍者，在門旁出現，振着尖利的喉嚨稟告了一聲。

二

一個碩長的人走進來，御着整潔的大衣，短短的褲腳，灰色的羊毛絨手套，兩條領帶，——黑的在外邊，白的壓在底下。他一舉一動滿溢着循規拘禮的神氣：從他那春風滿佈的面色和梳得光光的頭髮，直到他那低跟無響的皮靴。他先向主婦鞠了一躬，又向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問了好，慢慢的脫去了他的手套，他又握住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的那手。依次的吻了兩手，很規矩的自己坐在一把臂椅上，把指尖攏在一起，微笑的說——

『愛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很好嗎？』

『是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回答說，『她在園子裏呢。』

『愛萊那米哈洛夫那呢？』

『萊諾赤卡也在園子裏呢。沒有甚麼新聞嗎？』

『自然是有呵！』客人回答說，慢慢的眯了眯眼睛，皺起了雙脣。

『哼……是呀，的確有一段新聞，也是驚人的新聞。拉夫爾斯基——費多爾伊凡尼亦來了。』

『費的亞？』馬爾法提未非夫那喊道，『你一定知道嗎，你不是捏造我的好人？』

『不，真的，我親自見過他。』

『那麼，這並不算證明了此事。』

『費多爾伊凡尼亦好像比從前勇敢多了，』介道諾夫斯基接着說，並沒有聽到馬

爾法提未非夫那的話，『費多爾伊凡尼亦健壯多了，並且有很好的氣色。』

『他好像是有勇氣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說道，每字都帶着頓挫的節律，『據我想他不得不裝出來一點有勇氣的樣子。』

『是的，確是這樣，』介道諾夫斯基說，『別人要處在費多爾伊凡尼赤的地位上，將消極而厭世了。』

『爲什麼如此呢，請問？』馬爾法提末非夫插入一句，『你們說的是多沒有意思呢？人家是回到家裏來的——你們讓他到那裏去呢？他曾受了非議嗎？我倒是願意知道的！』

『男人是常要受非議的，太太，我大膽的告訴你吧，就是當着一個妻子做了不名譽的事的時候。』

『你說那個呀，我的好先生，因爲你從未結過婚的緣故。』介道諾夫斯基一面聽着，報之以牽強的微笑。

『如果我可以問這樣不相干的事，』少停之後他說，『那條披肩是打算給誰織的』

呀？

「T. T. 也一服」

「那是打算着，」她答道，「給一個不談污辱名譽的事情，也不玩假面具，也不說謊的人；若是能在世界上找到這樣人的時候。我對於費的亞的情形是很明瞭的，他招非議之點不過是因他對於他的妻太和善了而已。老實的說吧，他是爲愛情而結婚的；在他們這些爲愛情而結婚的人們中間，沒見過有一遭是美滿的。」老太婆又加上了兩句，當她從坐位上站起來的時候，又用斜眼看了看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現在呢，我的好先生，你可以隨便攻擊任何人，甚至於是我，隨你的便；我去了，我不妨礙你們。」於是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走開了。

「她常是這樣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說着，用眼睛瞟着她姑母的脚步。

「我們應當原諒你姑母的年邁……那是無法可補救的。」介道諾夫斯基回答說。

「她論到一個人不應當假冒爲善。但是現在誰又不假冒爲善呢？我們就是生在這個時代裏的。我有一個朋友，是一個極有身分的人，並且，我敢向你擔保的說，是一個上等人，他

常說，現今的時代，就是一隻母鷄若不假冒爲善，簡直連一顆穀粒都不會尋得到嘴——人們常是走偏鋒纔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不過，當我見了你的時候，親愛的夫人——你的行爲真是聖明的了不得；允許我吻你雪白的纖手吧！』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帶着迷惘的微笑，把肥潤的手伸出來給他，她的小指單向一旁分開。他的脣緊貼着她的小指，她把椅子向他拉近些兒，身子也微往近側彎湊了一下，低聲問道：——

『你見他是那樣的嗎？他真是——完全的——假平安而愉快的嗎？』

『是，他是平安而快樂的。』介道諾夫斯基低聲回答了。

『你沒有聽說他的妻現在到那裏去了嗎？』

『說是近來她在巴黎；現在，據說，她已竟到意大利去了。』

『那是很可怕的呢，——費多爾的地位呀；我真奇怪着他怎能去忍受呢？』  
『自然，每人都有不幸的事；不過是他，誰都可以說，簡直是全歐都傳成佳話了。』

介道諾夫斯基嘆了一口氣。

『是，實在的；是，實在的。人都說，你知道，她接交些藝人和音樂家；傳說是這樣，所有各種的生人她都交到了。她已將羞惡之心完全丟掉了。』

『我深深的悲哀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按着我們的關係說來，你知道，塞爾基彼得維赤，他還是我的遠族堂兄弟呢。』

『自然呀，自然。關於你們戚族中的事我不是都知道嗎？我希望是這樣的，實在的。』  
『他將要來探望我們嗎——你想是怎樣呢？』

『誰都是這樣的想，雖然，聽說他正打算到鄉下的家裏去呢。』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兩眼轉向着天空。

『啊，塞爾基彼得維赤，塞爾基彼得維赤，我想，我們做婦女的，當怎樣謹慎我們的行為呀！』

『有許多的婦女，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有這樣不快活的……屬於輕浮的品行



……也是在乎某種年齡的；並且，她們是沒有被導入網常大道之內的。」（塞爾基彼得維爾亦從懷裏掏出來一條藍格的手巾，展開。）「有許多這樣的女人，沒有什麼疑惑的。」（塞爾基彼得維爾亦用手巾的一角先擦了擦這隻眼睛，然後再擦那一隻。）「不過大概的說起來，如果一個人仔細的尋思一下，我以爲……今天城裏的塵土特別的大。」他噓出一口氣來。

「媽媽，媽媽，」一個美麗的姑娘跑進來喊着說。「弗拉的米爾尼古萊亦騎着馬來了！」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站起來；塞爾基彼得維爾也起來鞠了一躬。「謙誠的向愛萊那米哈洛夫那表示敬意，」他道，然後爲了講究好禮節便轉向一旁的牆角處，他動手去擰他那長而直的鼻子。

「他的馬真漂亮呀！」小姑娘接着道。「他剛纔在大門外邊，他告訴里莎和我，他將在階前下馬的。」

窗子外邊。  
馬蹄的聲音聽見了；一個美麗的少年，騎着一匹漂亮的馬在街上出現了，並且停在

三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你好嗎？』這少年用洪鐘也似的嗓音問候道。『你喜歡我這頭新買的牲口嗎？』

『你好呀，Waldemar！（即盤沁）啊，好漂亮的馬呀！你從那裏買的喲？』

『我從軍隊裏包工人的手裏買來的……他也叫我給錢，這個強盜！』  
『牠叫什麼名字呢？』

『奧藍多……不過這是一個蠢的名字；我要給改一個…… Eh bien, eh bien, Hon garçon ……（譯者註：好，好，我的孩子。）這淘氣的牲口！』

這馬打着噴嚏，用蹄子不住的抓地，嘴上的泡沫搖落下來。

『萊諾赤卡，打他，不要怕。』

小姑娘把手伸到窗子外邊，但是奧藍多忽然挺起身子來要跑。騎士很安靜的向着他的頸際打了一鞭，用兩腿緊緊的夾着，抵住牠，仍在窗前站住了。

『Prenez garde, prenez garde,（譯者註：小心，小心。）』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重複的說。

『萊諾赤卡，打他，』少年人道，『我不願讓牠這樣的頑強。』

小姑娘又把手伸出了窗外，輕怯的拍着那馬的掀動的鼻孔；牠的身子仍是動，嘴仍是嚼。

『妙呀！』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道。『現在請下來吧，進來一塊兒坐坐。』

騎士倏地帶轉了馬頭，用刺馬針釘了一下，在街上疾馳去了，不久就到了天井裏。一分鐘之後，他已從前廳的門走將進來，揮着鞭子，走入客廳裏；同時，門口出現了一個纖腰黑髮的十九歲的妙齡少女，就是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大女兒里莎。

#### 四

方纔介紹給讀者的那個少年的名字叫做弗拉的米爾尼古萊赤盤沁。他在彼得堡供職，是一個內務部的特別委員。他是曾經受過了暫時的委任來到O——城，做綜內恩堡總督的隨員，他們還不大十分有親密的關係。盤沁的父親是一個退伍的騎兵軍官，並且是很著名的賭徒，有一雙諂媚的眼睛，不整的像貌，皺縮的嘴唇。他畢生流連在貴族社會中過生活；常到城市的英國俱樂部去，有一個機敏的名號，不大很可靠，不過還算是

一個皮氣很好的快活人。他簡直不顧機敏的稱號，幾乎常是敗北的；他留給他兒子的財產也是既微且困的。爲了補助這個缺欠，他對於他兒子的教育上便有幾分相當的努力了。弗拉的米爾尼古萊亦說一口很好的法國話，英國話也不錯，德國話卻差的很多；那個是很應當的事：講究人以爲說一口漂亮的德國話是可恥的；不過要偶然說上一句——普通打趣的話——德國的成語那倒也是很合式的，「C'est même Très chic」（譯者註：那也是很漂亮的，）即如同在彼得堡的巴黎人這樣來解釋自己。弗萊的米爾十五歲的時候就知道怎樣不用化錢而出入於大家的客廳，怎樣能在那裏邊來去自由。盤沁的父親爲了他的兒子便大加聯絡起來。當他和人家鬪牌的時候，也沒有失掉過和那些嗜牌如命的要人們誇獎他的弗洛卡（即盤沁）的機會。弗萊的米爾也是這樣，當他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並沒得着什麼冠冕的學位——即和一些貴族青年子弟們交往的很密切，並且在各縉紳家裏掛了他的名號。到處都很歡迎他：他是很美的，隨便的，樂天的，身體是健壯的，並且通達各事；他——應做的便馬上依次去做；敢做的便奮不顧身的

去做；是一個極好的伙伴，un charmant garçon（譯者註：一個漂亮小夥之意。）順利的前程在他面前開展。盤沁趕緊學習那合乎潮流的各種手腕；他曉得怎樣誠懇的遵行世俗的律令；他學會了怎樣用陰謀手段來圖小利並且明面上看一切重要事情也如小惠不能動心的樣子；他是一個大跳舞家；他的服裝是英國式的。在一個極短期間之內，他在彼得堡得了一個最機敏又最能討人歡心的少年的美名。盤沁確是很機敏的，並不亞於他的父親；但他又是多才的。無論什麼事情他都做的很漂亮；他唱歌極能動人，作風咄咄有神，能做詩，並且是很好的表演者。他不過是二十八歲，已經是一個 Kammer Jun-ker 了；（譯者註：俄國官名。）並且有一個很好的地位。盤沁十二分的自恃着他的地位和明察，他坦然的走着他的路，萬事都和他順利的進行。他常是為一班人所歡喜的，無論青年或老年；並且他似乎對於一切人都有了解，特別是女人；他十分的了解她們普通的弱點。他如同一個有了藝術傾向的人，他有自覺的熱情之力。有時是失魂的，有時甚至至是熱狂的；結果，他承認他自己有一日千變的浪漫態度。他不僅盡情的與上等社會的



人們相交接，他的行為也常是不拘的；不過他的心術是冷酷而詭詐的，就是在豪筵中間的一剎那，他那銳利棕色的眼睛常是洞察一切的。這勇敢而富於獨立性的少年從未在這裏忘掉了他的自我，或者有目馳神往不知所措的現象。人家還必要這樣的論到他：他從沒有誇過他的勝利。他到了〇——城之後，立刻便設法找到門路入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宅子裏，不久便如同自己家裏一樣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是極端的崇拜着他的。盤沁到屋子裏和每人都親熱的見了禮；他和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依次握了手，又輕輕的拍了介道諾夫斯基的肩頭一下，然後，轉過身來，把手放在萊諾赤卡的頭上，輕輕的吻了她的額角。

『你騎着這樣頑抗的馬不覺得怕嗎？』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問他道。

『我敢向你說，牠是很老實的；但是我要告訴你我所怕的是什麼：我還是最怕和塞爾基彼得維赤鬪牌；昨天，在伯耶列尼慈茵夫人的家裏，他贏得我錢囊空空的一文也沒有了。』

介道諾夫斯基報了一個同情的淺笑；他是十分的希望博得這政府最得意的由彼得堡派來的青年官員的推寵。他和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談話時，常是誇讚盤沁出衆的才能。實在的，他常是論到可以用甚麼法去讚揚他呢？這少年人又正是立在高貴的地位，又是一個模範的官員，並且一點也不驕矜。其實，盤沁在彼得堡也可以算得能幹的官員中之一個；他做過了許多政績；他概不誇張，正如一個世路人，不特別重視他自己的工作一樣，但是他作事的時候，卻毫不遲疑的幹下去。當局的人就是喜歡這樣的隨員；他自己是毫無疑慮的，若是憑他選擇，他將來也可以做一個官員。

「你故意這樣高興的說我贏了你的，」介道諾夫斯基答道，「那麼，是誰在上禮拜贏得我二十個盧布去的，還有許多次呢？……」

「你是一個刁鑽的人。」盤沁插入一句，帶着點同情而不經意的藐視態度；於是，不再和他應酬，便走向里莎去了。

「我在這裏是不能得到歐伯爾昂序樂譜的。」他開始說道。「伯耶列尼慈茵夫人

是非常自己誇耀的，當她論起她的各種樂譜來的時候，其實她並沒有什麼，不過是幾個二人舞曲而已；但是我已經寫信到莫斯科去了，一禮拜之內你可以得到序樂譜了。還有，他仍是往下說去，『昨天我寫了一首新歌，詞句也是出於我自己心意的，你願意聽我唱嗎？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件過得去的作品。伯耶列尼慈茵夫人說是很美的，不過她的批評並沒有什麼意思的。我願意知道你對於牠感覺出怎樣的意思。不過我想後來或者能更好一些。』

『怎麼後來呢？』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插言道，『爲什麼不是現在呢？』

『我從命就是了。』盤沁回答說，面上帶着光明而香甜的微笑，剎那間又失去了。他用膝部挪過一把椅子來，坐在鋼琴的對面，先彈了幾闕開場的曲子，便開始用清晰的字句唱出下面的歌兒來——

高高懸起的月兒飄浮

在灰色的雲中；

遠遠的天空上她那神祕的流光，  
蕩搖着洪濤洶湧。

已求得一輪明月，統治我  
心海中狂風波濤；

只有你，能抹去

這一切的愉快和懊惱。

我的魂中充滿了愛戀的刻薄伎倆，  
和依依的失望；

但，你卻如冷月一樣的靜呵，  
不明瞭一切的悲傷。

唱到第二節的時候，盤沁用着特別的力量和表情，如同真有波濤的聲音隨着歌聲而起伏的樣子。唱到『和依依的失望』之處，他輕輕的嘆息了，隨着合上了眼睛，使那聲音漸漸的逝去，*morendo*。當他唱完了的時候，里莎讚美着牠的活動而有生命；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喊道『美呀！』惟有介道諾夫斯基簡直驚呼起來『迷人的詩呀，迷人的曲子呀！』萊諾亦卡用童稚的眼光向着這歌者注視着。簡單的一句話，每人都是對於這青年藝術家的作品表示着歡心的；但是，在前廳與客廳相通的門口，現出來一個老人，他不過是方纔進來的，並且披着他那沮喪的面容和瑟縮的雙肩評斷起來，盤沁的歌雖是很美的並不能引起來他的悅意。稍停一刻，他用一條粗布的手巾打了打靴子，立刻睜開了眼睛，撇了嘴，帶着不悅的表情；他的身子向前僵僵着，一步一步的踱進了客廳。

『啊！克里斯托夫爾非道里亦，你好呵？』還沒等別人能開口的時候盤沁先這樣的招呼一下，並且立刻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我知道你在這兒——在你的面前，我的歌是

不必唱的，我知道你對於浮淺的詩歌是不喜歡的。」

「我還沒有聽見呢，」新來的客人用很不好的俄國話說道，並且在和每人握手之後，他便很醜笨的立在客廳中間。

「來了嗎，萊母先生，」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道，「是來教里莎的音樂課程嗎？」

「不，不是里莎，她米哈洛夫那，乃是愛萊那米哈洛夫那。」

「呵，好吧。萊諾赤卡，和萊母先生上樓去吧。」

這老人要隨着小姑娘上樓去，盤沁偏止住他。

「完了功課請不要走吧，克里斯托夫爾非道里亦，」他道，「里莎，她米哈洛夫那和我還要彈一支彼托芬的二音曲呢。」

老人咿唔了幾句的回答，盤沁又用拼音錯謬的德語續言道——

「里莎，她米哈洛夫那已經把你寫給她的聖詩給我看了一——一本美的書呀！我但願，你不要以為我是不喜歡尊嚴歌曲的——確是不然的：自然有時是煩聒的；可是不是不

久很能引起人的興奮來。」

老人面紅到了耳根，斜看了里莎一眼，忙着走出去了。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要求盤沁再唱他的歌；但是他拒絕了，他不願去麻煩那德國老人的耳朵，並且向里莎提議要彈那彼托芬琴曲。以後，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嘆了一聲，便要求介道諾夫斯基到園子裏去散步。「我打算，」她道，「多談一點話，並且詢問詢問我們那可憐的費的亞。」介道諾夫斯基諛然的鞠了一躬，用兩個手指拈起帽子來，兩隻手套尚整齊的在帽簷上放着，便和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一同出去了。屋子裏只剩下盤沁和里莎；她取來了琴譜，打開；他們一齊向着鋼琴坐下，一聲不響。那萊諾赤卡用不純熟的手指彈出來的昏然的樂音，在頭上飄蕩着。

## 五

克里斯托夫爾特奧多爾哥特列卜萊母，一七八六年生於沙考尼地方的開母奈茨城。他的父母是貧窮的音樂家。他父親會吹法國的畫角，母親能彈箏，他自己在五歲的時候，便學習着三種不同的樂器。他八歲時，便成了孤兒；十歲，便開始用自己的技藝謀生活了。他過了多年的飄泊生活，在各處的食堂，市場，村中的嫁娶，和大音樂會中，都有他的足跡。後來，他加入了一個樂隊，一點一點的升遷，於是他得了導師的地位。他雖然是個貧窮



的藝人，卻貫通樂理。他二十歲的時候，被一個貴族邀到俄國來，這貴族並不是自己好喜音樂，他是個開劇場賺錢的人。萊母和他共事七年，做這個劇場的指導員，結果是毫無所儲的。貴族破產了，他答應給萊母支錢的期票，但是，以後呢，他簡直是沒給他，——簡單的說一句，連一法斯（四分之一便士）也沒給他。有人勸他回去；不過他不願意窮淒淒的從俄國回去，因為大俄羅斯是藝人的金礦，他決計留在此地，試試他的運氣。二十年之久，他繼續的試着他的運氣；他曾出入於許多紳士們的府第，曾經過許多的痛苦和容忍，也曾經過若干困難，會如冰上的困魚一樣的奮鬪；但歸回本國的念頭，在他忍受艱苦之中，仍是未嘗忘掉；他所以有了這樣的遭遇，也只因有這個夢想的緣故。但是，時運自始至終並未給他快樂享受的：五十歲的時候，他的身體已經衰弱起來，並且老像早現，他便漂泊到IO——城來了，在這裏他覺得或能好些，現在便把他耿耿在心的離開這討厭的俄國的念頭，完全棄絕了。他靠着做教師維持他艱苦的生活。萊母的外表已經不甚雅觀了。他矮小而僵僵，襯着駝狀的脊背和穹窿式的前胸，寬大的一雙腳，青白色的指甲附着在他

紅而多筋的手連着幾乎露骨而多節的手指的尖頭。他的面上劃滿了亂紋，兩腮向着口腔凹了進去，雙脣緊皺在一起，常似在抽搐着，又如同咀嚼東西似的；況且，他又是一個寡言沉默的人，因此越發表示出來不幸的印象。他那簇簇的灰色髮覆着低低的眉頭，他那小小的眼睛發出幽暗的光，如同兩點燒着的灰燼。他的行動現出一種苦痛的狀態，每一步都使他那笨重的身軀向前搖擺。他的動作，有的令人想到關在籠子裏的梟鳥，覺到有人看見牠的時候，而顯出來一種笨拙的動作；牠自己卻不能用牠那大而黃的眼睛和懼怯而倦怠的眼光去看人家。殘暴而綿延的愁苦，這可憐的音樂家便輾轉在牠的鐵蹄之下；這摧殘而又毀棄了的身體，消滅了他那動人的風格。不過任何人要能和他見過一次，便能覺察出來他的善良，他的誠實，並且在這半毀的餘生上，確有出乎常人之外的地方。一個專心崇拜 Bach（德之琴師）和 Handel（德之樂曲著作家）的人，又精通他的技藝，他那活潑的理想和意念的勇敢，只有日耳曼民族纔能看重的；萊母可以常去——誰知道？——和一些德國的大著作家們在一起，以變遷他的生活；但是，他簡直被倒霉的

星宿佔據了命運，他平生的作品本來不少，不過他總是不高興去出版；他不知怎樣辦是對的，怎樣能在相當的所在邀人嘉許，並且不知怎樣在相當的時間來奮勉。好多時候以前，他的一個知音的朋友，（也是德國人，並且很窮，）曾用自己的錢印刷了兩部萊母的樂曲集——全部寄賣在樂器店的書格上；忽然，全丟的無影無蹤，似乎是被人乘夜丟在河裏去了。末了，萊母對於一切都厭棄了；時間也不斷的消磨他；他的心也漸變剛硬如同他的手指一樣。他住在距卡里亭宅不遠的一座小房裏，同一個窮的老廚子住在一起（他從未結過婚。）他常做長途旅行，讀聖經和耶教的詩篇，和司克勒哥繙譯的莎氏樂府。他好久沒有寫什麼了；但，里莎顯然是他的最好的弟子，能給他一些興奮；他曾寫給她一部詩歌，就是盤沁所頌揚的那一本冊子。這部書的內容：一部分是從聖詩中選出的，他自己又作了幾首。唱的時候用兩個疊句——一個是快樂的，一個是憂鬱的。結尾是和諧的，一塊兒唱『慈悲的上帝，可憐我們罪人，從惡的念頭和虛榮的欲求中把我們救出來吧。』封面上是有題字的，用極經心的書法，並且還是裝飾的字跡：『只有正義是被救贖』

了。一本宗教的詩歌集成獻給他最親愛的學生愛里莎未她卡里亭姑娘，她的先生萊母贈。『只有正義是被救贖了』和『愛里莎未她卡里亭』等字，是用光線繞着的。下邊又寫着：『爲你自己看的（fin Sie Allein）』這就是他何以面紅過耳，和用噴責的目光看着里莎的緣故；當盤沁在他面前論到這本歌集的時候，他的心感受着深深的創痛。

## 六

奏着下品音的盤沁，彈起首段的調子，音高而鏗鏘；但是里莎卻停住了不動。他住了手，注視着她。里莎的眼睛釘住了他，露出不願意的神色。她的唇際也失去了笑容，她的全面上透露着冷峭之意，甚至是發愁。

『什麼事呢？』他問。

『你爲什麼食言呢？』她說。『我把克里斯托夫爾非道里亦的歌集給你看，不是附

有條件的嗎？——就是你不要和他提到那個本子？」

「請你恕我，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那話是隨便漏出來的。」

「你已經傷了他的心，也傷了我的。現在，他將連我也不信任了。」

「我怎能改呢，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從我的孩提時代，就沒有見了德國人而不想和他取笑的時候。」

「你怎能那樣說呢，弗拉的米爾尼古萊赤？這個德國人是既貧窮，且孤獨，而又衰弱——你對於他就沒有憐憫的意念嗎？你高興和他取笑嗎？」

盤沁有點喫驚。

「你說的對，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他道。「那是我慣於不經意，是該罵的。不必說了，我自己知道自己。因為我的思想不周密，一切毛病都來了。因為這宗短處，我被看做一個自私的人。」

盤沁少停一下。他無論談什麼問題，他常是用他自己來做收場的資料；他極容易的

改變了談鋒，圓滑而不支離，如同不經意的一樣。

『譬如，在你們府上吧，』他談起來。『你的母親十分喜歡我，待我那樣的仁慈；你呢——那麼，我不知道你對我的意見怎樣；不過，一方面呢，你的姨祖母簡直不滿意我。我也』

常用不經心且不機伶的話觸怒了她。你知道我不是她所喜歡的人，是嗎？

『不是的。』里莎不滿意的表示首肯了。『她是不喜歡你的。』

盤沁的手在琴鍵上撫來撫去，一種不易見的笑容掠過他的脣邊。

『那麼，你呢？』他說。『你也把我看作自私的人嗎？』

『我對你不太了解，』她的回答。『但我決不想你是一個自私的人；反說一句，我也』

不能對你表示多深的悅意。』

『我明白，我明白你說的是什麼意思。』盤沁插入一句，他的手指又在琴鍵上跑了一過：『因為我要給你的樂曲和書籍，因為我用拙劣的書畫沾污了你的冊子，等等。我既可以做那些事——也就可以做一個自私的人了。我敢說你並不覺得我是個喋喋不休』

的人，也不把我當做一個壞人；但你仍是想到我——甚麼話？——爲了打趣的事，可以犧牲了朋友和父親。」

『你是不經心而且健忘的，如同俗人一樣，』里莎道。『如此而已。』

盤沁微皺了眉頭。

『來吧，』他說。『我們不必再討論我們的事情了；還是彈我們的二音曲吧。我要請求你一件事，他又加上一句，隨手將放在樂譜架上的本子的第一頁用手平按了一按。『你隨便怎樣看待我，甚至叫我做自私的人，——也就算了！但，不要說我是俗人；那個名兒我忍受不了…… Anch'io Schopitare（譯者註：「我也是一個畫家。」——拉非爾語。）我也是一個有藝術嗜好的人，雖是劣等的——那個——我的意思是，我是一個劣等的音樂家，我將直然承認的。我們做起來吧。』

『很好，我們就來彈吧。』里莎說。

第一步的緩曲，雖然盤沁弄了一兩點小錯，做的倒很成功。他對於他自己製的曲子，



和他練習有素的曲子，做的都很好；但是對於陌生的調子卻彈得很壞。所以到了第二步——較快的曲子——便完全弄壞了；到第二十行，盤沁便慢了兩行，他拋開了，把椅子向後邊一拉，笑了一笑。

『不！』他喊着說。『今天我不能奏曲了；萊母沒聽見我們的樂曲倒是好事；不然，他將氣死了。』

里莎立起來，闔上鋼琴，轉過身來向着盤沁。

『我們做什麼呢？』她問。

『這句話，真是如其爲人！你永不能空手的坐着。那麼如果你願意，我們作畫吧，好在天還沒有黑。或者藝術界別的女神，繪畫的女神——她叫什麼名字呢？我忘記了……或者能給我點好運氣。你的畫冊在什麼地方？我想起來了，我的山水畫還沒有畫完呢。』

里莎走入鄰室裏去取畫冊，剩下了盤沁自己；他從囊中掏出來一條細紗的手帕，擦了擦指甲，如同指上受了什麼傷似的。他有白白的一雙手；左手第二指上，套着一個閃光

的金戒指。里莎回來了；盤沁向着窗子坐下，展開了畫冊。

「呵！」他驚道，「我看見你已動手抄我那篇風景畫了——並且抄的很好。好的很！呵！只有這一點——給我一支鉛筆——陰影還是不够深。你看。」

盤沁又殷殷的給她修飾了幾筆。他從來喜歡畫這樣的章法：前邊是大而蓬鬆的林木，在背景上是平鋪着的一片草原，地平線上起伏着的是羣山。里莎在後邊隔着他的肩頭看他作畫。

「作畫正如同生活一樣。」盤沁說着，將頭左右的搖擺了一下，「彩色和精神——是最要緊的。」

正在這個時候，萊母進來了，拿一把四絃琴弓將放下要走；但，盤沁把畫冊和鉛筆拋到一邊，走上去，攔住了他。

「你到那裏去，親愛的克里斯托夫？非道里赤？你不少坐片刻和我們用茶嗎？」

「我回家去。」萊母莽然的答道。「我的頭痛。」

「噢，什麼話！——在這兒吧。我們要來討論關於沙氏樂府上的事情。」

「我的頭痛。」老人又重複了一句。

「你沒來的時候，我們已竟試做過彼托芬的二音曲了。」盤沁繼續說，對於他表示着親近，和光明的微笑。「但是我們一點也作不下去。我想，二音合到一起，我算是做不到好處的。」

「頂好你還是唱你的歌兒吧。」老人回答着，推開了盤沁的手，走出去了。

里莎追了出去，趕到樓梯的近傍。

「克里斯托夫爾非道里赤，我要告訴你。」她用德語對他說着，和他一同出去在庭園的短而綠的草地上向着大門走去。「我錯了，——請恕我。」

萊母沒有回答。

「我把你的詩集給弗拉的米爾尼古來赤看了；我覺得他一定很羨慕的，——他很喜歡牠，真的。」

萊母止住了步。

「那有什麼要緊，」他用俄國話說，以後又用他本國的方言。「但是他什麼也不能懂；你怎麼看不出來呢？他是個雜藝術家——不過如此！」

「你批評錯了。」里莎回答道，「他什麼都明白，並且他幾乎什麼都會做。」

「是呀，一切下等，卑賤，苟且的事情。那可以討人的歡心，他自己也是喜歡的，並且他心願如此——多多益善。我沒有氣；詩集和我——我們是一對老頑固；我有點自愧，不過那沒有什麼。」

「請恕我，克里斯托夫爾非道里赤。」里莎又說。

「沒什麼，」他用俄國話又重複一句。「你是一個好姑娘……那兒有人來訪你們了。再見。你是一個很好的姑娘。」

於是萊母向着大門疾行而去，這時已經走進來一個穿着灰色大衣戴着寬綠的草帽素不相識的紳士。他向着他很規矩的施了一禮（他常是和O——城中不相識的人

行禮；見了熟人，常是躲向一邊去——這是他的慣例。——萊母從傍邊走過，轉過木柵便不見了。這個陌生人用一種驚奇的眼光看了看他，又向里莎注視了一眼之後，便迎着她走去。

七

「你不認識我了，」他摘下帽子說道，「雖然從我們的離別到今日已是七年之久，我還是認識你的。那時，你還是孩子呢。我就是拉夫爾斯基。你的母親在家嗎？我能見她嗎？」

「媽媽是喜歡見你的，」里莎答道；「她已聽說你回來了。」

「讓我想一想，我想你的名字是里莎未她？」拉夫爾斯基說着走上了臺階。

『是。』

『我記憶着你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你的面貌也是不能忘記的。那些日子我還是非  
常的想念着你呢。』

里莎的臉上泛起了紅潮，想道：這樣一個奇異的人！拉夫爾斯基在前廳裏少停一下，  
里莎跑進客廳裏，聽見盤沁的談笑的聲音；他正在向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和介道諾夫  
斯基講着城裏的趣事，因為他們纔從園子裏歸來。他一面說一面大聲的笑。拉夫爾斯基  
的名字使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的全身受了強烈的震撼。她的面色突然轉白，立刻起來  
走去見他。

『你好呵！你好嗎，我親愛的兄弟？』她用一種悲痛而幾乎迸出淚來的聲調喊道，  
『我是怎樣的喜歡見你呀！』

『你好嗎，姊姊？』拉夫爾斯基答道，一面親熱的握了她的手，『上帝是怎樣保佑你  
的呀？』

『坐下，坐下吧，我親愛的費多爾伊凡尼赤。啊，我是怎樣的快樂呀！讓我的女兒里莎來見一見你吧。』

『我已經自己和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見過了。』拉夫爾斯基插嘴道。

『盤沁先生……賽爾基彼得維赤介道諾夫斯基……請坐。當我注視你的時候，我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了。你好嗎？』

『你看的不錯，我是很旺興的。你也是如此姊姊——你沒有倒霉的運氣——八年來並沒見有消瘦的面容。』

『想我們分手之後，是多麼長久的日子呵！』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模糊的說。『你這回從那裏來呀？你住在那裏……這是我要詢問的。』她有些着忙。『我要問的是你將常和我們在一塊兒嗎？』

『我新近從伯林來，』拉夫爾斯基答道。『明天，我將到鄉下去——或者長久的住在那裏。』



「我想，你要住在拉夫里基？」

「不，不在拉夫里基；我有一個小地方，距這裏只有二十英里；我到那裏去。」

「是哥拉非拉彼得洛夫那給你的那塊小小的田產嗎？」

「是。」

「真的，費多爾伊凡尼赤！你還有很大的住宅在拉夫里基呢。」

拉夫爾斯基的雙眉微皺起來。

「是……不過，有一所小屋，在這塊田園中間，並且近來我已經沒有什麼需要了。現在，那地方對於我是最適宜的。」

馬爾亞又陷入一種紛亂的情緒中間，她似乎有些僵了，兩臂如同死一樣的下垂着。盤沁便乘勢過來，替她和拉夫爾斯基談話。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恢復了她的安定狀態，她仰臥在臂椅上，間或加進去一句半句話。不過她時常和客人表示着同情，有意的嘆息着，憂傷的頻搖着她的頭；末了，客人耐不住了，懇切的問她，是否覺得不好過了。

『感謝上帝，不是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答道，『你爲什麼要問呢？』  
『呵，我看你有些失常了。』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做出一種自倨而且有些厭煩的神情。『如果這地方就是那樣……』她想到，『那倒和我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已經明白了，我的好人，一切的對你都像在鴨子背上澆水一樣；無論誰都要悲傷的了不得，但你卻因此而長的更肥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心裏是毫無掩飾的；她便很高聲的說了出來。

拉夫爾斯基實在是不怎難看的。他那綴着玫瑰面頰的俄國式的臉，長而微白的眉毛，高高的鼻子，寬而直的嘴唇，吸氣時帶着草原的野氣，又有精壯的初民的精神。他發育的很好，他那美麗的捲髮如同孩子的一樣。僅在他那低眉之下的，凝視的，藍色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來一種神情：不是真正的憂鬱，也不是真正的軟弱；他的聲音幾乎是太截然而短促了。

盤沁這時正繼續着他的談話。他的談鋒轉到煮糖事業的利益上面去，因爲他最近

讀了兩篇法國的關於此事的論文，並且他平心而謙和的來解釋牠們的內容，卻並未說出來這段議論的來源。

『上帝呀，上帝，那是費的亞呵！』馬爾法提未非夫那的聲音從隔壁半掩的屋門中突將出來。『就是費的亞呀！』老太婆疾忙的跑到客廳裏。拉夫爾斯基還沒有立起來已經被抱在她的懷裏了。『讓我細細的看看你。』她道，隨着便用胳膊將他的頭撫向一邊去。『啊！你怎麼出落得這樣的漂亮呀！你的面色稍見老成一點，不過依我說，並沒有因為磨難而稍有一絲兒的改變！但，你為什麼吻我的手呢——如果你不嫌我皺皺的面頰，你就吻我的臉吧。你永沒向我問候過——你的姑母是否康健——我敢說：你一下生就在我的懷抱裏，你個壞東西！我想那對你是沒有什麼的；你為什麼要記念着我呢？不過，你回來倒是一番好意，謝謝上帝，』她轉向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道，『你沒給他預備點東西喫嗎？』

『我是不想喫什麼東西的。』拉夫爾斯基忙着說。

「來，你至少也應當喫點茶呀，親愛的。上帝憐憫我們！我不知道他是從那裏來的，並且他們連一盃茶也沒給他喝。」里莎去催一催底下人，趕快的。我還記得他小時候是一個好喫的人；我敢說，他現在也是喜歡喫點好東西的。」

「我敬愛的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盤沁從一傍走到那快樂的老太婆面前，深深的鞠躬說道。

「請恕我，先生，」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答道。「因為我快活極了，忘記了向你致意。你的好像你那可憐的母親，」她又對拉夫爾斯基說道，「不過你的鼻子倒像你父親的，你父親的影子便可望見了。那麼，你將要和我們常在一起嗎？」

「明天我便走了，姑母。」

「到那裏去？」

「到瓦西里耶夫斯克去住。」

「明天？」

『是，明天。』

『那麼，如果是明天就是明天吧。上帝降福給你——你什麼都知道。你原是來和我告別的。』老太婆拍着他的頰部。『我想不到能在這裏見着你；如果我一時不定下死的決心，——我還能多活十年哩，我敢說：我們叫泊司托夫的都能多活壽數；你已故的祖父常說我們是有兩倍壽數的；不過是沒有說起你在國外能漂泊到多久的好吧，你是一個好孩子，一個好孩子；你能和平常一樣用一隻手舉起一石的重物嗎？你死去的爸爸是好妄想的，如果我可以這樣說；不過他請那瑞士人教育你卻做的很對；你還記得你常和他較拳嗎？——健身術，是叫這個名字嗎？但是我爲什麼向你喋喋說這些話呢；我倒妨礙了盤沁先生（沁字加重）的談話了。我們還是去喫茶吧；是我們到洋臺上去吧，我的孩子，在那裏喫點茶吧；我們有些純冰結，不像你在倫敦或是巴黎所能得到的一樣。來吧，來吧，把你的胳膊給我，費都沙。呵，這是什麼胳膊呀！我說，你不要怕我太纏你呀！』

除了介道諾夫斯基告辭去了之外，每人都站起來走向洋臺去了。當着拉夫爾斯基

和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盤沁，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談話的時候，他靠着一角坐着，眼光炯炯的，張開他那童年充滿好奇心的大嘴；現在，他匆匆的講起來他那些新的旅途所見。

同日晚上十一點鐘，卡里亭夫人的宅裏發生了以下的事情：樓下，弗拉的米爾尼古萊亦捉得一點寶貴的光陰，在客廳的門口和里莎告別，當他握住了她的手時，他道：『你知道誰引我到這裏來的；你知道我爲什麼常到你的府上來；若是都明白了的時候，還需要說什麼話呢？』里莎沒有話說，兩目向地，沒有笑容，眉頭微皺，紅透了雙頰；不過她並未把手撤回來。這時，樓上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屋子裏，舊了的神像前邊閃爍着熒熒的燈光，拉夫爾斯基坐在一把短椅上，雙肘倚在膝上，臉埋在兩手裏；老太婆站在他的面前默着，頻撫着他的頭髮。他辭別了主人之後，又和她在一起消磨了一點多鐘；他幾乎不能和他那仁慈的老友說出什麼話來，她也沒有問的……自然，有什麼要說的，又問什麼呢？用不着那些，她全明白了，一切事充滿了她的心，她是能感覺出來的。

費多爾伊凡尼赤拉夫爾斯基——我們必要請求讀者的允許暫時截斷本書的線索——是一個古貴族的苗裔。拉夫爾斯基家族的創始者，是從卜蘭得瓦西里治下的普魯西亞遷來的，並且在彼耶茲哈茨克佔有了一大片約有二百 *chetyerts* 的土地。他的後人，充滿了各衙門，供職在親王屬下，或是在外縣各顯職的治下服務；不過沒有一個是出類拔萃、躍而為皇家檢察官的，也沒有一個能得着任何隨心的佳運。拉夫爾斯基合

族中要算費多爾伊凡尼赤的高祖安得雷伊是最富有而最出品的了，他是一個殘暴而敢爲，機敏而能幹的人。就是今日，有些故事中還敘述他的暴政，他的野人皮氣，他漠然的慷慨，和他的貪得無厭。他的身材是十分魁偉，黑面無鬚，他用深沉的聲音說話如同半睡一樣；但是他的話越溫和，接近他的人們越加懼怕。他曾娶了一個很合式的妻子。她生於東方黑色的紀朴塞民族中，鷹鼻大眼，襯着一張黃色的圓形面孔。她的賦性易怒而好報復，雖然她的丈夫幾乎把她殺了，她仍是未嘗容讓過他一次的。雖然他們彼此衝突了一生，但是他死去之後她也並沒多活。安得雷伊的兒子皮奧特爾是費多爾的祖父，他並不像他的父親；他是一個純粹草原地帶的地主，很樸實的；高聲而遲於行動；粗暴而性溫和；既好客，又喜歡攜着猛犬去出獵。他繼承了他父親擁有兩千佃奴且處於資本家地位的遺產，那時他纔三十二歲；但是，不久便把產業分散了好些，他質典了一部分產業，並且因此敗壞了他僕人的品行。各種低階級的人們——相識的和陌生的，螻蛄集羣也似的從各地爬進了他那廣闊的，溫暖的，藏惡的廳堂裏。人能得着什麼便吃什麼，不過永是能把



肚子裝得滿滿的；喝酒，一直到醉倒爲止；能拿什麼便把什麼拿了去，一面讚頌着並爲他們那熱誠的施主祈福。他們的施主也是如此，當他發怒的時候，由着他們吃去——一羣乞食的寄生蟲；但是他們走了的時候，他又覺得悶悶了。皮奧特爾安得雷赤的妻是一個賦性溫和的女人；是遵照他父親的選擇和吩咐，他便從鄰家把她娶過來的；她的名字叫做安娜泊夫洛夫那。她是永不干涉任何事務的，誠懇的接待客人，也常是出去拜客；雖然是強迫的，她常常的說——這是以致她的死命的。『他們放一把狐毛的刷子在你的頭上，』她上了年紀時常這樣說，『梳遍了你所有的頭髮，抹好了香膏，撒上了粉末，用鐵髮針綑起來，——以後便永遠不洗下去了；但是拜客而不擦粉是不可能的事——人將因此而痛快了。啊，那是一樁殘酷的刑罰！』

她喜歡騎快馬，並且慣於賭牌，從早晨一直到夜晚，當她的丈夫走近牌桌的時候，她便趕快把她的錢籌掩在她的手下；不過她的嫁妝和她畢生的禍福已完全交在她丈夫的宰制之下。她生了兩個孩子，一個兒子叫伊凡就是費多爾的父親，和一個女兒哥拉非

拉。伊凡不是在家裏長大的，卻是和一個姑母行的老處女庫本司基公主一塊兒過活的。她已經願意他做她的繼承者了（不過<sup>花</sup>因為這個緣故他父親便不喜歡他去的。）她把打扮的如同玩偶一樣，給他請了各樣的教師；並且給他聘了一個監護師——他是一個法國人，曾做過無職的僧侶，是一個盧梭的門徒，一個 Courtin de Vaucelles 一類的人，也是一個狡展機敏的陰謀者——她會稱他做僑居外邦的『Fine Flower』（譯者註：美的花）——她幾乎是七十多歲了，却嫁了他，並且把她的財產都給了他。以後不久的時候，她塗着胭脂和 a la Richelieu（譯者註：里士留所嗜用的）名香，青年的黑奴伶細的獵犬和能言的鸚哥環繞着她，她便在一張弓形的絲榻上（這時是路易第十五執政的時代），手裏握着一個倍提陶特工藝品的瑤瑯質的鼻烟壺——死去，她早已被她的丈夫拋棄了；那個 Courtin 已經攬了她的財產和金錢挪到巴黎去了。當這意外的打擊落在她頭上的時候（這意思是公主的出嫁，不是她的死去）他纔二十歲；他不願再住在她的家裏了，在這裏他覺得自己忽然從一個很富的承繼者一變而為一個窮

的外親了；彼得堡的社會——他在那裏長大了的——漸漸的和他接近；到政府裏謀一份小差使在他覺得是可憎的事情，除去在窮中掙命之外是沒有旁的事情可做的，——這時正是亞利山大帝當國的初期。他不高興的被迫到鄉下他父親那裏去住了。他看着父母的家裏是何等的齷齪簡陋而卑劣呀！鄉下的呆板而卑劣的生活，每一步都可以使他氣惱的。他隨意的揮霍，圖家的人除了他的母親之外都是側目看着他的。他父親不滿意於他的城市習慣；他的燕尾式的衣服，他的縐紋的襯衫，他的書籍，他的笛子，他的排場，根據這些事他覺得他兒子的起居是很討厭的；他永是怨詛和責難着他的兒子『這裏沒有什麼，』他常是這樣的說，『是合乎他的味道的；吃飯時他也氣昂昂的吃不下去；他不能忍受屋子裏氣悶和蒸熱；人家飲酒也討他的厭，人不敢在他的面前責打任何人；他也不願到政府裏去做事；他身體的羸弱，你瞧，行動起來歎氣喘聲，這個沒出息的人！這都是因為他頭腦裏裝滿了弗祿特爾學說的緣故。』這老人特別不喜歡弗祿特爾和迷信第得羅得的人，雖然他並沒讀過他們的一點著作，他是不喜歡讀書的。皮奧特爾安得雷

伊是沒有說錯的；他兒子的腦中確是充滿了第得羅得和弗祿特爾，還不僅是這兩個人，也有盧梭的，海勒維提亞司，和同類的其他著作家——他們僅是在他的腦子裏邊而已。那個退修的曾做過他的監護師的宗教的博學者，很喜歡把十八世紀的學說向着他的學生注入，並且他單單的注入這些東西；不過注入了而已，並沒和他的血液相混合，也沒貫入他的靈魂裏，也沒在他堅定的信心裏面佔得一個地位……但是，實在是五十年以前的時候，有人能希望取得一個青年人堅決的信心（就是現在我們也還沒見過一次成功）嗎？常到他父親那裏去的客人也是這樣，是被伊凡彼得維赤鬧得不自在了；他用憎厭的眼光看着他們，他們都怕他。他和那比他大十二歲的姊姊也是一點也合不來的。這個哥拉非拉是一個奇怪的人物；她是很醜的，個矮而且羸瘦，帶着兩隻凶悍的眼睛和兩張薄片嘴唇。她這樣的面孔，這樣的聲音，這樣頑硬而敏捷的行動，她侍奉過她的祖母，就是那個紀朴塞婦人——安得雷伊的妻子。頑梗而喜專橫的她就沒有聽見過有提婚的這件事。歸來的伊凡彼得維赤是不合於她所計畫的，當他在庫本斯基公主那裏的時

候，她會希望至少能承受她父親的財產之一半；她的貪心有如她的祖母。還有哥拉非拉嫉妬她的兄弟，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說得一口好法國話帶着巴黎的口音；同時呢，她簡直說一句「日安」或者是「*bonjour vous portez-vous*」（譯者註：「你怎樣呵！」問好之句。）都是很困難的。實在的說起來，她的父母是一點法語都不懂的；不過那不是她所甘心的。伊凡彼得維赤對於他的煩惱和揮霍簡直不知道怎樣辦纔好；他幾乎在鄉下已竟住了一年，但在他看起來這一年的工夫如同十年一樣的冗長。他所能找到僅有的安慰是和他的母親談天，他可以在他母親的矮屋裏坐上一點鐘，聽那和善婦人單純心理的談話，再就是吃糖果。事情便這樣的發生了，在安娜泊夫洛夫那的侍女中間，有一個具有清明而柔媚的眼睛和嫵媚的形態的美麗的姑娘，名字叫做馬藍亞，是一個和氣而聰明的姑娘。一見便使他入了魔，他便傾心的愛她了；他所以傾倒的是因為她弱不禁風的行走，含羞的對話，和氣的聲音與笑貌；逐日裏和他漸漸的親熱起來。她一切的靈力使她成爲伊凡彼得維赤的情人，似乎只有俄國女郎是配得上「愛」的——並且，她也把

自己交託給他。在鄉村的大家族中沒有可以久藏不洩的祕密；不久每個人都知道青年公子和馬藍亞戀愛的故事了；甚至這段嘲笑竟到了皮奧特爾安得雷赤的耳朵裏。若是在別種情形之下，他或者不注意這類沒大要緊的事情；不過他對於他的兒子早就積恨在心，並且他很想找一個機會教訓這個城市的紈袴子。一時間起了一種騷擾的高潮；馬藍亞被鎖在伙食房裏，伊凡彼得維赤被帶到他父親的面前。安娜泊夫洛夫那也向着這陣風波跑去。她開始勸解她的丈夫，但是皮奧特爾安得雷赤是什麼話都不入耳的。他如同鵝鷹一樣抓過他的兒子來，用一種不道德、凶惡和偽善來斥責他；他藉着機會對他的兒子說了一些抱怨庫本斯基公主的話，並且任意用非禮的話責罵他。起初，伊凡彼得維赤亦是默然的忍受；不過後來他父親用一種可羞的懲罰來恫嚇他，他却不能再忍下去了。『啊，』他想到，『迷信算得羅得的心理又發生了，那麼，我將冒險的幹他一下，我要使你們一齊的震撼。』於是彼得維赤平和而恬靜的聲音和態度向他父親說了沒有用一種不道德的話來斥責他的必要；雖然他不打算審判他的過錯，他已經預備着去糾正的，

他覺得他的意見是駕於一些偏見之上的——的確——就是要預備和馬藍亞結婚。伊凡彼得維亦無疑的把他的意見直說到底。他這樣的作法足使皮奧特爾安得雷赤吃驚不小，於是把皮奧特爾一時鬧的張口結舌；但是不久就恢復了原狀。他這時正穿着松鼠皮鑲邊的寢衣，赤足曳着拖鞋，伸拳便向伊凡彼得維赤打去。伊凡早已計畫好了，那日早上便理好了行裝，並且穿了一件新的藍色英國式的大衣，高腰的帶着小總的靴子，和緊湊而時髦的鹿皮短褲。安那泊夫洛夫夫那拚命的叫喊，一面用手遮着她的面部；但是她的兒子跑出了宅子，跑到天井，再衝入園子和遊戲場，後來穿過去奔向大道，毫不回頭的跑去；直到末了他止住了步，聽見他父親的笨重腳聲隨在他的後邊，和他那用力的叫喊：

『站住，你個下流種子！』他喊道，『站住！不然我將咒詛你了！』伊凡彼得維亦藏在一個鄰人的家裏，是一個小地主；皮奧特爾安得雷回到家裏，疲憊而且出汗，並且沒等喘過氣來，立刻宣言要褫奪他兒子的承襲權和利益，令人將他的書籍一概燒毀，還要立刻把侍女馬藍亞送到遠方的村子裏去。幾個善心的人找着了伊凡彼得維亦把一切事都告

訴了他。壓迫和驅逐激怒了他的神經，他發誓必要向他父親報復的；當晚他等着馬藍亞的車子過來的時候，用暴力把她奪下來，趕快的和她跑到最近的城鎮裏結了婚。他的錢全是那個鄰人給他的，他是一個和善的退職的海軍軍官，又是一個著名的酒鬼，他十二分的喜歡各種——他曾這樣說過——豪俠的事跡。次日，伊凡彼得維赤給他的父親寫了一封譏諷冷酷而有禮貌的信，然後又跑到他的二堂兄提末特里和他的姊姊——讀者已經曉得了就是瑪爾法提末非夫那——所住的村子裏去。他把一切的事都告訴了他們，並且說他打算到彼得堡去謀一點事做；還求他們至少暫時要給他的妻一間屋子住。說到「妻」字，他灑出淚來了；並且，雖然他是城市生長而具有哲學頭腦的人，他也是非常的謙恭俯伏在他們的腳前懇求，甚至以頭觸地。泊司托夫是慈心而熱腸的人，完全答應了他的請求。他和他們住了三星期之久，偷偷的盼望他父親的回信；但是沒有回信的——因為沒有接得回信的機會。皮奧特爾聽說了他兒子結婚的事情，便臥在床上，並且禁止人在他的面前提起伊凡彼得維赤的名字；不過他的母親，並沒同她的丈夫商量



便和神父借了五百盧布和一個小神像，送給他的妻。她不敢寫信，只好打發一個瘦而壯健的鄉人給伊凡彼得維赤去送信，這人是每天能走五十英里路的。她叫他去說：他不必對於此事太介意了；蒙上帝的悅納，一切都將平靜了，他的父親也將快轉忿怒爲和善了；她也是願意娶一個別的兒婦的，不過她已降給馬藍亞塞爾基耶夫那以母之愛了。這蒙着允許並且以教父的資格去見青年主婦的鄉人受了一個盧布，吻了她的手，加足了力量登程去了。

伊凡彼得維赤心裏很暢適的到彼得堡去了。一個不可測知的將來在候着他；貧窮來恐嚇他，不過他自己已脫除了素日所忿恨的鄉村生活了，他沒有辜負了他的先生，他着實的去試驗盧梭，窮得羅得的教義，和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譯者註：人權宣言。）一種盡職的，努力的高傲充滿了他的心裏；夫妻的離別苦到實在不能折磨他的；如果他必得常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恐怕是更要麻煩些。他已經作過一種事蹟了，他還要再做一點新的事業。在彼得堡他得了意外的成功；被丈夫棄了的庫本

斯基公主，她仍是活着的，因為她覺得以先曾薄待了她的姪兒，所以現在便把他介紹給她所有的朋友，並且給了他五千盧布——她所餘的幾乎只有這些——和一塊雷皮克夫斯基錶，錶上綴着他的名字並且有愛神的花樣圍繞着。還沒有過去三個月，他便得了駐英公使的官職，坐着英國頭等的船出發了，於是他渡海到了英國。幾個月之後，他接到泊司托夫的來信。那和善的地主慶賀他生了兒子，是一八〇七年八月二十日在波夫洛夫斯克村生的，爲了榮耀殉道聖者費多爾司特拉提拉特便取名費多爾了。因爲馬藍亞太軟弱，所以只寫了寥寥的幾個字；不過這寥寥的幾個字已足以使他驚奇，因爲伊凡彼得維亦還不知道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已教給他的妻讀書和寫字了。伊凡彼得維亦自己並不任意放縱那做父親的甜蜜情感；他常去赴著名的夫里恩或拉以斯時髦的跳舞會；『特里斯卡的和平』才做完的時候，一切的都在快樂之後馳逐着，在這騷擾的剎那裏，他被一個著名美人的黑眼睛所吸引而轉過他的頭去。他沒有多少錢，不過是賭運亨通，因此而認識了好多人，又要到各處去應酬的；簡單的一句話：他是昏居於鬧市之中了。

## 九

年邁的拉夫爾斯基經過長久的時間仍不能饒恕他兒子偷婚的過失。假若過了半年之後，伊凡彼得維赤帶着悔罪的面色歸來，俯伏在他的腳下；他將於一番暴罵杖擊的警責之後，便饒了他——這是很有可能性的。但是，伊凡彼得維赤却從容的逍遙海外，對於此事是毫不介意的。『住嘴！又惹你說着這些話。』皮奧特爾安得雷亦常是這樣說，當他的妻冒險勸解他寬宥的時候。『那畜生，他應當永遠的感謝上帝，因為我並沒十分咒罵

過他；若是我的父親，早就殺了這個賤骨頭了，那或是應當的事。」在這種可怖的言詞之下，安那泊夫洛夫那只能忍氣吞聲了。至於伊凡彼得維赤的妻，從前他並不願聽到她的名字；直到回答泊司托夫的信時因為其中提到了他的兒婦，他聲明道：他不知道還有什麼兒婦，並且收留淫奔的婦人是法律上所不允許的事，關於此事他以爲有提出警告的責任。不過後來他聽說生了孫子，心就軟下來了，他祕密的差人去詢問產婦的身體怎樣，並且給她一點錢，也不說是他給的。費的亞還不滿週歲，安那泊夫洛夫那便呻吟於牀褥間，臨終的前幾天，她滿眼含着痛淚，漸漸的發昏，她當着神父的面前向她的丈夫說：她要看看她的兒婦和她永訣，並給她的孫子祈福。碎了心的老人聽從了她的要求，立刻便打發他自己的車子去接他的兒婦，這是第一次給她名字叫做馬藍亞塞爾基耶夫那。馬藍亞攜了她的嬰兒和馬爾法提未非夫那——她無論如何是不許她獨去的，並且不願她受着任何的侮辱——一齊來了。馬藍亞半死也似的帶着驚慌走進皮奧特爾安得雷赤的屋子裏。一個乳母抱着費的亞跟在後邊。皮奧特爾安得雷赤注視着她並沒有說出什

麼來；她走上去吻他的手；她那震顫的嘴唇僅能觸着那隻手做一個無聲的吻手禮。

「呵，我新起的婦人，」他終於說出來了，「你好呀？讓我們見太太去。」

他起來彎腰去看費的亞；這嬰兒展笑了，並且伸出雪白小手向着他。這足以使老人轉爲歡喜了。

「啊，」他道，「可憐的小人兒，你是替你父親來作辯護的；我決不捨棄你，小鳥兒。」

馬藍亞塞爾基耶夫那一直進了安那泊夫洛夫那的寢室，他一近門便雙膝點地的跪下了。安那泊夫洛夫那以目示意命她到床側來，抱了她，並且替她的嬰兒祈了福；於是她又很痛苦的轉向她的丈夫，用力的要說出話來。

「我曉得了，我曉得你所要問的了。」皮奧特爾安得雷赤道：「不要折磨你的身子了，她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並且爲了她我一定饒恕凡卡（譯者註：即伊凡）的。」

安那泊夫洛夫那用力的挽過她丈夫的手來緊緊的壓在唇上。當晚她便斷了氣。皮奧特爾安得雷亦守着約言。他函告他的兒子：爲了他的母喪，爲了小小的費多爾，

他贈給他福氣，並且留馬藍亞塞爾基耶夫那在家裏居住。樓下兩個屋子撥給她住了；他也讓她見了他最尊貴的客人——一隻眼的斯庫列赫恩旅長和他的妻，並且給她兩個女僕和一個聽差。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別了她回家去了；她很恨哥拉非拉的，並且一日之間和她吵過三次嘴。

起初，貧窮的馬藍亞乍處着這種地位，未嘗不覺得有痛苦和束縛之感；但是過了些日子，她學習着去忍耐，並且漸漸和她的公公熟習起來。他也慣於和她相處，甚至還喜歡她；雖然他不大和她說話，並且他對於她的態度尙可見出些輕蔑的地方來。馬藍亞塞爾基耶夫那對於哥拉非拉也是十分的容忍着。就是她母親在世的時候，哥拉非拉已經漸漸取得全家的宰制權了；從她的父親往下，無論誰都要服從她的支配；沒經過她的允許，一塊糖都不能拿出去送給別人的；她寧可死了也不願把管理權分給別的主婦——況且是這樣的主婦！她弟弟的偷婚使她震怒的程度比她的父親都利害；於是她便開始教誨這新起的婦人，並且馬藍亞塞爾基耶夫那在先原是她的女隸。實在是像她這樣服從

的常常無主意的怯弱的人，怎能去和那專橫倨傲的哥拉非拉相爭衡呢？還沒過一天，哥拉非拉便追述起來她往日的身世，並且稱讚的說她還沒忘記了自己。馬藍亞對於這些舊賬和誇獎好在都能泰然忍受，雖然她們母子是一對苦人兒——但是，費的亞已經不歸她撫育了，這是她受打擊的地方。藉着她不能有相當教養能力為口實，她很難得着允許去見他的；哥拉非拉親自從事於教養，這嬰兒便完全的歸於她的管理之下了。馬藍亞處於積痛之中便寫信懇求伊凡彼得維赤趕快回來。皮奧特爾安得雷赤自己也要看他的兒子；但是伊凡彼得維赤除了寫信之外沒有別的代表。他謝了他的父親，因為他收留了他的妻並且給他寄的錢款，答應着快快的回來——但是並沒回來。一八二二年他到底從海外歸來了。當他們再逢的時候，已是一別六年了；父親抱住了兒子，並沒用一句話已足以表出懺悔以前的離異了。那時候，正是全俄起來抗敵的時候，並且他們父子都感覺出己身的靜脈裏流着俄羅斯的血。皮奧特爾安得雷赤用自己的家財編了一團義勇隊。但是戰事結束了，危險也渡過了；伊凡彼得維赤又漸覺得不耐煩而有到別處去的必

要了，他感覺着他在長大的那地方倒是他的家鄉。馬藍亞留不住他，她對於他是很渺小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最喜歡的渴望都成了泡影；她的丈夫也覺得讓哥拉非拉教養費的亞是比較合式些的。伊凡彼得維赤的妻不能再忍受這番打擊，她不能忍受這再度的分離；不多的日子，她一點也沒呻痛便安然逝去了。在她整個的生命之中，她從未反抗甚麼，並且她也不和她的病魔掙命。當她將不能說話，死的陰影已經籠罩在她的面上時，她的全體表現出衰殘迷惘的服從，和恆久不難過的溫良態度；用相同的眼光注視着哥拉非拉，如同安那泊夫洛夫那親她丈夫的手時一樣，她吻了哥拉非拉的手，並且把孤兒託給她。這和善而仁愛的生命便這樣的結束了，傷毀的——只有天知道——如同一顆從土中拔出來的樹，立刻曝了牠的根子一樣；她頹然的逝去，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也沒有人向她致哀意。馬藍亞的女僕可憐着她，甚至皮奧特爾安得雷赤也是如此。老人悵然如有所失的對着她的遺骸。『恕我吧……再會，溫良的人呵！』當他在教堂和她最後訣別時，他喃喃的祝禱着。當他向她的墳裏拋一把土的時候，他哭了。



他也並沒比她多活許久，不過是五年吧。一八一九年的冬天，他平安的死在莫斯科（他曾和哥拉非拉及他的孫子遷到莫斯科的）了，留下遺囑：必要把他葬在安那泊夫洛夫那和「馬拉沙」的旁邊。這時伊凡彼得維赤自己正在巴黎享樂；他原是於一八一五年之後不久即退職的。他聽到了他父親的死耗，便決定歸回俄國。整理家務也是件要緊的事。按哥拉非拉的信中說，費的亞已經到了十二週歲，受教育的時期也迫在眉睫了。

十

伊凡彼得維赤回到俄國來，已經變成一個英格蘭式的人物了。他那短雜的頭髮，他那漿硬的護胸，他那長而鑲邊帶披肩的豆綠色的外套，他的面上時現着嚴峻的顏色，他的架子嚴肅而冷靜，他從牙隙中說出來的話，他猝然的短笑，他冷冷的面孔，他那獨斷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談話，他那燒牛肉和黑葡萄酒的嗜好，——所以說，他處處都代表出來，大不列顛的民風。不過倒有一種可驚之處，當他已經變成一個英國式人的時候，同時他又

是一個愛國的人，至少他也自稱爲愛國的人；雖然，他對於俄國知道的很少，也沒染上一點俄國的習慣，表面看來倒是一個奇怪的俄國人。平常說話的時候，他的言語無神而且呆板，還常雜着法國的方言。

伊凡彼得維赤帶回來一些關於行政和報告的手抄的稿本；很不喜他所見的一切；制度上的缺點是特別使他發怒的。他和他姊姊見面的時候，他先和她聲明：他已決定了根本的改革方案，凡是在他左右的必要改做一種新的組織。哥拉非拉並沒回答出什麼來；她僅咬牙的想道：『我將到那裏去藏身呢？』然而，她同她的弟弟和姪兒回到鄉下之後，她的恐懼不久即消失了。自然，宅中實行了新的改革；懶惰的，吃閒飯的，立刻都被斥退了；其間有兩個老人：一個瞎眼的，一個是癱瘓的，都遭了這次苦難；還有一個卡撒林時代的老少佐，因爲他的胃口不好，除了黑麵包和扁豆之外是都不能吃的，也遭了厄運。先前的客人都見拒了；却又添了一個遠鄰，是一個美麗而有癡症，受過教育而笨拙的男爵。從莫斯科買來許多新的傢具；痰盂被介紹到屋子裏來了，還有鈴子和洗臉架；早餐也變了

別樣格式了；外國酒代替了「佛得卡」（譯者註：俄國黑麥酒名）和糖漿；僕人都換了新式的制服；家人的臂上都纏着格言：*in recto virtus*……從實質上說來，哥拉非拉的權衡是沒有損失的；出入的物件仍在她的支配之下。從海外帶來的管家是一個阿魯沙人想要和她爭權，雖然有男主人的庇護，到底被辭去了。至於執掌家政和管理產業也是在她掌握之內的；不管伊凡怎樣打算——屢次的說——改造新的生活，什麼都仍是留着從前的模樣；只有幾處的租金加增了，女主人的嚴刻加厲了，不准佃戶們直接稟見伊凡的命令頒布了。這愛國者對於他的鄉人已存下極藐視的心理了。伊凡的策略僅能全力實施在費的亞的身上；這教育是進行一種「根本的改造」的；伊凡是隻身獨當這樁重任的。

## 十一

正如以前所說，直到伊凡彼得維赤由海外歸來的時候，費的亞還是在哥拉非拉彼得洛夫那的手裏。他的母親死去時他還不滿八歲；他並沒有天天和她見過面，縱情的和她親愛；可是她所留的印象：她灰白而慈祥的面孔，她沮喪的表情和怯懦的熱愛，是永遠印在他心田之內的。不過他對於他在家裏的地位却是漠然不懂；他覺得他和她之間好像築着一道大牆，是她所不敢而且不能拆去的。他怕他的父親，並且伊凡彼得維赤在他

旁邊的時候，實在是永沒愛過他的。他的祖父有時拍着他的腦袋並且把手給他吻着；不過他常是想着他並叫他做一個小混蛋。馬蓋亞死去之後，他的姑母便完全把他收歸掌握之下了。費的亞怕她怕她閃爍而銳利的眼光和粗暴的聲音；她在她的面前永是一聲不敢響的；有時當他在椅子上稍一動轉的時候，她便立刻喝道：『你又做什麼？老實的坐好！』到了禮拜日，獻過聖祭之後，便是他——被公認的——的遊戲時間了，那就是說，人給了他一本厚的書——奧妙的書，是馬克西非赤——阿姆保的克作的，標題是『象徵畫和寓意畫』。這本書混合着大概有一千幅最有謎氣的圖畫，並且用五種方言來解釋謎義。跳舞的愛神——赤裸着肥美的身軀的——裝飾在這些「教義」的開篇處。其中一章的標題之下——『番紅花與七色虹』——附加解釋道：『關於這個，其影響是浩如洋海的。』其他相對着的一個標題是：『一隻啄着一朵紫羅蘭的蒼鸞在飛着；』解道：『人都曉得你了。』『愛神和舐自己皮毛的熊，』註道：『一點一點的。』費的亞常是反復的默思這些圖畫；他知道了所有的詳細意義；有的常是兩兩相似的，便使他迷惑了而

且給了他沉思的資料；他並不知道其他的娛樂。及至應當教給他認字和音樂的時候，哥拉非拉彼得洛夫那請了——幾乎是等於沒有——一個老處女，是一個兔目的瑞典人，她說一口不正確的德語和法語，稍通鋼琴；除此以外，她卻會醃很好的黃瓜菜。在這個小社會裏，（他的保姆，他的姑母，老女僕瓦西果耶夫那，費的亞自己）他足消磨了四個整年。他常是拿着那本「寓意畫」坐在屋角處；他永是坐在那裏的；有一種風呂草的香氣充滿在這低矮的屋子裏，子然的蠟燭晦黯的燒着，蟋蟀叫着單純的調子似乎是已經倦了，錶聲由牆上滴滴漏下，一個小鼠斂聲的在爬且咬着壁紙，三個老太婆如同命運之神一樣，悄悄的飛着她們的織針，陰影在明暗參半中隨着她們的手馳來馳去，離奇而黯淡的意念爬滿了孩子的腦髓。沒有一個人說他是一個有生趣的孩子；他有點失血色，但是很肥壯的，笨拙的長成了一個蠢材——正如哥拉非拉叫他做一個鄉愚；如果他要常被允許到外面去，那灰白的面色不久即可消失了。雖然他常常偷懶，讀起書來卻是很快的；他永不哭鬧，不過他來了頑強的時候，便沒人能使他軟化的。他左右的那幾個人，他是

一個也不喜悅的……悲哀佔據了這乏愛的少年的心！

伊凡彼得維亦覺察出來他的弱點，於是立刻的開始施行那新的教育。

『先決的問題便是我要把他造成一個人，un homme（譯者註：一個人之意）。』他對哥拉非拉說，『不僅是一個人而已，還要是一個斯巴達式的人。』伊凡彼得維亦開始進展他的企圖，把一件蘇格蘭式的短褲給他的兒子穿了，這十二歲的孩子便不得不裸膝走路；還帶了一頂蘇格蘭式插着羽毛的便帽。用一個年輕的瑞士的監護師代替了那瑞典的老保姆，他是一個精通健身術的人。因音樂是不適於「人的建築」的東西，所以棄掉了。自然科學，國際法，數學，建造學，盧梭以後的箴言，司禮學，都是能增加俠義精神的，是將來的「人」所必要的知識。他在早晨五點鐘時便被招呼起來，立刻用冷水激了身體，隨後便去挽着繩索爬上一個高杆；他每日只食一餐，還不過是簡單的一碟；馳馬學習箭術。得機便仿習他父親的堅決意志，晚間就用一個特別的本子寫下他日間所得的印象；伊凡彼得維亦用法文寫給他教訓的課程，在那裏他叫他做 *mon fils*（譯者註：我



的兒子，)並且把他叫做 юзе (譯者註：)按照俄國話費的亞稱他的父親做「你」；不過在他父親的面前他是不敢坐下的。這種政策足以使孩子手忙腳亂，使他的智慧受着迷惘和束縛，不過他的健康卻受了這系統生活的裨益了；起先他得了一次熱病，不久便好了，於是長的更加肥胖而健壯了。他的父親因此便自驕起來，用自己杜撰的言辭叫他做『自然的孩子，我的創造物。』費的亞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伊凡彼得維赤想道，應當乘機向他注入輕視女性的思想了；這怯弱充滿心田，口邊生出稚鬚，滿含精力和青春之血的青年斯巴達人，已經趨向於淡漠冷靜與粗野了。

時間流水也似的馳去。伊凡彼得維赤的大部分光陰都消磨在拉夫里基了（拉夫里基是他祖傳產業的名號，)不過冬天的時候他常是自己到莫斯科去的；他住在旅館裏，不住的到俱樂部去，在大廳裏發表他的演說和意見，他的架子越發英國式了，——慨時的而且政治的。但是一八二五年一到，帶來了許多憂愁之事，伊凡彼得維赤的密友和熟人都感受了痛苦。伊凡彼得維赤忽然回到鄉下去並且隱居起來了。又是一年過去，伊

凡彼得維亦忽然衰弱而且多病了；他的身體便頹殘下去。他本是一個思想自由的人，也到教堂去祈禱了；他本是一個西歐式的人，也要到蒸氣的澡房裏去洗浴了；兩點鐘纔用午飯；九點鐘便去睡覺，老家人的清談也足以擾亂他的睡眠了；他是一個富有政治思想的人，也會燒毀了他一切稿本和信件，見了官員便戰抖，於是他很不像一個大政治家了；他是個有「鐵的意志」的人，當他得了齧瘡，或者別人要往他的嘴裏放涼湯的時候，他也會喊痛而噉泣了。哥拉非拉又握了宅中的全權；管家，僕人，頭腦簡單的佃戶們又得三番五次的到後庭去謁見這「老巫」——僕人們這樣說她——了。伊凡彼得維亦的改常給他兒子一個強有力的印象。他現在到了十九歲，已經開始從積壓之下解放出來了。就是在這時，以前他對於他父親的言語與行爲，淵博高深的學問與粗暴瑣細的專橫之中，已覺出有許多差異和矛盾的點了；不過他還沒有完全否認的念頭。現在他那固執的利己主義已完全顯露出來了。當青年的拉夫爾斯基正打算到莫斯科去考大學的時候，一個新生的無妄之災降臨在伊凡彼得維亦的身上；忽然一天，他的眼睛瞎了，而且是不

治的盲症。

很多的俄國醫生都是束手乏術，他又竭力去做出國的打算，但是被拒絕了。於是帶着他的兒子用三年的工夫漫遊全俄，經過了許多的醫生和許多的城鎮，他那怯弱和不耐煩，已使他的醫生，兒子，僕人感到了失望。他回到拉夫里基的時候，簡直就是一隻破船，一個涕泣失常的孩子了。苦痛的日子隨着他，人都向他表示十分忍受。只有他用飯的時候最安靜的；他從來也沒有這樣的貪食過；除了這時候之外，他是不能讓自己和別人安頓一刻的。他禱告，咒詛他的命運，詬罵他自己，侮辱政治和他的策畫，斥罵他從前所恃以自傲的東西，和他對於他兒子所施的教育；他聲明他對於甚麼都不信仰，他又去禱告；他不能有瞬息間的獨居，並且讓他的家人坐在旁邊，晝夜的給他說故事，他還時常驚奇的插入一句：『你常是說謊的……一片胡說！』

哥拉非拉是他所傾刻不離的；他若離開她簡直是不能活下去的——直到末了，她還要回答病人的偶然詢問；雖然有時她因為怕是由語聲裏帶出來不悅的心意，而不能

立時回答他的。他這樣淹留了二年之久，便死在五月一日那天——正是他被挪到洋臺上接受日光的時候。『哥拉沙，哥拉什卡！湯，老混……』——直到他那呆板的舌頭啣唔出最後一字的時候，接着便永久沉默了。哥拉非拉纔從侍者的手中接過湯盤便止住了，凝視着她弟弟的臉，慢慢的做了個大十字形，轉過臉去，啞口無言。他的兒子這時也在旁邊，什麼也沒說出來；他倚着欄杆，凝視着園子裏，一切的碧綠而芳菲，閃爍在這金色的春光裏。他已是二十三歲了，過去的年華是何等的可怕，何等不可捉摸的飛速呀……生命正在向他開展呢。

青年的拉夫爾斯基葬埋了他的父親，把他的家產管理權和僕人的監督權託付給了哥拉非拉彼得洛夫那之後，便到莫斯科去了，在那裏，他覺得有一種雖淡漠卻強健的力量拉着他。他已承認了他教育上的欠缺，並且決計盡可能的力量去挽回以前的損失。近五年來，他已經讀了許多書並且眼界也開了；他有許多離奇的思想；有的教授已不滿意於他所發問的那些問題了，但是同時別的學生們從前已學過的東西他卻有些是絲

毫不懂的。拉夫爾斯基明白了他的才力；他也祕密的覺察出來是舉動偏激了。這英國式的人已經在他兒子的身上造成了一種惡的變化；他那奇僻的教育已竟結出果子來了。他已是多年無疑的對他的父親表示心服；後來，當他開始透澈的觀察自己時，惡的種子已竟種下了，他的習慣是深深的栽下了根苗。他不能和人們相處在一起；到二十三歲的時候，他的畏怯的心裏生出一種不可磨滅的愛的欲求，但他仍不敢向一個女人的面部瞟上一眼。依着他伶俐而健全卻帶着些笨重的聰明，依着他頑固多思而怠惰的心向，他應當是早就在生命之河裏邊渡過，並且已經是因惡境而趨於厭世的人了。現在這神秘的圈子已竟打破，但他仍是留在這破圈中間，他的內心已竟飽受監禁和牢籠了。在他這大年歲尙穿着學生服已經是令人驚奇的事，但他是毫不以這種歧視爲異的；這斯巴達式的教育至少具有藐視他人意見的可貴的動力，於是他毫不遲疑就穿上大學的制服了。他所研究的科目是物理學和數學。他是一個健壯的，淡紅面頰的，掛着鬍子而且喜好沉默的人，給他的同伴們一種稀奇的印象；他們絕想不到這守着時刻乘着雙馬的寬敞

的鄉村雪車來聽講的酸儒，卻有一副孩子的心腸。他在他們面前活畫出一個奇異的寒酸來；他們對他是不大高興的，並且也不和他說話，他呢，也只有向着他們藏躲而已。他在大學裏邊的頭二年的時候，他僅僅和一個學生相契，因為是和他學習拉丁文的。這個學生的名字是米哈雷費赤，一個熱情的人也是個詩人，他和拉夫爾斯基很要好的，因之影響於他的命運上起了一種重要的變化。

一天在戲園裏——米哈雷費赤這時已有很高的名聲，而拉夫爾斯基卻是沒見過一次表演的——他看見在第一層的包廂上有一個年輕的姑娘，雖然，沒有婦人接近他那恐怖的形態，他便無須心跳了，但這次卻是空前的激烈跳動。那年輕的姑娘靜靜的坐着，她的肘靠着廂房上的天鵝絨布；這青春的光輝和生命的飛躍在她的晦暗蛋圓而可愛的面上幻成各種形狀；機狡的聰明表現在這雙秀麗眉頭之下的柔和而凝視的眼波中，在她飄然微笑的脣邊上，在她的頭，手，頸抖露出的情懷裏。她的服飾是異常的華麗。她的傍邊坐着一個黃瘦而有皺紋的四十五歲的婦人，短短的頸子，黑黑的頸巾，在她專心

投機而虛假的面孔上顯露出缺齒的微笑；在戲廂的隱處能看見一個年紀較長的人，肥肥的外套，高高的頸巾，眼中表現着一種沉默的尊嚴和一種諂媚的懷疑，掛着着色的鬚鬚，還有一塊毫無意思的天靈蓋和多紋的面頰，由各種情形看來，他是一個退伍的軍官。拉夫爾斯基並沒將他的眼光從那給他以如此的印象的姑娘身上移去；忽然，戲廂的門開了，米哈雷費亦走進去。這個人——幾乎是他在莫斯科的契友——出現在吸引他注意的姑娘的旁邊，竟如同離奇而故意的擊了他一下。繼續的向着廂裏瞧去，在裏邊所有的人們，如同老朋友一般的接待着米哈雷費亦。舞台上的表演完全不能使拉夫爾斯基增加興趣，甚至於雖然本日晚上米哈雷費亦作的是他的拿手好戲，也不能給他以通常的印象。正在演着極悲苦的一段，拉夫爾斯基仍是漠不關心的，注視着那個美女。她正屈着身子，兩頰燒赤，在他這種凝視牽力之下，她那釘在舞臺上的眼睛，慢慢的移向他的身上，定住了。他徹夜的被這眼睛纏綿着。這機巧結構的隔闕終於打破了；他發燒而且戰抖，第二天他便跑到米哈雷費亦那裏去了。從他那裏曉得了這妙人的芳名是瓦爾瓦拉泊



夫洛夫那克洛白因；在廂裏和她同坐的老人是她的父親和母親；並且他——米哈雷費赤——亦一年前已經和他們相契，那時他住在距莫斯科不遠的公爵宅中，並在那裏做監護師。這熱情的談話，奪人心魄的讚美着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我的愛友，』他用狂鐘也似的聲音向他讚嘆着。『那個姑娘是一個神奇的尤物，是一個才人，並且是一個真實的藝術家；她也是個最和善的。』他留心於拉夫爾斯基的詢問，知道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於他已有相當的印象；他——米哈雷費赤——自己甘願把他介紹給她，並且說他如同他們家裏的人一樣；那軍官是一點也不驕傲的，那主婦是笨極了，甚至不能向鵝喊一聲「勺么！」拉夫爾斯基漲紅了臉，不清晰的啣唔了幾句，跑去了。他同怯懦的心理足足激戰了五天；第六天，青年的斯巴達人着了一套新的制服，跑了去聽受米哈雷費赤的擺布。米哈雷費赤簡直成了他的僕人。頭髮也沒有攏——便一同到克洛白因那裏去了。

### 十三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克洛白因的父親，泊費勒彼得維赤克洛白因，是一個退職的大佐，他曾在彼得堡服務多年。他在幼年的時候，曾博得優等的跳舞家和體育家的美名。經過了相當的貧苦，他曾在二三個將軍門下做副官，並且和一個將軍的女兒結了婚，帶過來二萬五千盧布的嫁資。他通曉軍事的訓練和操法而且入了精微，他披甲到過戰場，直到末了，二十五年的服役，他得了將官的階級和團部的指揮官。後來他又懈於努力，並

且已安然的取得了管理財政的職務。這實在是他所打算做的事情，但是他對於經理事務卻有些疏忽之處。他想到一個新的方法，即是用公款來做「拋空盤」的事業——這種法子在本身上自然似乎是不壞的——但是他忘了賄賂相當的機關，並且結果適得其反，於是比較更是不高興了，落得個不美的辱名。他也曾想法避免這失敗，但他的事業終於覆滅，他於是被宣布而棄掉這職務了。他用了二年的工夫流連在彼得堡，希望在政界裏謀一個安全的位置，但是沒有如此安全的位置落在他的手裏。他的女兒已經離開了學校，他的用度一天天的增加起來。他已信了他的命運，便決定遷到莫斯科藉此能省下大部分的生活費，便在老廐路租了一所小而低的房子，房上掛起七尺長的徽幟，在那裏便開始了一些退職閒居的生活，每年進款爲二七五〇盧布。莫斯科是一個和氣的城市，歡迎一些遊蕩的客人和將官們。泊費勒彼得維赤的遲鈍的形體，並不大缺乏形勢上的架子，不久便在莫斯科最高等的各會客室裏發現了他。那帶有一簇著色頭髮的禿了的頭蓋，和那沾污的，蓋在他烏鴉翅色的頸巾之外的絲帶，開始被那些灰色而冷淡的青

年們——他們當跳舞開始的時候，便都乖僻的圍着牌桌坐下——所練習了。泊費勒彼得維亦明白怎樣能在社會裏立住腳；他是寡言的，本着舊日的習慣，是謙恭下士的——雖然，自非向着比自己高貴的人們說話的態度。他的脾鬥的很謹慎；他在家裏吃的很簡省，但是在俱樂部裏卻耗費有六倍之多。關於他的妻沒有什麼可說到的事情。她的名字是卡里奧巴卡爾洛夫那。她的左眼常是流着淚，依着卡里奧巴卡爾洛夫那自己想（附加一句，她是屬於日爾曼血統的）她自己已富於情感的婦人。她整天在一種神經錯亂情形之中，看起來似乎是缺乏營養的樣子；穿着一件瘦的天鵝絨的衣服，戴着一頂帽子和一付污銹而中空的手鐲。泊費勒彼得維和卡里奧巴卡爾洛夫那的唯一的女兒，瓦拉泊洛夫那，當她離那寄宿的學校——在那裏，她如不算爲最美的，至少也算個最聰明的學生，而且是個音樂家；並且她會得過褒獎的——的時候，剛剛是十七歲。當拉夫爾斯基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還不滿十九歲呢。

#### 十四

當米哈雷亦領他進了這裝潢較爲簡陋的克洛白因的客廳時，這青年斯巴達人的雙腿不住的在下邊發抖，在這發抖中他們彼此相見了。不過他的怯懦的恐懼的感覺不久便消失淨盡。大佐呢——所有的俄國人都具有這天賦的善性——是被這特別的快感而更加興奮了，這特別是對於一些較難爲情的人們而更加顯露；大佐的夫人是素爲任何人所不介意的；至於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呢，她是這樣的沉靜和可親，任何人見了

她，都是很滿意的；此外，她還有令人陶醉處，她的含笑的眼波，她的傾斜適度的雙肩和渲染着玫瑰色的玉手，她輕敏而又遲緩的動轉，她和緩而甘甜的喉音，有一種不可捉摸的狡黠魔力，如同使人迷倒的薰香，佚樂的，柔嫩的，輕軟的，卻仍是謙和，有些地方簡直是不能用言詞來表達的；但，也是乍隱乍現而易激的——易激而非表現一種怯懦的感覺。拉夫爾斯基掉轉談鋒到劇場上，談起那日的表演來；她立刻加入討論關於木特卡洛夫的表演，並且很不拘的時時加以嗟歎和讚賞，不過關於他的表演，還加上些充滿了女性的識別力的批評。米哈雷費赤論起音樂來；她毫不拘禮節的向着鋼琴坐下了，並且毫無破綻的奏了一回克平的馬卒爾卡司曲，是一個時髦的新曲。中餐的時候到了；拉夫爾斯基要告辭回去，但是他們留住了他。中餐的時候，大佐用上等拉非提 (Lafite)——是大佐的僕人現駕車到杜甫爾宅取來的——款待他。直到入夜的時候，拉夫爾斯基纔告辭而去；好久的時候他並沒解衣的坐着，用手掩住了臉，消沒在這奇幻的沉醉之中。在他看起來，現在纔是明白了怎樣能使生活有價值；他一切可貴的企圖，他一切的計畫，所有的廢

舉和胡言，立刻消散淨盡；他的整個靈魂被一種感覺所佔領，在一種熱望裏——在這快樂的，佔有的，情愛的——一個女性的甜蜜的情愛——的熱望裏。從那天起他便常常到克洛白因家裏去。六個月之後，他自己便向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求婚。他的請求是蒙悅納了；大佐很早的，幾乎是在拉夫爾斯基來謁的晚上，便向米哈雷費赤詢問拉夫爾斯基擁有多少佃奴；並且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當她在這青年人長期的求愛中間，甚至於在他的最後宣示的一刹那，她實在是胸有成竹並且十分明瞭她的情人是一個財主；至於卡里奧巴卡爾洛夫那也想到『*Meine Tochter macht eine schöne Partie*』（譯者註：我的女兒到底達到美滿的婚姻之意。）於是自己買了一頂新的帽子戴上了。

## 十五

這樣，他的請求是蒙悅納了；但是有相當條件的。頭一是，拉夫爾斯基立刻便要休學的；誰能和一個學生結婚呢，那又是何等奇怪的事——一個富有資產的地主怎能二十六歲還在學校裏讀書呢？第二呢，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要自己從事於定購和採買她的妝奩，甚至於她的新郎的贈物還要預選一下的。她有豐富的力行的意念，巨大的慾望充足的好逸的心理，合起來就是有極大的自私的佔有力。拉夫爾斯基便正處在這種能力



的抨擊之下，當他們結婚之後，立刻便和他的妻坐着她所購置的極好馬車到拉弗里基去了。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預先備好了他一切起居的用品，是何等的面面周到呵！何等眩目的旅行用具呵，何等耀眼的梳妝匣子和咖啡壺呵，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早晨所親手調製的咖啡茶是何等令人嗜愛呵！然而拉夫爾斯基此時並不傾心的注意於這些東西上；他是享樂和陶醉於快活中間的；他纏綿於其中如同一個孩子一樣。實在的，他這少年的希臘英雄是如同孩子一樣天真爛漫。不僅是他那青年妻子的人格；不僅是她那言外的幸福中的神祕奢侈的贈與；而她的行為實在是還遠勝於所要求的。當她到了拉弗里基，正是酷暑的時候，她發現了這房子是既暗且僻，僕婢們是既放肆且守舊，但是她並不想這是應當向她的丈夫喋喋不休的事。假若她打算在這裏久住的時候，她必要把每件事務都加以革新的，自然是從屋子上起首；但是這住在荒遠草原的念頭，未嘗在她的腦子裏停留過一刻；她如同住在一架營帳裏一樣，和一切不合式的人物和平的度日，並且隨時取得他們的悅意。馬爾法提未非夫那來看她曾經撫養過的孩子；瓦爾瓦拉泊夫

洛夫那很喜歡她，但是她卻不喜歡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這新主婦和哥拉非拉彼得洛夫那也是合不來的；她可以平和的避着她就完了，但是老克洛白因卻想在女婿產業的管理上面染指的；他這樣說過：管理近親的產業，並無損於將官的身分。人一定要說：泊費勒彼得維赤也不過就是管理陌生人產業的材料而已。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的攻擊是非常的機巧的，並不積極的進攻，完全是行樂的度着蜜月，過着鄉村的安逸生活，作樂和讀書，她漸漸的使哥拉非拉不滿意起來，一天早晨她便如同主人一樣，衝入拉夫爾斯基的讀書室裏把一束鑰匙丟在桌子上，她宣言說她不能再代管產業，並且她也不願住在此地了。拉夫爾斯基心中早已有成了竹，便立刻允許她脫離的要求。這實在是出於哥拉非拉的意料之外。『好吧！』她說時臉色晦暗起來，『我曉得已經不需要我在這裏了！知道誰是逐我離開我父親所遺留的家宅的人。你只要記好我的話吧，姪兒；你將永不能在那裏成家業了，你將永遠變為流浪者了。這便是我最後的贈言。』同日她搬到她自己的小莊子裏去了，並且在一個禮拜之內，克洛白因已經到來，他的面貌和行動之中帶

着喜悅底憂鬱的表情，他便掌握了整個的家產管理權。

九月間，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攜着她的丈夫到彼得堡去了。她在彼得堡度了兩次冬（因為夏天她是住在札爾斯克塞洛的）住在一所精緻，光明，且具有藝術裝潢的樓房裏；他們結識了許多中等階級甚至較高階級中的人；拜訪和款待是非常的忙碌，並且舉行了許多醉人的音樂和跳舞晚會。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吸引客人如同燈火吸引飛蛾一樣。費多爾伊凡尼亦到不喜歡這一切佚樂的生活。他的妻勸他到政府裏找點事做；但是他一則是受過他父親的影響，並且他自己也是有相同的觀念，他是不願意去的，他仍是住在彼得堡，爲的是討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的喜歡。然而，他不久就覺察出來沒有人攔阻他獨處的生活；不是什麼也不爲的，原來他可以得着最安靜而最適意的機會在彼得堡研究學問；就是他的妻也贊成他這樣做；從此他便很安適的消磨他的歲月。因爲他想到了，他又要繼續完成以前所未學完的功課；他又起首讀起書來，甚至於開始學起英文來。看起他的毅力來真是很奇特的：寬寬的肩頭永是伏在寫字檯上，他那滿了鬚的

淡紅色的臉，竟已半埋在字典或筆記本的頁子裏邊去了。每天一早他便工作起來，以後就有一頓大餐（瓦爾瓦拉夫洛夫那，便如同一個管家一樣，）晚上的時候，他便投身於一個光明而香薰的迷人的世界裏，人們都帶着一副快樂的青年面孔，並且這個世界的中心仍是那謹慎的女主人——他的妻。她生了一個兒子足以增加他的喜悅，但是這可憐的孩子並沒能活得多久；他在春天的時候就死去了，夏天的時候，因為醫生的勸告，拉夫爾斯基便攜着他的妻渡海到一個近水的所在去了。在她的痛定之餘，修養是最要緊的事情，並且她的身體也需要住在一種溫和的氣候裏。他們在德國和瑞士度過了夏天和秋天，至於冬天呢，是誰都可以想到的，他們到巴黎去了。在巴黎，瓦爾瓦拉出落的如同一朵初放的玫瑰花，並且能迅速而機伶的如同在彼得堡一樣的築起窠巢。她在巴黎一條安靜的而且時髦的街上租得一所華麗的房屋；她給她的丈夫繡了一件他以前不曾穿過的衣服；僱了一個媚態十足的女僕，一個上等的廚子，和一個機伶的聽差，置了一輛華麗的車子，和一架精美的鋼琴。一個禮拜還沒有過去，她便披着她的披肩，張開了她

的傘，戴上了她的手套，一切的習慣都如同一個真的巴黎人一樣，到街上去走。不久她就得了許多相識的人。起初，只有俄國人去訪她，後來法國人也來了，都是溫和、恭敬而且未婚的，有極講究的禮貌和漂亮的名字；他們都是很有禮貌而善說笑的；他們的白齒在玫瑰色的脣間閃閃的發光——他們是怎樣的善笑呵！他們又帶了許多的朋友來，於是拉夫爾斯基夫人的芳名不久便由考斯安丁到路以都傳遍了。那時候——是一八三六年——尚沒有一種如同現在的螞蟻爬也似的新聞記者和通訊員；雖然如此，在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的客廳裏常有一位介來斯先生，是一個像貌不揚素有污名的異國紳士，無禮而卑鄙，如同一個打了敗仗的人一樣。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是極不高興他的，不過她所以接待他的原因，因為他曾寫了許多新聞，不斷的介紹她，一次稱她做 *la belle Madame de L……tzki*（譯者註：美麗的拉夫爾斯基夫人）又一次，*Madame de……, cette grande dame russe si distinguée, qui demeure rue de P……*（譯者註：僑居巴黎的俄國著名美婦人……夫人）並且告訴大家，上百的讀者都傾倒於拉夫爾斯

基夫人之脚下，這個夫人是怎樣眩目而可愛呀，一個明哲的法國式的婦人——這要算法國人所用最高貴的言詞——她是怎樣出衆的音樂家呀！她的跳舞是何等的奇妙呀！（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實在是做過跳舞的，所以她便引得羣心向她的裙邊傾倒）——簡單的說，他把她的美名傳遍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說：那是快活的。馬爾斯已竟離開劇場了，拉克爾也不再出風頭了，然而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却不住的到劇場裏去。她狂嗜着意大利的音樂，在卡美得佛蘭賽斯上使她歎息，在道爾瓦拉夫人作極浪漫的悲劇時又使她哀哭了；並且最大的是——里司特在她的客廳裏玩過兩次，那樣和藹而單純——真是美極了！在這種得意的生活中便度過了冬天，末了的時候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甚至於常到宮院裏走動了。費多爾伊凡尼亦雖然過着這種沉悶的生活却没有厭煩——因為那是空洞的。他讀了各種報張，不住的到法國大學去聽講，到各辯論會裏去，並且從事於繙譯一篇關於灌田底名著的科學論文。『我是不浪費我的時間的』他想。『那全是有用的呵；但是冬天我絕不空空放過，我一定要回到俄國並且從事於工作的。』那

費 族 之 家

是很難說的事情，他的見解是否明確，他將要做什麼工作；並且也不知道他冬天到俄國去的計畫是否成功；那時他是要和他的妻到白登去的。……一個意外打擊搗碎了他所有的計畫。

## 十六

一天，正是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不在家裏的時候，拉夫爾斯基在她的臥室裏看見地下有一小張經心摺疊的信紙。他不經意的拾起來，展開，讀出來以下的字句——是用法文寫的：

『可愛的安琪兒白慈！我永不能決心的叫你做巴爾貝或是瓦爾瓦拉——我曾在散步場的一角處候你多時，但是失败了；明天一點半鐘請到草舍來吧。你那健壯而和氣



的丈夫那時常是埋頭在書堆裏的；我們可以再唱一次貴國詩人普希金的歌曲，就是你教給我的那一章：「老了的丈夫，殘暴的丈夫！」一千個吻在你的纖細的手足之上。我在等待着。

『愛爾內斯特』

拉夫爾斯基突然不知是讀了些什麼東西；他讀過了兩遍之後，頭便昏眩起來，地面也開始在足下簸動，如同飄浮在滾滾的海波上的船板一樣。他立刻湧出來驚呼，喘息和號哭。

他完全是受了重大的打擊。他曾那樣盲信他的妻；從未想過她是有欺騙和不貞之可能的。這個愛爾內斯特——她的情人——是一個二十三歲麗髮修美的青年，鼻子微往上捲，淡淡的微髭，幾乎是她的相識之中最卑鄙的一個。幾分鐘過去了，半點鐘過去了，拉夫爾斯基仍在屹立着，手裏不住的揉着那張不幸的信紙，並且毫無意識的注視着地板；好像有灰色的狂颶在他的左右飛舞；他的心痛楚且麻痺；他彷彿是要栽了下去——

一片無底的深淵正向着他的脚下張開巨口。忽然一陣熟悉而輕飄的沙沙的絲衣之聲將他由麻痺之中震醒了；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戴着帽子圍着披肩急步的歸來。拉夫爾斯基週身戰抖着衝出去走了；他覺得在這剎那間他能够把她撕成碎片，打她到死為止，如同村夫的行爲，可以親手捏死她。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吃驚的攔阻他；他只能低說一聲「白慈」——跑出房門。

拉夫爾斯基雇了一輛馬車，並且告訴馬夫將他送出城外。他幾乎是整天在漫游着，他常是少停一下且扭扯他的雙手，有時他入了瘋狂，有時他又笑了，甚至於發生無味的愉快。次日清晨的時候，他覺得熱狂漸漸平了下去，便走入郊外一個淒涼的酒館，找了一間屋子，逼近着窗子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的四圍滿了震顫的呻歎。他幾乎不能直然的立起身來，他的全身已經不能支持了，却絲毫覺不出疲倦來，雖然疲倦早已開始包圍他了。他坐着，凝視着，都是空空洞洞的。他不明白他遇見了什麼事情，他爲什麼這樣的孤獨，四肢僵直，嘴裏滿了苦味，心裏壓着笨重的石頭，在這空虛而陌生的屋子裏。他不明白是什

麼力量迫着她——他的瓦爾亞——委身給這個法國人；她已經是不貞了，爲什麼她還和他那樣的和氣，那樣的愛戀，那樣的推心，如同從前一樣！『這我不能明白了！』他那焦燒的嘴唇喃喃道，『現在誰能擔保，就是在彼得堡的時候……』他仍是沒解決這個問題，又照舊的嘆氣，渾身又顫抖起來。記憶——光明的和黯淡的——似乎是在磨碎他；忽然想起來一件事，幾天之前她怎樣當着他和愛爾內斯特的面前，對着鋼琴唱那『老了的丈夫，殘暴的丈夫！』他追憶起她面上的表情，她眼中奇異的光輝，她頰上的顏色——他於是立起身來，他很願意到他們的面前，告訴他們說：『你們在我的面前來弄手脚是錯了；我的祖父常是穿了鄉人的肋骨吊將起來。』並且殺却他們一對。忽然之間，他覺得他一切的遭遇都如夢境一樣，還談不到是夢，簡直是癡呆的笑話而已；他只有全身震抖着，目光四射着……他四外的瞬視如同一隻鶴鷹在捕牠的俘獲一樣；痛楚抓住他的心，漸漸的割深下去。再說一句吧，拉夫爾斯基會希望着幾月之後他將要做父親……他生命上的過去和將來已經沾滿了砒毒。他到底回到巴黎去了，住在一個旅館裏。他把愛爾

內斯特的短簡給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寄去，還附上了幾句話：

「隨函附去的碎紙片可以向你解釋一切的。我可以藉此告訴你；我是很驚奇你的；你這樣永遠謹慎的人也會將這寶貴的函件丟在外面。」（可憐的拉夫爾斯基一面寫着，一面凝視，足費了幾點鐘之久）「我不能再見你了；我想你也很難望和我一見了。我現在每年給你一萬五千佛郎；是不能再多的。你可以直接問宅中的賬房索取。你願做什麼聽便；住在什麼地方都可以。願你快樂。不要你的回信。」

拉夫爾斯基的信裏說是不要回信的……不過他仍是期待着，他渴望着一個回答來辯解這荒謬而不可思議的事情。同日瓦爾瓦拉果然用法文寫給他一封長信。這算是最後的完結了；他最後一線的懷疑也歸於泡影了，——他於是覺得是可恥的，因為到這步田地他還沒有完全相信。她並沒有企圖抵賴；她的唯一的願望是要見他，她只有請他不要無可挽回的苛責她而已。這信寫的是冷酷而且牽強，雖然能看出幾點淚漬來。他微微的苦笑了之後，便差人帶了回信去說那便算完結了。三天之後，他不能再住在巴黎了；

但是他沒歸俄國，簡直到意大利去了。他不知道爲什麼便牢住在意大利；他也不計較走到什麼地方去——遠離着家鄉。他爲了給他妻的款項便給管家去了通知，同時並告訴他們立刻解除克洛白因的資產管理權，不用遲疑等着他預備交代，便令他清身的離去拉夫里基；他能想出來這陣麻煩的狀態，解職的大佐的喪氣，並在他一切憂愁之中，感覺着有一種可憎的滿足。同時他馳書去請哥拉非拉歸回拉夫里基，還給她一張管業的契約；哥拉非拉並沒到拉夫里基去，並且登報聲明該契約的無效，那全不是她所要的東西。拉夫爾斯基住在意大利的一個小城裏，他對他的妻的行動是不容易詳細知道的。從報紙上知道她已經按着從前的規定由巴黎到白登去了；她的名不久又在一篇論文裏出現了，就是那個介來斯作的。這篇文章有一種同情的哀悼，儼然有打趣的意思，費多爾伊凡尼亦讀了這篇東西，便有一種憎厭的思想深印入他的靈魂之內。後來他又知道她已經生了一個女孩子；兩個月之後，他接了管家的通報說，瓦爾瓦拉已經領去了第一季的例款。不久，江河日下的流言漸漸充滿了他的雙耳；最後，一篇半悲半喜的捧場的文章刊

遍了所有的新聞紙。他的妻佔了一個令人羨慕的地位。這算是最後的打擊；瓦爾瓦拉已經變成一個「聲名狼藉」的人物了。

拉夫爾斯基不再追蹤她的行動了；不過他是難於趕快的克制自己的。有時他被思妻的心腸勝過而拋棄了各種工作，他想到，就是，或者……是能饒恕她的，就是在聽她的清聲和握手之時。然而時間是沒有白白的過去。他並沒有墮落；他的健康又復了原狀。他又明達了好些；雖然這馬上即認為空前的打擊已落在他的頭上；他明白了他的妻——我們只能明白了我們的親人當我們遠離他們之後。他能夠重振他的精神，能從事於工作，雖然他已不如從前的那樣熱心；他的生活經驗和他所受過的教育所造成的懷疑主義，已經佔有了他的全身。他對於萬事都是冷淡的。四年的光陰過去了，他感覺着自己應當歸回祖國，和他的國人會面。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並沒有停留，他一直來到了O——城，那就是我們從前擱筆的地方，現在請我們良善的讀者繼續的讀將下去。

十七

我們曾經說過了那天的事情（譯者註：見第七章，）次日早晨十點鐘，拉夫爾斯基到卡里亭宅去。里莎戴着帽子和手套從裏面走來，便遇見了。

『你到那裏去？』他問。

『守禮拜去。今天是禮拜日。』

『怎麼，你到教堂去嗎？』

里莎沉默而驚奇的凝視着他。

「請你恕我，」拉夫爾斯基道。「我——我是不經意的說了那句話；我是來向你們辭行的，不久我要起身到我的莊子那裏去了。」

「很遠嗎？」里莎問道。

「二十英里。」

一個女僕護送着萊諾赤卡從門裏出來。

「願你不要忘了我們。」里莎說着便走了。

「你也不要忘了我呀。你聽啊，」他又道，「你是到教堂裏去的；請你在那裏也替我禱告吧。」

里莎少停，轉過身來：「自然呵，」她道，直看着他的面部，「我也是要替你禱告的。來呀，萊諾赤卡。」

拉夫爾斯基在客廳裏只看見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自己。她的四圍滿了 can de



Cologne (香水名) 和薄荷香的味道。她說是頭痛了，竟夜也沒得休息。她仍是用那照例柔怯的慈祥來款待他，談起來了。

『弗拉的米爾尼古萊亦實在是一個可愛的青年，你不這樣想嗎？』她問道。

『那個弗拉的米爾尼古萊亦？』

『就是昨天在這裏的盤沁。他對你是特別注意的；我告訴你一件祕密吧，我的兄弟，他爲着我的里莎簡直是發狂了。那麼，他的家世又不壞，還有很高的官職，並且是一個機敏的人，又是一個 Kammer-Yunker；那——要是上帝的意思如此，在我做母親的心裏是很願意的。自然我的責任是重大的；孩子們的快樂當然是要靠賴父母的；我還可以說，直到現在，好呵，壞呵，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是到處都隨着他們的，那就是說，我會親身教養他們且指導他們的一切事情。現在，我已經給玻路司夫人去信打算聘一個保母來。』

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一味的描寫他的經心，多慮，和母愛。拉夫爾斯基一聲不響的

聽着，他的帽子在手裏傳來傳去。他那冷酷而倦怠的眼光，實足以掃去這喋喋的夫人的高興。

『你喜歡里莎嗎？』她問道。

『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是一個很好的姑娘。』拉夫爾斯基回答着，立起身來，告辭到馬爾法提未非夫那那裏去了。馬爾法提米赤伊夫那那很不高興的望着他去了，想道：『這樣的蠢漢，一個俗氣的鄉下人，那麼，現在我明白——他的妻所以不能忠實的和他相處的原由了。』

馬爾法提未非夫那那正在她那被小過道所包圍的屋子裏坐着。有五個人物在她的心上佔有同樣的地位：一隻是大而僵儂聰明的鸞鳥是她所常掛心的，因為牠已經失掉了婉鳴和飲水的能力了；一條怯懦而和平的小狗——洛斯卡；一隻野性的貓——馬特洛斯；一個黑面而伶俐，長着兩隻大眼和一個長鼻子的九歲的姑娘——蘇洛赤卡；和一個白帽黃衫暗色裙子的五十五歲的婦人——那斯塔斯亞卡爾波夫那奧卡爾克夫。蘇

洛赤卡是一個商人的孤兒。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對她和洛斯卡是同樣的憐憫和關心；這小狗和小姑娘都是她從街上拾得的，都是羸瘦而飢餓和被秋雨淋濕了的；沒有一個人來找洛斯卡；蘇洛赤卡是她的叔父——一個好酒的鞋匠——甘心願意送給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因為他自己尙吃不到嘴，他不給他的姪女東西吃，並且還用鞋砧打她的腦袋。至於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和那斯塔斯亞卡爾波夫那的相識，是在她一次瞻拜聖殿的時候；她在教堂裏會向她自薦的（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因為她的禱告動人，是很可憐她的），並和她交談，還用茶來款待她。從那天之後，她便永沒離開她。那斯塔斯亞卡爾波夫那是一個最有愉快而溫和秉性的婦人，一個沒有子女的衰微貴族的婦人；她有圓灰的頭，柔白的手，慈心軟面，和一個易令人發笑的掀天式的鼻子；他對於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是異常敬畏的，馬爾法也是很喜歡她的，雖然她時常對她發出易動情感的大笑。她對於任何青年人都表示慈愛，並且就是在清淡的趣話中間，她也不能抑住如同姑娘一樣的害羞和紅臉。她有一千二百盧布的財產；她的生活是馬爾法供給的，但和她是平等的；馬

爾法對她是絲毫不存卑視心理的。

「啊，費的亞，」她直瞧着他道，「昨晚你還沒有看見我的家人呢，你必要賞鑒他們的，我們一起在這裏吃茶呢；這是我們第二次的「聖日茶會」。你可以和他們做朋友吧；除了蘇洛赤卡不能介紹給你和這小貓是要抓你的之外。你今天便動身嗎？」

「是。」拉夫爾斯基坐在一隻矮椅上。「我方纔已和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告辭了。我也看見了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

「叫她做里莎吧，我親愛的人。米哈洛夫那也是你叫的！但是你老實的坐着吧，不然你將弄壞了蘇洛赤卡的椅子。」

「她已到教堂裏去了，」拉夫爾斯基又道，「她信教嗎？」

「是呀，費的亞，她是很誠懇的，比和我強的多了，費的亞。」

「那麼，你不是教徒嗎？」那斯塔斯亞囁嚅的說。「今天你並沒守早禮拜，但是你要去做晚禱的。」

『不，不要緊；你可以自己去吧；我是太懶了，我親愛的。』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答道。『我已是縱慾在飲茶中間了。』她和那斯塔斯亞說話時稱她做「你」，是極親密而單簡的；雖然她待遇她似乎是平等的。她是屬於非同小可的泊司托夫族的；在伊凡特烈卜朝代有三個泊司托夫曾在名勳故冊上註過名字，這字在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心裏是十分清楚的。

『請告訴我，』拉夫爾斯基又道，『這——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方纔已經告訴我了——他的名字是什麼？他是怎樣一個人呵？』

『上帝救贖我們，她這樣的多嘴呀！』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喃喃的說。『我想，她許是告訴你一件祕密的事情，就是他將要成一個意中人了。她也許和她那傳教士的兒子附耳說過了；不，她似乎不很滿意他。反正不用說了，謝上帝，但她已將此事作爲話柄了。』

『爲什麼謝上帝呢？』他問道。

『因爲我不大喜歡那個青年紳士；所以還有什麼可喜的呢？』

「你不喜歡他嗎？」

「不，他簡直不能吸引任何人。他一定是那斯塔斯亞所悅意的，還要和他相愛呢。」

那可憐的孀婦鬧的張皇失措。

「你怎能够，馬爾法提末非夫那？你真是失去了良心的呵！」她喊道，於是一片紫紅色的羞潮瀰漫了她的頸部和面部。

「他明白，真的，這個流氓。」馬爾法攔住了她的話頭。「他明白怎樣能使她傾心；他會贈給她一隻鼻烟壺。費的亞，你向她要一點鼻烟；你可以看見那是怎樣精緻的鼻烟壺了；蓋上還塗着一個乘馬的騎兵呢。你最好不要拒絕吧，我親愛的。」

那斯塔斯亞只能揮着她的兩手。

「那麼，但是里莎，」拉夫爾斯基問道。「她不大關心他嗎？」

「她似乎是喜歡他的；但是那一個呀，上帝知道：那一個的心簡直如同一叢黝黑的林子，比任何的姑娘都不同。比如蘇洛赤卡的心——我不經心的向你洩露了！自從你來

了之後，是什麼緣故使她藏得來這樣的長久？」

強抑的笑塞住了蘇洛赤卡的喉嚨，從屋子裏跳將出來。拉夫爾斯基起立。

「是，」他隨便應道，「處女的心是很難了解的。」

他告辭要走。

「可是，不久我們可以見面嗎？」馬爾法問道。

「差不多吧，姑母，你知道，那兒並不甚遠呵。」

「是，你真是到瓦西里耶夫斯克村去的。你不高興住在拉夫里基那麼，這就是你的責任；你若到那裏去的時候，千萬記着你母親的墳上做一次祈禱，也要到你祖母的墳上去做的。你遠遊外國必是得了些新的意念，有誰知道呢？或者，她們在墳墓裏也將知道你已經回到她們的面前了。還有，費的亞你不要忘記的，也要到哥拉非拉的墳前唱一回禮拜的聖歌；這裏有一個銀盧布給你。拿着，拿着，我要用做她的奠儀的。她生前的時候，我絲毫不喜歡她；但她是一個有品行的姑娘。她是一個聰明人；並且是你的好友。現在你去

吧，在我沒厭棄你之前願上帝和你同在。」

於是馬爾法提未非夫那擁抱了她的姪兒。

「還有，里莎尚沒有去嫁羅沁；你不要自己添麻煩；那不是她意中的丈夫。」

「喔，我是不會給我自己添麻煩的。」拉夫爾斯基說完便去了。



十八

四天之後，拉夫爾斯基往家鄉去了。他的車子沿着那鬆軟的橫徑飛速前進。已經是兩個禮拜沒降雨了；大氣中滲入了一層乳白色的薄霧，高掛在遠遠的林梢上；從那裏滲出來一種燃燒的氣味。一片邊沿模糊的烏雲在爬過藍灰的天；陣陣吹着乾燥而凝澀的調子的清風，減不去絲毫的蒸熱。他頭靠在坐褥上，兩臂橫在胸前。他注視着那排滿犁溝的田地，扇子也似的在他的面前開展，叢生的柳樹慢慢的從他的眼前流過，那些蠢鈍的

白色和黑色的烏鴉們，側目看着這前進的車子，帶着笨拙的臆想，一帶長壕長着些艾草和山槐；當他看見那片鄉原中鮮沃而孤淒的曠野，那碧茵一片，那冗長的斜坡，那長滿發生不齊的橡樹的山谷，那灰色的村落，和那瘦拔的赤楊林子——他多年沒見的俄國風景立刻刺動他的情懷，他心裏雜着些快活甜蜜甚至於痛苦的憶念，並覺得有一種快樂的強壓按住他的心頭。他的心意漸漸飄蕩起來；這心意的形態如同散蕩在天際的浮雲一樣的模糊而淡漠。他想起了他的孩童時代，他的母親；他想起了她將死時他們怎樣把他抱在她的面前，她怎樣將他的頭摟入胸懷內，她曾要向他哭泣，在瞧着哥拉非拉——抑住了自己。他想起了他的父親起初對於任何事務都表示着雄視和不滿，有洪鐘也似的聲音；後來，他盲目而易悲，蓬着灰色的亂鬚；他想起來，怎樣有一天他在中餐的時候多飲了一盃酒，便吐了一茶布的湯，又絮叨着以先的成功，臉也紅了，還不住閃着他那一雙盲目；他想起了瓦爾瓦拉——不由的顫抖起來，如同同一個人爲了突然的隱痛而顫抖一樣，搖起頭來。以後，他的意念又轉到里莎的身上。

他想到：『有一個纒入於生命之途的新人物。一個秀雅的姑娘，她的將來是怎樣呵？她的面貌也是很可觀的。她有一張灰白而鮮豔的面龐，口和眼睛是那樣的端莊，一副誠實而清明的像貌。那似是一件可憐的事，她似乎有點情熱。她有一副好看的身段，走起來是那樣的輕飄，還有一口溫柔的語調。我喜歡看着那個——她促然的止步，留神的細聽，不見一絲兒笑容，於是沈思了，還不住的向後搖着她的黃金髮。我也以為盤沁不是她意中的情侶。雖然，爲什麼他那樣的盲目呢？可是，我又驚奇些什麼？她也不過是走着常人一樣途徑。我最好還是走進睡鄉吧！』於是拉夫爾斯基閉上了他的眼睛。

他總是不能入睡，但他却陷於這旅途的倦怠的麻痺中間。過去的印像慢慢的起來如同從前一樣，混雜而糾纏着別的念頭蕩漾在他的靈魂裏。不知是什麼原故，他想到拉伯特皮勒……想到法蘭西的歷史——如果他是一個將軍，他將怎樣的打勝仗；他想到放鎗和呼喊……他的頭滑向一傍去，他睜開了眼睛。還是那塊田地，還是那片草原野景；這磨光了的馬蹄，交換着閃光在征塵中衝過；車夫的短衫上摺入的紅黃色布縉被風吹

將出來……『一齣別致的還鄉！』在他的腦中幌了一幌；他叫一聲『前進呵！』便把頭包在外套裏，緊緊的壓到坐褥裏邊去了。車子顛簸起來了；他坐起來，開大了他的眼睛。眼前的山坡上展開了一個小村子；偏右，能看見一所小而舊式的房屋，有兩扇關閉的門柵和一條紆迴的塔道；綠而且密的刺藤如同芋藤一樣，從門口一直長滿了那廣大的庭心；裏面聳立着一架橡木的儲藏房，還是很堅固的。這就是瓦西里耶夫斯克村。

車夫立起身來催着車向着大門馳去；拉夫爾斯基的馬夫立在車箱上似乎是預備往下跳的樣子，喊道：『嘿！』有一聲倦極而沉悶的吠聲，却沒見有狗出來；馬夫又裝着往下跳的神氣，再喊一聲：『嘿！』那悶弱的吠聲又送將出來，再過一刻之後，一個人，穿着紫花布的褂子，他的頭髮如雪一樣的白，從一個不可見的地方跑到庭心；他打着眼遮愕然的看着來車；忽然，他兩手拍了拍大腿，前後的進退了幾步；於是奔過來開了門。車子驅進了庭心，輪子軋倒了刺藤，隨着又起來了。白髮的老人站在塔下似乎是很注意的，他的雙腿撓曲而向兩邊展開。他解開了車子的前掛，忙着把皮條扭向後邊去，再幫着他的主人

下車，隨着又吻他的手。

「你好呵，你好呵，老哥？」拉夫爾斯基問道。「我想，你的名字是安冬嗎？那麼，你仍是健壯嗎？」老人無言的鞠了一躬，便跑去取鑰匙去了。他走了的時候，車夫寂然的危坐在一邊，而且睇視着那封鎖的門；但是拉夫爾斯基的馬夫却如同纔下車詢問的樣子，一隻手尙背扶着車箱，立着。老人取了鑰匙來了，並且，好似沒事一樣，僵僵的如同一條蛇，舉起雙肘，開了門，立在一旁，又向他鞠躬下去。

「我是這樣的到家了，我又回到這裏來了。」拉夫爾斯基一面想着，便走入這黑暗的甬道，同時，門依次的開了，帶着輾軋和抨擊的音響，並且日光也射入這荒涼的屋子裏。

十九

這所貴族式的小屋——就是今日拉夫爾斯基光顧的和二年前哥拉非拉停了她最後呼吸的所在——是前一世紀用堅緻的松木建築的；冷眼看來似乎是很古舊的，但是牠還能支持五十年。拉夫爾斯基到各屋裏巡視了一過，他覺得這是一件不高興的事，——一個多年衰死的蒼蠅掛在窗楣下，全身佈滿了白色的灰塵，於是他吩咐把各處的窗子一齊打開；自從哥拉非拉死後，窗子是永沒開過的。居屋的陳設和昔日分毫不差；客

廳裏的白色彩塗還蔽着已露地線而老朽的精美毛織物的短榻，儼然表現着卡撒林時代的遺味；又有一把——老婦人的愛物——臂椅，帶着高而直的背靠；她仗着這把椅子就是在暮年的時候，也沒倚靠過別的東西。正面牆上懸着一張極舊的費多爾的高祖父得雷伊拉夫爾斯基的肖像；他那黯黃色的面孔，因為那起伏不平而黝黑的襯紙之故，幾乎是瞧不清楚了；小而殘暴的眼睛從臉下猶然的注視着如同澎漲而欲突出的樣子；他那黑而整齊的頭髮在眉頭的高處聳然的立着。肖像的一角，掛着一個冬青綴成之花圈。

「哥拉非拉是喜歡編這東西的。」安冬這樣的說了。臥房裏，舊式而有精緻花紋的帳子之下放着一張窄床；幾疊已褪了顏色的坐褥和一條薄綿被在床上平鋪着，床頭懸着一張「聖母廟之獻祭」的畫像；這就是被衆人忘卻的老處女臨死的時候，壓在她的唇際而邀福的那張聖畫。一張用木頭鑲成的梳妝臺擺在窗子裏邊，上面放着一個銅盆和一面鏤了框的鏡子。臥房的隔壁便是神龕的所在，四壁徒然，有一軸尊嚴的神像懸在牆角；地板上鋪着磨露了地線的毯子，還沾污着幾點蠟油；哥拉非拉常在這上面匍匐的祈禱。

安冬和馬夫同去開馬廄和車棚的鎖；來了一個年歲和安冬相仿的老婆子代替他的時候，她的眉頭之上綁着一條手巾；搖着頭，眼光黯黯的，但是表示着多年服役的習慣所造成的忠實精神；同時還有一種惻隱的心腸。她吻了拉夫爾斯基的手，便靜靜的站在門傍聽候他的吩咐。他一時想不起來她的名字了，就是從前曾見過她也記不清了。打聽了她的名字叫阿普拉克西亞；四十年前，哥拉非拉把她從宅中遣出來，並且吩咐她在這裏飼養家畜。她說不多少話，她似乎從老境中喪失了她的知覺，只能詭然的看着他了。此外還有三個老夫役和三個長衫壺腹的小孩——安冬的元孫；住在這裏的還有一個單臂的農人，他原是一個免役的農奴；他喃喃的如同一隻風鷄，並且也不能做什麼事情。沒有多大用的是那條老狗，牠如同歡迎主人還家一樣的吠着；牠因為哥拉非拉的吩咐便被一條笨重的鍊子鎖了十年之久，現在牠幾乎不能曳着鍊子走路了。拉夫爾斯基看完了房子，又走進了園子，並且很歡喜這個所在。園子裏長滿了高茂的草，還有牛蒡子花，和刺藤及蘆莓的叢林，有許多的蔭處，和一大些老的白榴欖花，在誇耀牠們浩大的片張和黃



色的枝條；牠們長的是太密了，並且是百年前曾被斬伐過的。園子的盡頭有一個清潔的小池，滿圍着深紅色的蘆葦。人生的遺跡倏然的消滅了，哥拉非拉的田產還沒有得着荒蕪的機會，但已沉入安然的酣眠之內，在那裏一切安歇在地的東西，毫沒染上人類好動的氣味。費多爾伊凡尼赤又穿遍了全村的走着；農婦們都在茅屋的門內用手蔽了面偷偷的窺視；村人們遠遠的向他致敬；孩子們都跑了出來；狗也漠然吠着。後來他覺得有些餓了；他沒有一直到晚的候着他的僕人和廚子；從拉夫里基來的貨車還沒有到，他便不得不求助於安冬了。安冬立刻動起手來；他曳過來一隻母雞殺了，阿普拉克西亞便好久好好的洗滌起來，洗的如同亞麻布一樣時便投到鍋裏去了；後來，當做好了的時候，安冬排好了桌子，鋪了臺布，刀子的旁邊排了叉子和一個三足污穢的鹽碟，還有一個彫刻的帶玻璃塞子的細頸酒盃；於是他用一種歌唱的聲音稟告說，飯菜已備好了，手纏一塊茶布立在拉夫爾斯基的背後，身上發出一種強烈而奇別的古舊氣味如同扁柏的香氣一樣。拉夫爾斯基嘗了一嘗湯，又把母雞取出來；雞皮上滿了水泡，每隻腿上綁起了一條

相隄；這含有一股木頭和蘇達的臭味。拉夫爾斯基用完了飯，他要一盃茶喝，如果……：『現在我就去取來。』老頭子搶着說。他果然照着他所說的做了。找了一捏茶葉來，在一個紅紙捲成的錐形筒裏盛着；一把小而熱的撒莫瓦（譯者註：俄國茶具名，金屬製）也尋到了，小而將融的糖塊也拿了出來。拉夫爾斯基喝了一大杯茶；他憶想到他小的時候便有這畫着紙牌花樣的茶盃，只有客人才能用的——現在他卻如同客人一樣的用這盃子了。晚上他的僕人們到了；他是不高興睡在他姑母床上的；他吩咐他們在飯廳裏放了他的舖蓋。蠟燭熄了之後，他久久的自己驚訝着，勾起不快活的反想來；誰都知道一個人在久不居人的屋子裏過夜是怎樣的倒霉；他覺得這黑暗爬繞的四壁裏是不慣於人生安居的，這幾堵牆也有些可驚之處。後來他歎息了一聲，圍上被子便睡去了。家人都休息了，安冬還沒睡下；他和阿普拉克西亞絮語多時，他低歎着，雙手叉十者兩次；他們不願那擁有富產和大廈的主人同他們住在瓦西里耶夫斯克村裏，他們萬想不到那所大廈就是拉夫爾斯基寄恨的地方；痛苦的記憶已刺入他的心之深處了。安冬談完了心腹的

話，拿了一根棍，敲了多年未用的更板；完了，他便睡在天井之中，並沒有什麼東西蓋在他銀白的頭上。五月的晚上溫和而輕柔，他便甜蜜的入睡了。

次日，拉夫爾斯基一早便起來，和村僕們說了一些話，又到打麥場上看了看，吩咐家人把園子裏的老狗去了鎖鍊，因為牠只能叫喚幾聲，就是出入狗窩都不能夠；他走回屋子裏，竟日的排脫不了那種安靜的癡呆。

『這兒，我算沉入河之極底了。』他反覆的說着。他不動的憑了窗子坐着，似乎在靜聽四周常滿的安靜生活中的氣息，和幾聲鄉村的冷調。有點東西藏在刺藤叢的背後吱

吱的發出清脆的細響；一頭黑蠅似乎是在應答着。現在那細響是靜止了，黑蠅仍是沙沙的飛，向着天棚頻頻的點首；門柵外聽到喔喔的鷄啼，粗糙的延長着迴響；還有磷磷的車聲；村門開了，轆轤作響。忽然，又有一個顫亂的村婦的聲音——「甚嗎？」「嘿，你是我的心尖兒。」安冬向着那在他懷中搖動的小姑娘——兩歲的——喊道。「拿哥瓦斯來。」還是那個婦人的聲音，隨着便是一陣死一般的沉寂；沒有什麼磷磷的，沒有什麼動轉的；風並不吹動一片樹葉；燕子們相偕着掠地盤旋一聲不響，從牠們默然的飛翔裏，憂愁壓向心頭了。「這兒，我算沉入河的極底了。」拉夫爾斯基又想起來；「這裏的生活什麼時候都是安靜而穩定的，」他繼續的想道，「無論誰都要折服於這種環境之下的；這裏沒騷擾的東西；也沒有煩聒的；住在這裏的人只有把他的生活變成如同農夫用犁起壟一樣的遲緩。何等的有生命呀，這閒散的地域裏將養成何等的健康呀，窗下，強硬的牛蒡子從深厚的草裏爬將出來；還有獨舌草伸出來多汁的稿莖，「處女淚」也投出牠們的捲鬚；遠遠的田地裏長着絲縷也似的黑麥，燕麥已經吐出穗來，並且，樹上每片葉子，莖上每

「枝草葉，都充分的開展着。我最歡喜女人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拉夫爾斯基仍是想，「讓我藉着此地風光警醒我的心，讓我卸除了從前的擔子重新預備，這樣，我便可以慢慢的去盡我的責任了。」他又向靜中聽去，沒有什麼可想的——同時卻似在想着什麼；寂靜從他的四圍兜將上來，太陽在蔚藍的天空裏靜靜的推動着，浮雲安閒的從牠的下面溜過，牠們似乎知道「爲什麼」和「到那裏」去飄浮。同時，別的地方，地面上，有生命的鼎沸，喧嘩，和衝撞；在這裏，生命寂寂的滑下，如同河水掃過沼澤的青草。直到黃昏時候，他尚不能從這默思於四周生命中的心抽將出來；過去的煩惱如春雪一般的融在他的心靈裏，換句話說：家庭的感想是永沒有這樣深而有力刻入他的心裏過一次的。

兩個禮拜的工夫，費多爾伊凡亦已經把哥拉非拉的小屋收拾就緒，並且把天井和園子也都掃除乾淨了。已經從拉夫里基送來了很好的傢具；又從城裏運到了酒，書，和紙張；馬匹擁擠在厩裏；簡略的說：費多爾伊凡亦的一切用物都完備了，便開始了他的。既不像地主又不像隱士的生活。他單調的度着他的日子；但是雖然他看不見別人，卻也不覺生厭；他勤勉而加意的從事於經理田產，騎馬巡視，和讀書。然而他讀不得多書，他是

喜歡聽安冬說故事的。他常是拿了一個烟斗，放了一盃冷茶，憑着窗子坐着。安冬背着手，立在門外，開始講起他那呆鈍的古代故事來：怎麼在初關時代量麥是用大袋而不用斗的，並且三個法斯（譯者註：英國幣名，值四分之一便士）便可買一袋子；那時有漠然的林子，荒蕪的草原伸展到各處，直逼城下。『現在呢，』這八十歲的老人不平的說道，『有些都被斫伐了，有些都被耕種了，沒有可以讓你漫遊的地方了。』安冬時常說些關於他主人哥拉非拉彼得洛夫那的故事；她是怎樣的操心而節儉；怎樣有一個青年紳士——一個隣人——向她求寵，騎着馬去見她，並且她是怎樣高興戴上她那最好的繫着赭色絲帶的帽子，穿了黃色好看的大衣，接待他；但是，後來她怎樣因為他的無禮言詞——『姑娘，你將來的打算怎樣呵？』——而生了氣，還對他說不要再來見她；最後，她病時怎樣留下遺囑說：一切的東西以至於破布都要歸於費多爾伊凡尼赤的。真的，拉夫爾斯基不僅找到了赭色絲帶的帽子和黃色好看的大衣，就是他姑母所有的東西都是完全存着的。拉夫爾斯基打算要找的文件和契約似乎沒有一件；只有一本舊書，其中一部分是



他祖父所記載的東西：『彼得堡城中之和平祝典，爲亞利山大亞利山道維赤普洛左洛夫斯基太子殿下和土耳其國王和約之紀念。』又有一個煎胸口的食譜，附有註釋：『此食譜獻與將軍的夫人——普拉斯科夫亞費得洛夫那索洛提克夫，三一教堂主教費多爾阿夫克深太耶非亦敬贈。』又有一節政治新聞：『現在似乎不大講究法國猛虎了。』——

接着又記道，『在 *Moscow Gazette* 上有一個報告，論到米哈彼得維赤克里赤耶夫大佐之死。這不是皮奧特爾瓦西利耶維赤克里赤耶夫的兒子嗎？』拉夫爾斯基也找出些舊日曆和講夢的書來，還有阿母包狄克的神祕事記；許多都是他所見過的，不過早已忘却「象徵畫和寓意畫」了。他在哥拉非拉彼得洛夫那的小妝臺裏得了一個小包，是用黑絲帶繫着並用火漆封固了的，在抽屜的最內角處放着。裏面包着兩張彼此合置在一起彩塗的肖像，一個是他父親年輕時的小照，額處還顯着皺紋，兩隻杏仁式的倦眼，嘴唇是綻開的，幾乎模糊看不出的那一張，是個炭白面色，白色裝束，手持白玫瑰的婦人——他的母親。哥拉非拉彼得洛夫那自己是永不照像的。『我的小主人，費多爾伊凡尼赤。』

安冬時常告訴拉夫爾斯基道：「雖然我沒在你們的老宅子裏住過，我還能記得你的高祖安得雷伊阿法那斯耶維赤，他故去的時候我才十八歲。有一次我在園子裏遇見他，我的雙膝抖個不住；然而他並沒怎地，只問了問我的名字，並且打發我到屋子裏去取手巾而已。他是一個貴人——我將怎樣的告訴你——他並沒有瞧到一個人能比上他自己的。我敢保，你的高祖有一道靈符；是從莽特阿托斯來的一個和尚送給他的。這符是和尙會親自佩帶過的，他並且告訴說：「施主，因為你的仁慈我纔送給你的；帶着牠，你便勿須怕審判了。」那麼，但是還有，我們知道那是什麼時代呀，他的行事纔够一個主人的身分呢，有時就是有人乘時諫止他的時候，他只有看一看他說：「你還在淺水裏游着呢；」（註：俄國諺語之一部。）那就是他最高興的話了。你那令人紀念的高祖只住在木室裏的；他所留下的什麼東西呀，銀錢呀，還有許多的積蓄，所有的儲藏室滿的要溢出來了。他是一個立業的人。就是這罇盃——你所喜悅的——便是他的；他用來喝波藍地的。你的祖父皮奧特爾安得雷赤自己造過一所石頭房子，但永沒有致富過；那時一切的事只有壞的，

並且他的生活遠不如他的父親，他自己並沒享過什麼福，不過是糟了許多錢，現在是什麼東西都沒留下——連一把銀匙都沒留下，還好，我們有哥拉非拉彼得洛夫那給管理的很好，天幸是保住了。」

「但，那是真的嗎？」拉夫爾斯基插嘴道，「他們叫她做老巫？」

「那種人這樣的叫她，我要知道的。」安冬不滿意的答道。

「那麼，小主人，」老人一天大膽的問道，「我們的主婦怎樣了，她歡喜在什麼地方安家呢？」

「我已和我的妻離開了，」拉夫爾斯基吃力的答道，「不要向我問她的事吧。」

「是，主人。」老人悲哀的答應了。

過了三個禮拜，拉夫爾斯基到O——城卡里亭宅去了，並且在那裏消夜。萊母也在那裏；拉夫爾斯基十分的喜歡他。雖然，到還得感謝他的父親，他是什麼樂器也不會弄的；他卻熱心的喜歡音樂，真正經典的音樂。這晚盤沁沒到卡里亭宅去。他被總督派到城外

辦事去了。里莎自己彈着曲子，是很合度的；萊母清醒了，很興奮的，把一張紙做成了一捲，指揮着。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起初看着他的時候，笑起來，後來她又走去睡了；據她自己說彼托芬 Beethoven 樂曲是太刺激她了。半夜的時候，拉夫爾斯基和萊母一同到他的小舍去，在那裏一直坐到次晨三點鐘的時候。萊母說了許多的話；他那僵硬的腰也挺直起來，他開大的眼睛似乎迸出了火花；他的頭髮幾乎直立在他的額頭。多年也沒人和他表示同情了，拉夫爾斯基卻特別喜歡他，還問了他一些同情而可注意的問題。這足以觸動萊母的情懷了；他後來把他的樂曲獻給客人看，彈着，甚至還用他那衰殘的聲音唱着他的得意之作，還彈了西來爾全卷的短歌。拉夫爾斯基很賞識的，還請他重奏了幾節，臨走的時候，還請他和他去同住幾日。萊母送他到街頭的時候，立刻便允了這件事，並且親熱的握了他的手；但，當他孤另的立在新鮮而潮溼的空氣裏，又是東方纔放日光的時候，他四面張望了一下，顫抖着，把頭縮入兩肩之內，爬回他那晦氣的小舍裏。"Ich bin wohl nicht klug"，我，一定屏除了一切雜念（當他臥在那短硬的床上時，喃喃的說。幾天之

後，當拉夫爾斯基驅車來接他的時候，他本想推病不去的；但是費多爾·凡尼亦進了小屋，便把他說動了。這是何等的有力呀——拉夫爾斯基告訴他說，已經在城裏買了一架鋼琴，運到家裏專候他的使用。他們一同到卡里亭宅去，並且在那裏和他們消夜，但卻不如上次的快活了。盤沁在那裏說了一大些關於鄉村見聞的話，並且很高興的仿效和描寫他的所見；拉夫爾斯基只是笑，但是萊母永是靠在一角坐着，一聲不響，週身抖縮的如同一個蜘蛛一樣，形態呆鈍而慘淡，直到拉夫爾斯基要告辭的時候，他纔恢復了原狀。就是坐在車子裏的時候，這老人依舊是不自在而且發抖；但是那溫柔的大氣，輕輕的小風，和那依稀的陰影，綠草與赤楊的野景，無月多星的和平夜色，喜孜孜的馬的奔騰和發噓——路傍一切的幻景，春天和深夜，牢實印入這可憐的德國人的心靈裏，他便開始向拉夫爾斯基挑起了談鋒。

他開始談到音樂，又談到里莎，不久又回到音樂上來了。他論到里莎的時候，談鋒有些兒緩慢了。拉夫爾斯基又談起萊母的創作來，並且半打趣的請他給寫一本戲劇。

『哼，戲劇嗎！』萊母答道。『不，那不在我所研究之內；現在我已沒有樂劇所需要的那種活氣，和想像的狂潮，我大部能力已失去了……不過，如果我仍能做一點甚麼東西，——我還是贊成用歌曲的；自然，我是歡喜用美的句子的……』

他住嘴，眼望天空，久久的危坐着。

「譬如，」他到底說了，「如同這類句子：『繁星，純潔的繁星呵！』」

拉夫爾斯基微轉向他，注視着。

「『繁星，純潔的繁星呵！』」萊母又重複道……

「『你們一樣的照耀着『清白』和『罪惡』……只有你們的心內純潔，』——或者像這類的——『孕育你們』——不是的——『愛你們。』不過我不是一個詩人呵。我也不和那個一樣！有些地方是相同的，雖然，倒是有些兒高尚了。』

萊母把他的帽子往腦後拉了一拉；在這清夜的晚光裏，他的面色似乎是蒼白而年輕了。

「『你們也深知道，』」他的語音轉為深沉下去，「『誰愛，誰能愛，因為你們是純潔的東西，你們自己也能清高的孤處。』不，這一點也不像！我不是一個詩人。』」他道。『不過有點相似之處而已。』

「我很抱歉，我不是一個詩人。」拉夫爾斯基道。

「虛妄的夢想呵！」萊母一面回答着，縮入車中的一角裏了。他閉上了眼睛，似乎是自己在催眠。

過了片刻工夫……拉夫爾斯基聽到了老人的呢喃聲：「繁星，純潔的繁星呵，愛呵……」

「愛呵。」拉夫爾斯基重複道。他沉入深思之內，他的心似乎是笨重了。

「你從事努力於夫里多林，那確是漂亮的音樂呵，克里斯托夫爾非道里亦，」他高聲道，「不過你想，這個夫里多林是怎樣，當公爵把他介紹給公爵夫人之後……他做了公爵夫人的情人了嗎？」

「你想是這樣，」萊母答道，「或者是經驗之談吧。」——他突然止住，轉過臉去，不耐煩起來。拉夫爾斯基勉強笑了一笑，轉過去瀏覽着路旁的風景。

當着車子驅上了瓦西里耶夫斯科小屋的塔道，星光轉淡，天色也變爲蒼灰了。拉夫



爾斯基把他的客人送入已經備好的屋子裏之後，便折回讀書室，靠着窗子坐下了。園子裏，一隻夜鶯在唱着晨曦之前的最後一曲，他便想起在卡里亭宅的園子裏也曾有這樣一隻唱歌的夜鶯；他也想起來里莎柔媚的秋波，當牠初唱的時候，他們一齊轉向黑暗的窗子去。他開始去想着她，他的心又轉爲平靜了。『純潔的處女，』他高聲的誦着；『純潔的繁星。』他微笑的又加上了一句，以後便和平的去就寢了。

萊母卻許久的坐在他的床上，膝上放着一本樂曲。他覺得有一種香甜而聽不見的調子繞着他；他的週身火熱而奮發，他也覺得因此而感受疲憊和香甜……但，他是不能捉到的。

『既非詩人又不是音樂家！』他終於這樣的啾唔着……於是他那疲憊的頭，倦怠的壓在枕上了。

次日早晨，主客同在一棵老檸檬樹下吃茶。

『樂曲的創作家呵！』拉夫爾斯基道。『不久你必要做一隻慶祝的歌曲吧。』

『爲什麼呢？』

『爲那盤沁和里莎的婚禮。昨天你沒覺出來他是怎樣的關心她嗎？他們的心裏似乎都是都有意思了。』

「那是永不會有的事！」萊母喊道。

「爲什麼？」

「因爲那是不可能的事。雖然，實在的說來，」他稍停又道：「世界上什麼事都有可能性。特別是在你們俄國。」

「我們先把俄國拋開；在這對配偶之中你找到了什麼錯誤呢？」

「任何一點都是錯誤的。里莎是一個有崇高鄭重的主意和莊嚴思想的女郎；至於他呢……他不過是一個清客而已。」

「但是如果她愛他呢？」

萊母從長凳上立起來。

「不，她不愛他，那就是說，她的心是極純潔的，並且她自己還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呢。卡里亭夫人告訴她說他是一個可愛的青年，她所以服從她是因爲，雖然她已經是十九歲的人，她仍是孩子性的。她早晚的祈禱，是她認爲最好的事；但，她是沒有愛他

的。她只能愛美的東西，他卻不是的，他的靈魂是醜惡的。」

萊母激烈的一口氣說了這一大篇話，他在桌前來回走着短步，他的眼光在地面掃動着。

「最親愛的創作家呀！」拉夫爾斯基忽然喊道。「人家對我說，你是愛着我的堂姊呢。」

萊母突然停了一刻。

「我求你，」他用一種不定的口吻道，「不要和我這樣取笑。我不是發了瘋的；我的眼前是黑暗的墓地，不是一個光明的將來。」

拉夫爾斯基覺着對不起他，便向他道了歉。早茶之後，萊母彈着他的曲子；吃過了中餐，拉夫爾斯基提起話端，於是又論起里莎來了。拉夫爾斯基注意而好奇的聽着他的話。

「你說怎樣，克里斯托夫爾非道里亦？」後來他問道。「你看現在這裏的一切似乎都已就緒，園子裏也開滿了花朵，我們不能請她和她的母親同我的姑母來嗎？……你歡

「喜這樣做嗎？」

「茲母把頭俯向着盤子。」

「請她來。」他低微的啾唔着。

「但，不請盤沁嗎？」

「不，不要他。」老人幾乎顯出孩子的笑容道。

過了兩天，費多爾伊凡尼亦進城到卡里亭宅去了。

## 二四

他們是全家裏的，但是他並沒立刻便露出他的來意；他打算先和里莎單獨商量一下。也該着時運好；只有他們兩人留在屋子裏。他們談了一點話；現在她已得了機會和他廝熟起來——並且，她原是對於誰都不羞澀的。他聽着她，看着她，同時心裏重複着萊母的話，都覺得是很契合的。時常是有這種情形：兩個人是相識的，但是彼此之間卻沒到相契的程度；忽然在幾分鐘之內相契起來，並且親密的意識立刻從他們的眼光裏，他們

的柔情的微笑裏，和他們剎那的風姿裏顯示出來這種情形正是拉夫爾斯基和里莎所經行的一幕。『原來他是這樣的呵，』當她用友愛的眼光看着他時，便發生這樣念頭。『原來，你是這樣的呵，』他也是在冥想着。所以，當她微帶吞吐的神氣和他說話的時候，他並不驚奇；然而她好久便想和他說點什麼了，不過深怕觸怒了他。

『不要怕呵；和我說吧。』他一面回答着，靜靜的立在她的面前。

里莎撩起來眼光望着他。

『你是這樣的和善，』她開始發言，同時她也想道：『我知道他一定是和善的，』……『你要原諒我，我不應當敢和你說這個話……但是——你怎能……你爲什麼和你的妻離異了呢？』

拉夫爾斯基戰抖了！他注視着里莎，又靠近她坐下了。

『我的孩子，』他說，『我乞求你，不要觸着那塊創傷；你的手雖是柔嫩，但也是一樣能使我刺痛的。』

「我知道，里莎仍是說下去，似乎沒有聽見一樣。『她已經得罪了你，我是不打算替她辯白的；但，上帝是怎樣配合的，你們又怎能拆開呢？』」

「在這種問題上論我們的罪惡更是奇怪，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拉夫爾斯基說着有些兒莊嚴的神氣。『我們彼此也是不能了解的。』」

里莎的面色轉灰白色了：她的全身輕輕的發起抖來，但她卻不是沉默的。

「你必要饒恕她，她溫和的說道，『如果你願意蒙饒恕。』」

「饒恕嗎？」拉夫爾斯基的聲音破喉而出。『你不應當先明白了你是替什麼人辯護嗎？饒恕那個女人，把她接回我的家裏來，那種虛妄而無心腸的東西，那麼誰告訴你她要和我重圓呢？她對於她的地位是完全滿意的，我敢保……但是，在這裏卻討論這種問題呀！你永不應當說到她的名字。你是太清白了，你是不能了解這樣的一個東西的。』」

「爲什麼苛責她呢？」里莎清晰而有力的說，他的雙手又微顫起來了。『是你棄了她，費多爾伊凡尼赤。』」



『但是我告訴你，』拉夫爾斯基帶着一種不能忍的急躁辯道。『你不知道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

『那麼，你爲什麼和他結婚呢？』里莎低聲的說了，目光下垂。

拉夫爾斯基忙立起來。

『我爲什麼和她結婚？我年輕而且沒有經驗；我是遭了欺騙的，我是受了一個漂亮的人架子所迷惑的。我不認識一個女人，我什麼都不認識。願上帝佑你將來得一個美滿的婚姻！不過我告訴你，你一定不能有什麼變故的。』

『我也許是不快活的，』里莎說（她的語調開始不安起來），『但是我應當從命的，我不知道是應當怎樣說；但是如果我們不從命——』

拉夫爾斯基搓手而且頓足。

『請不要發怒，怒過我，』里莎忙着吞吐的說。

剎那間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進來，里莎便站起來往外走去。

「停一停，」拉夫爾斯基在後面忙喊着她。「我要請你們母女特別賞我的臉；到新遷的小舍逛一逛去。你們知道我已買到一架鋼琴；萊母又和我同居；丁香花現在正開着；你們也能得點鄉村的空氣，當天你們也可以回來的——你們允許我嗎？」里莎看着她的母親；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裝出一種不耐煩的神氣來；但是拉夫爾斯基不容她開口；立刻吻了她的兩手。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是常易惑於情感的，並且也沒料到這村夫也有這樣的舉動，於是她便軟化而表示首肯了。當着她還猶豫着，而沒規定出日子來的時候，拉夫爾斯基跑到里莎那裏，耳語道：「謝謝你，你是一個好姑娘；我是有罪的。」於是他的灰白的面孔立刻閃出晶瑩而感愧的微笑；她的眼睛也有笑意了——這時她已經是恐懼着以前是得罪了他。

「弗拉的米爾尼古茨亦能和我們一同去嗎？」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問。

「可以的，」拉夫爾斯基回答着。「不過，若純是家族的聚會不更好些嗎？」

「那麼，你知道那是沒甚麼兩樣的，」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道。「但，隨你的意思吧。」

她又加上一句。

於是決定了帶着萊諾赤卡和蘇洛赤卡同去。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謝卻了這次的漫遊。

『那對我是很困難的，我的寶貝，』她說。『只能給我這付老骨頭加上一番顛簸；並且在你那裏也沒有睡覺的地方。此外，我又是不能在一個陌生的床上睡覺的。讓她們年輕的人快活的去吧。』

拉夫爾斯基沒有再得和里莎單獨在一起的機會；但是他看着她這時的心裏已經平息了，並且帶着點羞澀的神氣，又替他抱着委屈。臨行的時候，他親熱的握了她的手；留下孤單的她，沉思着。

當拉夫爾斯基到家的時候，在客廳門口，他遇見一個頰長而清瘦的人，他穿着摩露的藍色外衣，皺摺而有活氣的面孔，配着蓬亂的灰色鬚，一條長直的鼻子和兩隻火也似的眼睛。這就是曾在大學和他做過朋友的米哈雷費亦。拉夫爾斯基一時間認不出他是誰來，但是他親熱的握過他的手之後，便告訴了他的名字。自從在莫斯科一別之後，他們永沒會見過一次。驚歎和疑問的談潮便隨着起來了；久經葬埋了的回憶一起曝露

出來。米哈雷費亦一面和拉夫爾斯基談着他近年來的遭遇，一面匆匆的繼續不斷的燃吸他的烟斗，急急的，虎嘯也似的乾了他的茶盃，並且頻頻的用長手揮撫着姿式；因為他不能誇耀他事業的成功，所以並沒有可以使他們興奮的——但是他卻時時做着粗躁而顛狂的大笑。一月以前他在一個包辦酒稅者的私家賬房裏謀得一個位置，那地距——有二百五十英里遠近，他聽說拉夫爾斯基從海外歸來，他特意轉道來看他的老友。米哈雷費亦談話的粗躁和他幼時一樣；叫囂的沸揚和他的年齡一齊的增長。拉夫爾斯基簡單的把現在的情形報告給他，但是米哈雷費亦搶着道：『我早已聽到了，我親愛的人，我已經聽到了——誰能預料呢？』立刻便把談鋒轉到普通問題上去了。

『明天我必須走的，我親愛的人。』他道。『如果蒙你的原諒，今晚我們可以作竟夕談。首先，我要知道你的態度怎樣，你的見解和信仰是什麼，你已經有了什麼樣的變化，生命曾給了你什麼樣的教訓。』（米哈雷費亦仍是保留着一八三〇時代的文風）『至於我呢，我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生活的浪花已經破碎在我的胸前；雖然，在那重要的，實

用的上，我沒有改變；我相信善良和真實如同昔年一樣；但我不僅是信——現在我已經有了信仰，是的，我有忠心。你知道我已寫了一些韻文，卻不是詩，但是真理。我要把我近來的詩念給你聽；我已經在那上面表示出我的信仰了。聽呵。」米哈雷費亦念起他的詩來：詩是很長的，煞尾處有下列的句子：

把我的心腸獻給新

的覺悟，化做孩子的——我的魂！

我已經燒毀了所有的崇信

現在，我卻崇信着那一切的灰燼

*精華的結晶！  
是物思物！  
外毒的渣滓！  
他總等待*

米哈雷費亦念到最後兩行時，他灑出淚來了；輕微的抽顫——深感的表徵——經過了他那寬大的口，他的醜面上放起光來。拉夫爾斯基注意的聽着他——一種反抗的精神便勃然鼓蕩在心裏；他被莫斯科學者的永存的熱情所刺戟，達到了沸點。一刻鐘沒有過去，激烈的辯論便起來了，這種無頭的辯論只有俄國人纔能做到。在分手多年而生

*endless*

活在不同的地域之後，彼此的意思都不能充分的了解，得到的是口頭話，回答的話也不過是出自口頭而已，他們的辯論多屬於一些抽象的題目，並且他們辯論起來如同是生死關頭一樣：他們叫囂且呼喊，以至家人們都震驚起來，就是自從米哈雷費赤到來之後，便自己關在屋子裏的萊母，也蒙了騷擾，甚至感受一種無名的恐懼。

『你到底是個什麼呀？一個厭世主義者嗎？』米哈雷費赤喊道，這時是夜裏一點鐘。  
『厭世主義者是這樣嗎？』拉夫爾斯基答道。『他們通常都是貧血而多病的——你願意讓我隻手把你舉起來嗎？』

『那麼，你如果不是一個厭世主義者，你就是一個 Soepiaec（註：懷疑家。）那便更壞了。』米哈雷費赤的言談帶着一股很強的家鄉——小俄羅斯——的風味。『你有什么力量來做一個 Soepiaec 呢？我們要承認你的生命中是滿含着不幸的；那不是你的罪過；你是秉賦熱情的愛生下來的，卻不自然的被屏於女人場中之外；你接交的第一個女人便欺騙了你。』

「她也騙了你。」拉夫爾斯基猶然的說。

「承認的，承認的；我在其中是一個命運的工具——胡說——沒有命運這種東西；那不過是不確定表現事物的一種舊習慣而已。但，那能證明出什麼來呢？」

「那證明了我自幼便被引入歧途的。」

「那麼，這就是你應當糾正自己的呀！關於做一個男子或是一頭雄獸，他的好處是甚麼呢？然而，那可以說是——可能的，應當的——在一個普通公律，一個不謬的原理之下，去改善一個人的行爲嗎？」

「怎麼一個原理呢？」拉夫爾斯基搶着道。「我不承認——」

「不，那是你的原理，你的原理。」米哈雷費亦搶過來說。

「你是一個利己主義者，就是這個！」一點鐘的工夫以後他暴雷也似的叫着。「你企圖着個人快樂，你企圖着生命中的享樂，你所企圖的只是爲你自己活着。」

「你所說的個人快樂是什麼意思呢？」



「並且，什麼東西都欺騙你；什麼事業都破碎在你的腳下了。」

「我先問你，你所說的個人快樂是什麼意思呢？」

「那是被迫而趨於破滅的。也許你能找到維持的法子，或者你把房子築在流沙上，

或者——」

「請淺明一點說，不然，我是不能明白的。」

「或者——你要笑也隨便——或者你沒有信仰，沒有內心的熱情；只有價值——「法斯」的智慧……你純是一個可憐而老朽的弗祿特爾的信徒，這便是你呀！」

「我是一個弗祿特爾的信徒嗎？」

「是，如同你的父親一樣，你自己也是深信不疑的。」

「此後，」拉夫爾斯基叫道，「我有權柄叫你做盲從的人了。」

「完了！」米哈雷費亦充滿了悲悔的神情。「論到這點，不幸，我卻不配有這樣一個贊譽的名號了。」

「現在我可算知道怎樣稱呼你了，」還是米哈雷費赤的呼聲，這時已經交了三點鐘。「你不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厭世主義者，更不是一個弗祿特爾的信徒；你是一個流氓，不是一個純粹的流氓，而是一個故意造做的流氓，不是一個單純的流氓呵。單純的流氓是臥在房裏任事不做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怎樣去幹事，也不去籌思什麼事情；但，你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你卻也臥在房裏，你是能做事的——你卻不做；你吃飽了，懶懶的臥起來，並且還冷眼看下去說：「最好是這樣的高臥着，無論誰做的全是糞土，是歸於無有的。」」

「怎見得我是懶臥着呢？」拉夫爾斯基頑強的抗議。「你爲什麼用這意思來量度我呢？」

「還有，你們這一派的人，」米哈雷費赤繼續的說，「你們知道德國的缺點在那裏，英法的缺點都在什麼地方，你們可憐的結果只有日就增壞，你們那可恥的怠惰，可惡的呆板，倒因此而彰顯出來。有人還仗着這個來自驕道：「我是這樣聰明的人，」還說，「我

是這樣的鎮靜，同時這般蠢人卻大驚小怪起來。」是呀！我們中間還有些紳士們——然而這卻不是說你——把整個的生命完全投到一種使人頭昏的交際場中，習慣了，在這而營着生活如同浮生在白醬油裏的菌類一樣。」米哈雷費亦急加幾句，並且自己笑着他那奇怪的比喻。「啊！這種迷惑人的交際，是使俄國趨於衰亡之點呵。我們正是工作的時候，並且這可憎的流氓……」

「可是，所有的苛責都是爲了什麼呢？」拉夫爾斯基喊道。「工作，你最好是說明要做什么，不要盡是責難我，*Desmosthenes of Poltava*」（註：*Poltava* 是小俄羅斯的大城，這是指米哈雷費亦是小俄羅斯人之意。）

「那，還問什麼呢！我不能告訴你，兄弟；那，每人自都應當知道的。」*Desmosthenes* 冷諷的辯道。「一個地主，一個貴族，還不知道做什么？你沒有信仰，不然你將知道的；沒有信仰，且沒有直覺。」

「至少請給我一點呼吸的時間吧！不要使我太難堪了。」拉夫爾斯基懇求道。

『沒有一分的時間了，沒有一秒的時間了！』米哈雷費亦驕然打了一個手勢，辯道：『沒有一秒了！「死」是不能遲延的，並且「生」也是不應當遲延的。』

『並且，這是什麼時候，這是什麼所在使人去想到游手好閒呀！』四點鐘的時候，他用疲倦的聲音喊道：『在我們中間！在現代！在俄羅斯！這兒，每人都有一個擔子在肩上，就是對上帝，對民衆，對自己的一個嚴重的責任。我們酣睡着，時間卻是滑過去了，我們酣睡着……』

『讓我說一句吧，』拉夫爾斯基道，『這時候我們還沒有睡，倒有點打攪別人的睡覺了。我們如同雄鷄也似的嘶着我們的喉嚨——聽呀！鷄叫已經是第三遍了。』

這打趣的話使米哈雷費亦笑了起來，於是便靜默了。『明晨便要別了。』他笑道，把烟斗插入袋子裏。

『到明晨呵，』拉夫爾斯基重複道。友情的談話又繼續了一點多鐘。然而，他們的聲音是不再高了，他們談些平靜的，憂愁的，和友情的言詞。

米哈雷費亦並不管拉夫爾斯基怎樣的挽留他，次日是要告辭的。費多爾伊凡尼赤竭力的留他並沒有成功；不過他和他談到心滿意足才算罷休。米哈雷費亦來到此地，囊中是沒有一個便士的。拉夫爾斯基已被他那多年貧乏的記號和習慣觸起了痛心凝視。他的靴子破了，外衣的後面已經丟掉了一個鈕子，他的手沒帶手套，頭髮也沒梳洗；他來時甚至都沒想到要水來洗澡；晚餐時，他吃起來如同一條鯊魚，用手扯肉吃，並且用他那強壯而烏黑的牙齒嚼着骨頭。他並沒有想到他還要做甚麼大事，現在他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那個僱主身上了。總括一句：米哈雷費亦是沒有失卻魄力的，不過如同一個想像派或是高傲派的人，在一塊麵包皮上生活着，在人類的命運上，歡喜或憂戚着，至於他自己的職業，和怎樣去避免挨餓，是不大能擾亂他的。米哈雷費亦是沒有結過婚的；不過發生過許多的戀愛情事，並且寫過許多的詩贈給他所拜倒的人；他用熱誠的歌讚美過一個神祕黑髮的波蘭貴族的婦人。謠傳說，那波蘭貴族婦人本是一個猶太人，許多騎兵官佐都知道她——但是，你到底是怎樣想——那能有甚麼要緊。

米哈雷費赤和萊母是合不來的；他那噪雜的談話和莽撞的行爲是使這德國人震驚的，因爲他是沒常見過這種人的。背時的人見了生人便要認識的，不過因爲是在暮年他便不高興和他在一起，並且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他沒有什麼和他同享，就是連希望也沒有的。

臨別之前，米哈雷費赤還和拉夫爾斯基做一個很長的別的討論，並且說若是他不覺察自己的錯誤，那是必要失敗的，還勸告他應當鄭重的下決心去謀農民的幸福，並且引他自己做例子說，他已經是從痛苦的鎔鑪中鍛鍊出來的人；同時他又三番五次的說他自己是一個快樂的人，還把自己比做天空的飛鳥和野地的百合。

『怎樣也是一朵黑色的百合。』拉夫爾斯基道。

『啊，兄弟，不要做一個勢之徒呵！』米哈雷費赤和氣的辯解道。『不過還許謝上帝，你的脈管裏也有純潔的平民的血。不過我看你應當清潔一下。屬靈的東西將把你由無情裏曳將出來。』

『謝謝你，哥哥。』拉夫爾斯基道。『我已經有很足用的屬靈的東西了。』

『沉默些，Ceaneec！』（註：Gynic 為希臘傲世輕人派。此係錯字。）米哈雷費赤喊道。

『Gynic』拉夫爾斯基改了他的錯。

『Ceaneec』正是這樣。』米哈雷費赤毫不羞澀的重複道。

就是當他坐在車上，那平直而黃瘦的身子將被載走的時候，他仍是說着話；他藏在那有領的，因年久而變為棕色的，扣着一個兩隻獅掌的帶鉤的，一件西班牙式的外套裏，他還是不斷的在俄國的命運上發表他的意見；並且搖着他那黑棕色的手，似乎是撒着那將來復興的種子一樣。車馬到底登程去了。

『記着我最後的三句話，』他喊道。他挺起了全身平伏在車上，『宗教！進步！人格……別了。』

他那帽簷垂下眼角的腦袋，移時便不見了。石塔上留下了拉夫爾斯基自己，他順着

大道瞭望着直到車影不見了爲止。『或者他到底是對的，』他走回屋子裏想道，『也許我是一個流氓。』米哈雷費赤的許多話，無抵抗的滲入他的心，雖然他曾經辯論過，並且自己也不畀以同意的。假若一個人只有良善的心腸，沒有人能夠敵抗他的。



兩天之後，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爲了踐約之故，帶着一羣青年的孩子們，來到瓦希里耶夫斯克。小姑娘們立刻便跑進園子裏，這時候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慢慢的穿行着各間屋子，讚嘆着一切的陳設。她這次的造訪，似乎是一種自卑的行爲，幾乎是一種慈愛的行爲。當着安冬和阿普拉克西亞用古代的家臣的禮儀吻她的手時，她藹然的微笑着，並且由鼻子裏吐出來微弱的聲音，要一點茶吃。這足以使安冬震怒：他本來已經帶了白

手套預備着伺候，並沒得着給這貴婦人獻茶；卻被拉夫爾斯基的一個不知進退的「僕」——安冬給的名字——給獻上了。爲的補救這個，安冬在用飯時便握住了大權：他在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椅子後邊規矩的立着，並且不把他的地位讓給別人。經過長久寂寞生活的老頭兒，忽然來了客人，適足以使他鼓動且歡喜；所喜歡的是看見他主人還有這樣的貴族感誼。並不僅他是今天被鼓動起來的人；萊母也是感着興奮的。他已經穿好一件較短而帶有燕尾的鼻烟色的褂子，領巾硬生生的繫着，並且頻頻的嗽着，帶着和善的神氣和客人見面。拉夫爾斯基爲了他和里莎的關係更將接近而表示着愉快；她來到的時候便趕快親熱的伸出她的手來相握了。中餐之後，萊母屢次的用手向他的口袋裏摸索，他閉緊了嘴唇一言不發的把一個小紙捲放在鋼琴上了。那是他昨晚所製成的曲子，是用古德文寫的星之歌。里莎立刻坐在鋼琴的對面，按着調子彈起來……咳！呀！這個樂曲迸出來攪亂而苦痛的調子；清楚表現出作者的熱情和深感的授意來，除此而外沒有別的了；這努力留下一番努力而已。里莎和拉夫爾斯基全覺出來，萊母也明

白了他們的意思。他一句話也沒說，把那篇樂曲又納入口袋裏，他用搖頭回答里莎繼續再奏的提議，說一句寓意的話：『現在——够了！』他顫抖着去了。

天將近晚的時候，大家一齊出去釣魚。在園子後邊的水池子裏有許多的鯉魚和沉魚 (groundlings)。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坐在一隻臂椅裏靠近了水邊，在綠蔭之下，足下鋪了一塊氈子，他們又給她很好的魚線。久釣的老在行安冬服侍着她。他小心的掛上了蚯蚓，用手拍了牠，打了牠，還搖着身子把魚鉤拋到水裏去。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在這一天用着在學校所用的法語論到他——和費多爾伊凡尼亦說——‘*Tidy a Plus maintenant de ces gens comme ça comme autrefois.*’ (譯者註：這樣的人現在已不可多得了。) 萊母領着兩個小姑娘到較遠的堤上去了；拉夫爾斯基靠着里莎的左近找個地方站下了。魚是不住的咬鉤，鯉魚鉤上的時候，常在空中閃着金銀色的光輝；孩子們的喝采聲繼續不絕，就是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也間或低喊一兩次。拉夫爾斯基和里莎所得的魚很少；或是因為他們不如別人對於釣魚那樣的注意，便被牠們跑掉了。高

的淡紅色的蘆草習習的靜繞着他們，水也靜靜的和他們相對着，他們也便靜靜的談起來了。里莎站在一個小木排上；拉夫爾斯基坐在一棵傾斜的柳幹上；里莎穿了一件白袍，腰上繫了寬的絲縲，也是白的；她的草帽掛在一隻手上，那隻手用力撐住了彎曲的魚竿。拉夫爾斯基注視着她的潔白而有些端莊的側影，她那披散在耳後的頭髮，她那孩子也似的柔軟的面頰，他想：『呵，你是怎樣甜蜜呵，俯視這清清的水池！』里莎並沒轉過臉來，只是凝視着水池，爲了蔽住刺眼的陽光，眉頭半皺着，半笑着。白檸檬的陰影，幾乎壓在他們的身上。

『你知道嗎，』拉夫爾斯基說。『我已經把我們以前談話反復的想過了，並且得了結論：你是最和善的。』

『我一點也沒留意那個——』里莎回答了，她充滿了進退兩難的神氣。

『你是和善的，』拉夫爾斯基重複了一句。『我是一個粗魯的人，但我卻覺得無論誰都是愛你的。如同萊母；他是專心喜歡你的。』

里莎的眉頭並沒有十分皺縮，僅僅微逗了一逗；當她聽到比較不大入耳的話，常是弄着這樣的姿態。

「今天我很替他抱歉，」拉夫爾斯基又說了。「因為他那不成功的樂曲，在青年人失敗是可忍受的；但是在老人，沒能成功便忍受不住了。聽見那個荒涼的歌意是何等令人感覺生機的熄滅呀！一個老人經了那種打擊是很難堪的……留神，魚已竟咬着你的鉤子……聽說，」拉夫爾斯基想了一刻又說。「菲拉的米爾尼古萊亦曾作了一首美麗的歌詞。」

「是的，」里莎回答了。「那不過是一個小巧而已，但是還不算壞。」

「你想是怎樣呵，」拉夫爾斯基問。「他是一個很好的音樂家嗎？」

「我想他是很有音樂天才的；但沒能按着他應做的而從事去做。」

「呵，那麼他是好人嗎？」

里莎笑了，敏捷的瞭了他一眼。

「真是奇怪的問題呀！她叫了出來，提上了她的魚線，又從新往遠處拋了一拋。」  
「怎麼便算「奇怪」呢？我所以要問你是因為我到此既不久，又是一個親戚的緣故。」

「一個親戚嗎？」

「是呀。我不是你的一個舅舅嗎？」

「弗拉的米爾尼古萊亦是一個良善的心腸的人，」里莎說。「並且他也聰明；媽媽是很喜歡他的。」

「那麼你也喜歡他嗎？」

「他是很好的；爲什麼我不喜歡他呢？」

「啊！」拉夫爾斯基說完，便住了嘴。他的面上浮着一種半悲半諷的表情。他凝神的注視，使里莎陷於侷促不安之境，但她仍是微笑着。「好呵，願上帝賜與他們快樂！」後來他似乎是對着自己說；隨着轉過臉去。

里莎面上滿了紅潮。

「你錯了，費多爾伊凡尼赤。」她說。「你想錯了……但是你不喜歡弗拉的米爾尼古萊赤嗎？」她陡然問了一句。

「不，我是不喜歡的。」

「爲什麼呢？」

「我想他是一個無心的人。」

笑容從里莎的面上退去。

「這是你的慣習，永是嚴苛的批評着別人。」沉默了半天，他說。

「我想不是的。我有什麼權柄去嚴苛的批評別人呢，你想，什麼時候我應當放縱我自己呢？再，你忘了我是對於任何人都不是慈笑的一個蠢人，就是對於一樁笑話也是不能持重的嗎……可是，他又說，『你踐了以前的約言嗎？』」

「什麼約言？」

『你爲我祈禱過嗎？』

『是的，我爲你祈禱，甚至於每天都爲你祈禱。但請你不要讓別人知道才好。』

拉夫爾斯基開始確信着里莎，關於這種深沈的敬畏，是沒入過他的腦子的，以後他又把話移到宗教上，和牠在人類歷史中的寓意，以及基督教的寓意。

『人必要做一個基督徒，』里莎輕輕的說。『不僅是明白神道……和那……人道，但是因爲每個人都得死掉的。』

拉夫爾斯基擦起了他的眼光，無意志的驚視着里莎，同時兩對眼光相碰了一下。

『你方纔說的是何等的奇怪呀！』他道。

『那不是我的話。』她答道。

『不是你的……但是誰叫你說到死呢？』

『我不知道。我時常想着這個。』

『時常的？』



『是。』

『人看見你，決不至於如此的想；你有這樣一個鮮豔快樂的面龐，你在微笑着。』

『是的，我現在是很快樂的。』里莎簡單的答道。

拉夫爾斯基將要抓住她的兩手，並且親熱的握着。

『里莎，里莎！』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叫道。『到這裏來，看我自己已經釣着這樣好看的鯉魚。』

『等一等，媽媽。』里莎一面回答着，向着她那裏跑去，只有拉夫爾斯基仍是坐在他的柳樹上。『我和她談話簡直如同失魂一樣。』他想。當里莎走去時，她把帽子掛在一條樹枝上，帶着一種奇特的又幾乎是脆弱的情感，拉夫爾斯基凝視着那帽子和繫着繮褶的絲織。里莎不久便跑了回來，仍舊立在那張木排上。

『那一點使你想到弗拉的米爾尼古萊亦是沒心的人呢？』幾分鐘之後，她問道。

『我已經告訴了你那或者是我的謬見；然而，時間將指示出來的。』

里莎墜入沉思之中了。拉夫爾斯基報告她關於他在瓦希里耶夫斯克的日常生活，關於米哈雷費亦，關於安冬；他覺得有告訴里莎的必要，並和她分享在他心裏所經過的任何的事物；她快然而且注意的聽着；她那寥寥幾句的回答，在他看起來已經夠簡捷而敏慧了。他甚至於把他所感到的告訴了她。

里莎驚了。

「真的嗎？」她說。「我想，我如同我的女僕那斯提亞一樣，我自己沒有話說。有一天她和她的情人說：『你必得和我談談的，你常是和我說些好話，我自己卻沒有話說。』」

「感謝上帝！」拉夫爾斯基想道。

晚景漸漸的近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要告辭回去，小姑娘們是很不高興離開這小池；便都去預備了。拉夫爾斯基應許了要送到半路，並且吩咐備好了他的馬。他扶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上車的時候，他一面尋找萊母；不過這老人早已不見了。他是在釣畢的時候便走脫的。安冬抖起了老邁的精神，關上了車門，尖呼一聲：『走呵，車夫！』車子動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和里莎在車子兩邊坐了，孩子們和女僕坐在前邊。黃昏是溫暖

而寂靜，車窗一齊都開着。拉夫爾斯基騎着馬靠近里莎的一邊走着，他的臂倚在車門上——他已把轡頭掛在牲口的頸子上——並且間或的和這青年的姑娘交換幾句言辭。落日的餘暉完全逝去了；晚影漸漸的到來，不過倒覺得是暖了好些。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不久便低頭打着瞌睡，小姑娘和女僕們也都沉入睡鄉。車子輕慢而平坦的前進着；里莎斜着身軀感覺着愉快；初升的月光籠罩了她的面部，香暖的晚風在她的眼頰一帶颯颯着。他的手也靠近了拉夫爾斯基的手。他也是愉快的；在這靜暖的夜的途上，他的眼睛永沒離開她那青春的面龐，聽着她的微語之聲，入了諧和之境，不覺把路途已經走過了一半。他不想喚醒馬爾亞狄米赤伊夫，便輕輕的握了里莎的手說：『我想現在我們是朋友了，不是嗎？』她點了點頭，他帶住了馬，車子輕輕的顛簸着跑去了；他帶轉了馬頭一步步的往回走去。這妖幻的夏夜在他的面前開展；忽然他目前的景物顯出來神奇而有些慣熟的氣象。遠近各處——雖不能辨出是什麼東西，可是能看得深透進去的——都帶着和平的氣息；在這深遠的和平裏顯出青春似花的生命。他的馬動搖而有力的

走着；大而黑的影子擺動在一傍。馬蹄踐踏聲中，嗚的一聲驚走了一隻鴿。繁星迷失在薄霧裏；未滿的新月耀出來靜靜的流光；流光一直蕩遍了淡青色的星河。靠近的浮雲，影射出來暗金色的光條。新鮮而溼潤的空氣滲入眼睛裏，滲入了四肢，無抵抗的充滿在肺葉裏。他感覺到快樂而歡欣。『來吧，我們仍是健在着。』他想到。『我們尚沒有完全毀壞，被那』——他並沒有說出來被誰或是被什麼。以後，他沉思起里莎來，如果他們是在別種情形之下會見了，她許是不能愛盤沁——將來怎樣只有上帝知道了；雖然里莎自己不說什麼，他由萊母處已曉得了；不過，他想，那也不一定；她自有她的話。『不要讓別人知道呀！』又回到拉夫爾斯基的心頭。他低頭想着的時候，已經走了很遠的路程，他挺起身來，慢慢的高聲誦道：

我已經燒毀了我所有的崇信，

現在，我卻崇信着那一切的灰燼。

於是他加了一鞭，疾馳去了。

他下了馬，帶着無意志的感謝的微笑四週望了一下。溫和的夜景仍是舖滿了山谷；遠在小徑之外——上帝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升起一股鬆軟而溫和的熱意。他又默向里莎表示了最後的謝意，便跑上了石塔。

第二天過的是非常沉悶。清早便下起雨來；萊母充滿了不悅之色，漸漸的一言不發了，如同他已賭過永不開口的誓詞一樣。當拉夫爾斯基回到自己屋子裏的時候，他取了一捲兩週未拆封的法文報紙，臥在床上預備就寢。他不經意的撕開了包裹的紙，他很快的簡略的瀏覽下去——卻沒有什麼新聞。他正要放下的時候——突然之間，他似乎是受了針刺的樣子，跳下牀去。一張紙上有一篇是介來斯告讀者的：『一個可哀的消息，就是那奪人心魄的莫斯科的夫人，』他這樣寫的，『時髦的女王之一，曾御着巴黎服裝的拉夫爾斯基夫人，已因暴病故去，他方纔接到這確切而不幸的惡耗，他是』他這樣續下去：『他可以算做死者的好友。』

拉夫爾斯基穿好了衣服，走到園子裏去，直到次日早晨，他仍在那條路上，來回的踱

家之族貴

着。

次日早晨，萊母在吃茶的時候，便要求拉夫爾斯基用車馬送他回城去。『現在我也該做事了，就是教我的課程去。』老人道。『還有，我在此也足以耗費時間。』拉夫爾斯基並沒有立刻回答；他似乎是不大注意的。『好吧，』他到底說了，『我和你一同去。』萊母沒用僕人的幫忙，呻吟着裝好了他的小箱子，並且撕了幾張紙，燒了。車馬都備好了。拉夫爾斯基臨行的時候，便把昨天那張報紙塞入口袋裏去。在路上，他們彼此只說了一點話；



各自充滿了自己的思想，並且都不願互相打攪；他們的別墅，是極冷淡的，然而在俄國，朋友之間多半是如此的。拉夫爾斯基把老人送到了他的小舍；他走下車去，兩手扶持着身子，也顧不得他的朋友握手（他兩臂支持着胸前）並且一眼也沒瞧，用俄國話說道：『再會！』『再會！』拉夫爾斯基回敬了一句，便叫車夫驅車到他自己的別墅去了。他已經在〇——置得了房子的……拉夫爾斯基寫了幾封信又急急的用過了晚餐之後，便到卡里亭宅去了。他在客廳裏遇見了盤沁，他告訴了他說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就要來了，以後，他便立刻和他親近的談了起來。從前盤沁對待拉夫爾斯基雖不是完全倨傲，至少也有點自重的神氣；直到里莎和他講說那快活旅行的時候，她曾說拉夫爾斯基是一個高尚而聰明的人；於是他便甘願拜倒了。盤沁開始向拉夫爾斯基致了欽佩之意，狂喜的說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全家所稱道的瓦西果耶夫斯克村的事情；後來又按着他的慣例便急轉直下的談起來他的職業，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和政府服務的事情；又說了一兩句關於將來俄羅斯的話，並說嚴肅的治理國家是當局的本分；在這一點上他自己又加

上了幾聲得意的長笑，又說他還在彼得堡受過 *de Populairser idee du conducteur*（註：宣傳土地丈量登記員之概念）的委任，他說的委婉動人，很隨便的自持着渡過了許多委曲之處，他講着最重要的管理法和行政術問題，如同一個術士玩球一樣。他說：『那就是我將要作的事情，如果我執政的時候。』『你是一個聰明人，立刻便要和我同意的。』這是他常流在脣邊的話。拉夫爾斯基冷然的聽着盤沁的談論：他不喜歡這個美麗聰明而秀雅的，帶着明媚的微笑，和氣的音調，和探索的眼光的青年。盤沁立刻便覺察出對方的心意，他想到他並沒能給他以特殊的悅意，於是便伶俐的道了歉，走開了；他的心裏想道，拉夫爾斯基或者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是卻不動人，*argri*（酸澀）*somme*（總而言之）有些矛盾。介道諾夫斯基攙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進來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和里莎也來了；又進來了幾個僕人；後來，嗜好音樂的伯耶列尼慈因夫人來了，是一個瘦小的婦人，生就了一副扭捏，美麗，幾乎有孩子氣的面孔；穿了一身沙沙的衣裳，拿着一把扇子，戴着一副重的金釧。她的丈夫也和她一同來了，是一個肥紅面孔的男人，大

手大脚的，白色的睫毛，厚脣上浮着固定的笑容；他的妻當着人是不好和他說話的，但是在家裏撒嬌的刹那裏，她常把他叫做她的小豬。盤沁也回來了，屋子裏充滿了人們和嘈雜的聲音。這樣庸集的人羣是不合於拉夫爾斯基的口味的；尤其是不耐煩伯列特尼茲因夫人，因為她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他本要立刻走脫的，不過是因為里莎的緣故便不能走去；他想要和她單獨的談幾句話，但是他好久的也得不到一個良機，只好偷偷的看着她以滿足自己而已；但是永沒有得着和她打一個照面。他距離伯列特尼茲因是很近的。伯列特尼茲因夫人是恆久在椅子上躁動着，頻頻搔着她那狹小的肩頭，發着癡笑，勉強的開了眼，再展開起來；里莎靜靜的坐着，直瞧着一切的別人，絲毫不笑。卡里亭夫人和馬爾法提末非夫那，伯列特尼茲因夫人，介道諾夫斯基——他玩的很慢，並且常好弄出錯來，皺眉拭汗的——湊了一桌牌局。盤沁幽鬱的用他那不珍重的天才，唱着簡略而幽默的句子；若不是伯列特尼茲因要求他，媚他，他將不唱了；他覺得拉夫爾斯基是不高興的。費多爾伊凡尼赤也略微說了幾句；他進來時面上便帶着一種奇異表情，足以激刺了里

莎；她立刻便覺得他要和她說話，不過她自己不知爲什麼緣故，卻不敢去問他。末後，當她到隣室裏去倒茶的時候，她無意的向他瞧了一下。他立刻便隨着她走出去了。

「什麼事？」她把壺放在撒莫瓦上說道。

「爲什麼，你沒覺察出來什麼事情嗎？」他反問道。

「你今天有些兒異樣，和以前是大不相同的。」

拉夫爾斯基俯身在桌子上。

「我打算告訴你一件新聞，」他道，「不過現在是不可能的。然而，你能看見我用鉛筆畫過的那篇短文的。」他說了把那張報紙給了她。『請你替我守秘密；明早我還要來的。』

里莎滿腹驚疑。盤沁在門口出現。她把報紙塞進口袋裏。

「你讀過與白爾曼（Obermann）嗎，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盤沁尋思的問道。

里莎一面答着，出了屋子上樓去了。拉夫爾斯基回到客廳裏，並且把椅子拉近了牌

桌。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發煩的把帽子往後一拉，便開始抱怨着她的夥伴介道諾夫斯基，在她說，簡直是不能再玩下去了。

『你知道，玩牌不是像造謠那樣的容易呀！』她道。

他眯着眼，拭着面部。里莎回到客廳裏，靠着一角坐下了；拉夫爾斯基和她對視着，彼此都覺得有些不自在。在她的面上他讀到了煩惱和譴責的句子。他不能和她談他所願談的話；和她留在這羣客混雜的屋裏，是太痛苦的事情；他決定要走了。當他和她告辭的時候，他又重複的說明天是要來的，並且說，他相信她的友情。

『來吧，』她驚疑滿面的答道。

拉夫爾斯基走後，盤沁却高興起來；他開始勸告介道諾夫斯基要加伯列特尼慈因的小心，後來他又唱起他的歌來。但是他對於里莎，仍是和從前一樣的深刻而悲哀的相視和談話。

拉夫爾斯基仍是一夜沒睡。他既沒有憂愁，也沒有躁動，他是很安靜的；就是睡不着。

他甚至把過去的都忘卻了；他凝神在他的生活上；他的心跳動的遲緩而恬靜；時間一點一點的滑了下去；他甚至想不出有睡覺那回事。只有時時的想道：『但那不是實事，那是胡說。』於是他靜靜的立着，垂了頭，仍是考慮他目前的生活。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並不過於客氣的招待拉夫爾斯基了，當他第二天來了的時候。『我想他是常來常往的。』她想到。因為盤沁昨晚又在她面前褒揚了拉夫爾斯基一番，所以她便不大留意他。當她不以客禮待他，也不想款待親屬是一種必要的事情（他幾乎就是她的族人了）的時候，他便得了不到半點鐘工夫的機會，和里莎並行在綠陰小徑之下。萊諾赤卡和蘇洛赤卡正在幾步以外的花園裏跑着。

里莎和平常一樣的恬靜，不過是灰白了好些。她從口袋裏取出那張摺疊很小的報紙給了拉夫爾斯基。

「那是可怕的事！」她道。

拉夫爾斯基沒有答出什麼來。

「不過，那或者是造謠。」里莎又加上一句。

「這便是我請你不要告訴別人的緣故了。」

里莎向前走了幾步。

「請告訴我，」她道，「你不悲傷嗎？一點也不悲傷嗎？」

「我自己也不知道感覺出些什麼來。」拉夫爾斯基答道。

「可是，你會愛過她嗎？」

「是。」

「很愛她嗎？」



「是。」

「那麼，她死了你就不悲傷嗎？」

「她對於我已經是死去好久了。」

「說這樣的話是有罪的。請不要和我生氣。你叫我做你的朋友：一個朋友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那事對於我是很覺可怕的……昨天你的面上現着惡的顏色……你不記得日前你怎樣咒詛她來的，她或者是就在那時死去的呢？那是可怕的事。這種消息似乎是在懲罰你的。」

拉夫爾斯基微微的苦笑。

「你這樣想嗎？至少，現在我是自由了。」

里莎輕輕的抖了一下。

「住嘴，不要再說那樣的話了。你的自由對於你有什麼用處呢？你現在不應當想着那個，只應當想着饒恕。」

「我早已饒恕她了。」拉夫爾斯基插入一句，打着手勢。

「不，不是那個意思。」里莎紅了臉說。「你沒有明白我的話。你應當求着被饒恕。」

「求誰饒恕呀？」

「求誰？上帝。除了上帝之外，誰能饒恕我們？」

拉夫爾斯基握住了她的手。

「啊，里莎米她米哈洛夫那，信我。」他喊道。「我已經被懲罰的够受了。我已經饒恕了一切，信我。」

「那不是你能料到的。」里莎低聲道。「你已經忘了——不多日子之前你會對我說過——你還沒打算饒恕她呢。」

她沿着小路靜靜的走。

「你的女兒怎樣呢？」里莎問道，忽然便停住。

拉夫爾斯基開始說道：

『呵，不要煩惱吧！我已經往各處去信了。將來我的女兒——你所說的——是平安無事的。不要煩惱吧。』

里莎慘然一笑。

『但是你說對了。』拉夫爾斯基續言道。『我要自由又能做什麼呢？對於我又有什麼好處呢？』

『你什麼時候見到那張報紙的？』里莎並沒答他，又問道。

『你到我那裏去的第二天。』

『你甚至連眼淚也沒掉下，那是可能的嗎？』

『不，我是震駭極了；但，眼淚又從那裏來呢？我應當爲「過去」而墮泣嗎？那對於我已經是熄滅了！她的過失並沒破壞了我的快樂，不過指給我從來所未遭遇的經驗罷了。現在又有什麼可哭的呢？雖然，真是，又誰知道呢？如果我在兩禮拜之前便得到這個消息，或者，我也許更加悲痛呢。』

「兩個禮拜？」里莎重複道。「但是，前兩禮拜裏邊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他沒有回答；忽然，她的臉比以前更加紅了。

「是呀，是呀，你猜是爲什麼？」拉夫爾斯基陡的喊了起來。「在這兩禮拜中間，我已經親自知道了純潔的「女性的心」的價值，於是，我的既往，似乎較前距我更遠了。」

里莎倉皇的失措，便平和的向着園子裏的萊諾赤卡和蘇洛赤卡走去。

「但是，我是願意把那張報紙給你看的，」拉夫爾斯基跟在她的後邊說。「我凡事不肯你已經成了習慣，並且我希望你也以相同的信心對我。」

「你希望那個嗎？」里莎站下了說。「在那種事我應當——但是，不那是不可可能的。」

「什麼呢？告訴我，告訴我。」

「真的，我信是不應當的——畢竟是這樣，雖然，」她笑了一笑又道：「一半的信任又有什麼好處呢？你知道今天我接到一封信嗎？」

「盤沁的？」

「是。你怎麼知道的？」

「他向你求婚嗎？」

「是。」里莎直看着拉夫爾斯基的面孔，帶着一種嚴重的表情答道。他也嚴重的看着里莎。

「那麼，你怎樣答覆他的？」他到底問道。

「我不知道怎樣的回答他。」里莎答道，放下她那隻被握的手。

「怎麼呢？那麼，你愛他嗎？」

「是，我歡喜他；他似乎是一個好人。」

「三天之前，你也是用這樣話說着這件事的。我所要知道的是——你是用濃熱的情懷愛他——就是常說的「愛」——嗎？」

「若是如你所說——不「愛」的。」

「你還沒有愛他嗎？」

「沒有。但，那是必要的嗎？」

「你的意思是什麼呢？」

「媽媽歡喜他。」里莎繼續下去。「他是仁愛的，我沒有反對他的地方。」

「然而，你是猶豫的。」

「是——或者——是你的話使我如此的。你還記得三天前你所說的話嗎？不過，那是不健全的。」

「呵，我的孩子！」拉夫爾斯基忽然叫了起來，他的聲音顫抖了。「不要用詭辯欺騙你自己了，不要把你的心聲叫做不健全的了，牠是不願毫無愛情便贈給別人的。不要把你那可怕的责任放在你沒有愛過的人的身上，雖然你是將要歸於他的。」

「我是服從的，我自己是什麼也不管的。」里莎呢喃着。

「服從你的心；只有牠能告訴你「真理。」」他搶着說。「經驗，考慮，都是些垃圾和麩皮！不要褻奪你自己人世的個人快樂。」

「你說那個嗎，費多爾伊凡尼赤？你自己是爲愛而結婚的，你是快樂的嗎？」

拉夫爾斯基伸手摸着他的頭頂。

「啊，不要提我的事吧！甚至你不能明瞭：一個年輕的，沒經驗的，受過不良教育的孩子，是可以盲於「愛」的。雖然，到底爲什麼不忠於自己呢？我方纔告訴你說我沒有快樂。不是的！我是快樂的！」

「那似乎和我一樣，費多爾伊凡尼赤。」里莎低聲道——當她和別人談話到不同意時，她常是放低了聲音——「世上的快樂，不是我們所能左右的。」

「我們能够，我們……信我吧！」他握住了她的兩手；里莎失色而恐懼，但仍是凝視着他。「如果我們只要不毀損自己的生活便够了。因爲，許多爲了愛而結婚的人們可以陷於悲哀之境；但，不是兼有和善皮氣和清白靈魂的你；我求你不要成就一個沒有「愛」的婚姻，根據着一種犧牲，責任，和別的……思想。那是強姦式的，那是買賣式的，並且仍是更壞的信我——我有這樣權柄和你說話；我做的是十分正當。如果你的上帝——」

這時候，他瞧見了萊諾赤卡和蘇洛赤卡距着里莎很近，並且靜立無言的望着他。他放下了里莎的兩手，忙着說：『請你想我。』便向着屋子走去。

『我只求你一份事。』他又加了一句，仍向着她走回來：『不要立刻便決定，等一等，想想我對你說的都是些什麼話。就是你不信我，就是你已經考慮過了而決定的——就是你必要嫁給盤沉的時候，他不能做你的丈夫。你應當答應我，不要過於急迫，你不願意嗎？』

里莎想要回答他，卻沒能說出一句話來——並不是她被「要急迫的」所決定了，不過因為她的心跳的太強烈了，一種恐懼的感覺攝住了她的呼吸。



當拉夫爾斯基走出卡里亭宅的時候，看見了盤沁；他們彼此冷冷的鞠了躬。拉夫爾斯基回到他的別墅，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他得了從前所未經過的感情的浮蕩。他想到他自己脫離了和平如化石的生活有多久呢？他用水的底生活比擬自己的時候之後又是多久呢？什麼東西使他轉變了他的地位？什麼東西把他從單調生活中拉了出來？是那最平常而不可避免的——雖然常是意外的——死嗎？是的；但是他並不充分的想着他的

妻之死和他自己的自由，比較這個問題還要緊些——里莎將怎樣答復盤沁呢？他覺得在前三天之內，他已經用一種特別的眼光看待她；他回憶到他回家之後，當他在夜裏沉默的想到她的時候，他是如何的自言自語：『如果只要』……那個『如果只要』——他已付之於過去，付之於不可能；雖然不和他的想像一樣，卻已過去了，——不過他的自由倒是藐小了。『她要服從她的母親了，』他想，『她要嫁給盤沁了；但就是如果她拒絕了他，不也一樣是我所關心的事嗎？』他起來走到鏡子那裏，細細的察看他的臉面，同時聳起他的肩頭。

一天的光陰被這些霧思急急的消磨而去；晚景於是到來。拉夫爾斯基走到卡里亭宅去。他快快的走着，但是他走近宅子的時候，他的平靜都消逝了。階前停着盤沁的漂亮的車子。『來了，』拉夫爾斯基想到：『我不願做一個利己主義者。』——他走進屋子去了。他在門內一個人也沒有碰到，客廳裏也是平靜無聲的；他開了門看見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正在和盤沁作葉子戲呢。盤沁默然向他鞠了一躬，但是主婦卻喊道：『呵，這有意

外呀！輕輕的皺了皺眉。拉夫爾斯基靠近她坐下了。並且看着她的牌。

『你會玩牌嗎？』她含着惱意問他道，以後她又說她已經打錯了一張牌。

盤沁數到了九十，並且開始平和而溫雅的，持着莊重和威儀的態度，玩着牌術。正是合於交際家的玩法；這是無疑的，他就是這樣的在彼得堡和貴顯們玩牌，並且利用他的沉重和老成博得了他們的推寵。『一百零一，一百零二，心印（牌名），一百零三，』他的聲音頓挫的響着，拉夫爾斯基不能斷定是一種譴責或是一種自滿的聲音。

『我能去見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嗎？』他問，看見盤沁仍是把牌擲來擲去的弄着，更顯得擺架子了。現在，在他的身上，尋不出一點藝術家的痕跡來。

『我想你能吧。她是在家的，在樓上，』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回答說。『打聽她去吧。』

拉夫爾斯基走上樓去。他找到馬爾法提末非夫那也在鬪着牌；她和那斯塔斯亞卡爾波夫那在一塊兒玩着 oldmaid（一種牌名）。洛斯卡向他狂吠起來；但是老太太們卻熱誠的接待他。馬爾法提末非夫那似乎是特別的有精神。

「呵！費的亞！」她說。「坐下，我親愛的。我們方纔散了牌局。你喜歡吃糖果嗎？蘇洛亦卡，給他拿一碗楊梅子來。你不嘗一點嗎？那麼，坐在那兒吧；不過你不要吸煙；我受不了煙葉的氣味，並且還能使馬特洛斯發噁的。」

拉夫爾斯基立刻向她擔保的說：他沒有一點要吸煙的心思。

「你會到過樓下嗎？」老太太繼續的說。「你看見誰在那兒呢？盤沁仍舊在那裏嗎？你看見了里莎沒有？沒有嗎？她說是快要來了。她在這兒呢！說她她便來了。」

里莎走進了屋子，當她看見拉夫爾斯基的時候，她紅了臉。

「我進來一會兒，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她說。

「爲什麼只一會兒？」老太太插言道。「你爲什麼常是這樣的忙，你這年輕的人你看我這裏來了一個客人，和他說幾句話，招待招待他。」

里莎坐在一隻椅子角上；她舉目看着拉夫爾斯基——並且感覺出來，不讓他知道她和盤沁那樁公案的結局，是不可能的。但是她將怎樣告訴他呀？她感覺着拙笨而且羞

慚。她認識他不很久，這個人，他不大好到教堂裏去，並且對於他的妻喪像沒事一樣——她呢，卻把她所有的秘密告訴了他……那是真的，他是喜歡她的，她自己也是信着他，並且受了他的牽扯了；但是同時她也羞了，似乎是一個陌生的男子，曾走入了她的純潔處女的臥房裏邊一樣。

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又向她求援了。

「那麼，如果你要不招待他，」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說。「誰招待呢，可憐的人？我對於他是太老了，他是太聰明了；對於那斯塔斯亞卡洛波夫那他卻也太老了，只有極年輕的人她才看得起呢。」

「我能怎樣招待費多爾伊凡尼赤呢？如果他願意，我彈幾曲鋼琴不好嗎？」她彷徨的答道。

「妙呵！你是一個聰明的姑娘。」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又道。「到樓下去吧，我親愛的；完了的時候，再回來：我賭輸了，我不甘心，我還打算着恢復一下。」

里莎立起來。拉夫爾斯基隨在她的後邊。當里莎走在樓梯上的時候，她停住了。

「確是聽說過，」她道。「人的心是裝滿了強辯的。你的前例足以使我震驚，使我對於爲愛而結婚起了不信任的心理；但是我——」

「你已經拒絕了他嗎？」拉夫爾斯基插言道。

「沒有；但是我也沒有答應他。我把所感覺到的一切告訴了他，並且請他等一等。你滿意我嗎？」她敏然的笑道——用手輕觸着欄杆，她跑下了樓梯。

「我爲你彈一曲什麼呢？」她說着，開開了鋼琴。

「隨你的便吧。」拉夫爾斯基回答道，因爲他坐下了，所以他能一直的看着她。

里莎開始彈起曲子來，很久的她也沒從她的手指上撩起她的眼光來。她到底看了拉夫爾斯基一眼，又停了一停；他的臉對於她似乎是奇怪而秀美的。

「你是怎地了？」她問。

「沒什麼，」他答道。「我是很快活的；我喜歡你，我喜歡看着你——進行吧。」

「在我看起來似乎是，」幾分鐘之後，里莎說。「如果他真愛我，他將不給我那封信了；他一定能覺出來我現在是不能給他回答的了。」

「那是沒有結論的。」拉夫爾斯基說。「重要的就是你不愛他。」

「住口，我們怎能說這樣的話呢？我不住的想到你的亡妻，並且你驚了我。」

「你不這樣想嗎？弗萊的米爾，我的里莎彈得動人吧？」這工夫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對盤沁說。

「是的，」盤沁答道，「非常的動人。」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嬌柔的望着她那年輕的對手，但是他卻裝出一種最嚴重而憂傷的神氣，叫出來十四個王（Four-teen King）。

拉夫爾斯基不是一個年輕的人，他對於里莎所印入的感覺之真純不能永久的失迷着；那他已经制定了他最後的結案，就是他愛她了。這個結案並沒有給他多大的喜歡。『我——三十五歲的人真就沒有甚麼較好的事情做嗎？』他想到，『除了再把我的靈魂放在女人的手裏？但是里莎卻和「她」不同，她不至於引我到一個墮落的犧牲裏；她不至誘去我的責任心腸；她還要催促我從事於誠實的工作，並且我們將攜手向那尊榮



的目標走去。是呵，』他結束了他的自省：『那完全是不錯的，不過，最壞的是她不願和我攜手一同上路。按她的意思，她常說我驚了她。不過她也不愛盤沁——是一件可憐的可慰藉之處。』

拉夫爾斯基回到瓦西里耶夫斯克去了，不過他連四天的工夫都住不下去的——他覺得這裏太煩悶了。他也是沉於躊躇的傷感之中的；介來斯所登的通告尙待證實，而他卻什麼信也沒見到。他回到城裏去，並且又到卡里亭宅去消夜。他顯然的看出來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對他是不高興的；不過他藉着鬪牌輸給她十五個盧布稍使她和緩了一些，並且雖然她曾告訴里莎在夕會時不要和一個男人太接近了，他仍得和里莎——幾乎是她自己——相聚了半點鐘之久。他覺得她是改變了；她越加深思了。她責備他爲什麼不來，並且問他，明天是否去赴聖祭呢？（次日便是禮拜日）

『要去的！』她不容他回答的工夫，便說道。『我們要一塊兒爲她祈禱，使她的魂得着安息。』以後她又說她不知道怎樣做——她不知道她有沒有爲了「決定」而使盤

沁多待時日的權柄。

「爲甚麼這樣呢？」他問。

「因爲現在我還疑惑着這個「決定」到底是甚麼呢？」

她說她的頭痛了，於是她上樓到自己的屋子裏去，她遲疑的把指尖伸給拉夫爾斯基。

次日拉夫爾斯基去參與聖祭。當他走進教堂之內，里莎已經在裏邊了。雖然她沒有轉向他那裏，她卻瞧見他了。她懇切的禱告着，她的眼裏充滿了和平之光，她靜靜的俯下頭去又抬了起來。他覺得她也是在替他禱告，他的心滿了一種希奇的脆弱。他快樂而有些羞慚。人們都是恭敬的鵠立着，那誠懇的面孔，那和諧的歌調，那梵香的蒸薰，那從窗子斜射進來的光線，那漆黑的牆壁和曲形的屋頂，一齊織滿了他的心田。他已經有好久沒到教堂裏來了，他已經好久沒朝拜上帝了：就是現在他也沒有說出來什麼禱文——甚至他簡直沒有禱告的話——不過，至少，一時間，如果不在他的身體之中，也會在他心靈

之內的，他鞠躬下去並且柔和的自己謙恭的向着地下。他回憶到他的童年，他曾怎樣的永遠在教堂裏禱告直到似乎覺到眉頭有些兒發涼方纔罷休；他並且常常的想：那便是守門的天使收留他而蓋上的一顆戳印。他又瞧着里莎。『你把我帶到這裏來，』他想，『觸動我，觸動我的靈魂。』她仍是和平的禱告着；她的面龐似乎是充滿了愉快，於是他又軟化了；他也爲着別的靈魂禱告，求平安；爲他自己，求赦免。

他們在門口遇見了；她快樂而莊敬的和他見了禮。日光明朗的照耀着教堂裏的小草，和女人們沙沙作響的衣裙；鄰近的教堂的鐘聲在頭上叮噹的響着；鴉羣掠過了鐘頭飛着。他光頭站在那裏，脣邊掛滿了微笑；輕柔的風掀起了他的頭髮和里莎帽上的絲縷。他把里莎和萊諾赤卡——和里莎同來的——送上了車子，把自己的錢都散給了窮人，便安然的漫踱到家裏去了。

痛苦的日子追隨着費多爾伊凡尼亦。他覺到他是繼續不斷的灼熱起來。每天早晨他取來了郵件，並且滿腹怒氣的撕開信封和紙捲，在那裏他找不到任何東西能證實或更正這命運上的謠傳。有時候他也厭棄着自己。『我等着些什麼呢？』他想到，『如同一隻禿鷹等血吃一樣，等着證實我妻的死耗嗎？』他每天都到卡里亭宅去，但是環境漸覺得不順當起來；主婦對他簡直是含着許多不愉快的意思，並且待他很倨傲的。盤沅待他

過於有禮了。萊母因為永是浸在厭世心腸裏的，不大和他行禮；最壞的是里莎似乎是躲着他。當着她得了機會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一種顯而易見的進退兩難的情形代替了她往日誠懇的態度，她幾乎不知和他說什麼，他也感覺到悵惘了。近幾天來，里莎和往日是大不相同了；她的行動，她的聲音，她瑟縮的笑語，都有往日所不能見的差異。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如同一個真的利己主義者一樣，不理他；不過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卻是很經心的來招待她所寵愛的客人。拉夫爾斯基屢屢的自責他把報紙給里莎看了的錯誤；他不能做別的，只有自己能意識出來，在他心靈之內有反抗天真的東西存在着。他也料到里莎的改變是她內心衝激的結果，她的債務就是要用什麼話去回復盤沁。一天她拿給他一本書，是瓦特爾哥得的小說，她從前向他要來的。

『你讀過了嗎？』他道。

『沒有；我現在簡直是不能讀下去的。』她說着便要走去。

『等一等，我已經好久沒和你在一起了。你似乎是怕我的。』

「是」

「爲什麼這樣呢？」

「我不知道。」

拉夫爾斯基不語。

「請告我，」他又道，「你還沒有決定嗎？」

「你是什麼意思呢？」她道，並沒撩起眼光來。

「你是曉得我的。」

里莎立刻漲紅了臉。

「什麼也不要問我吧！」她激烈的喊道。「我什麼也不懂；我不明白我自己。」隨着她便去了。

次日中餐之後，拉夫爾斯基又到了卡里亭宅裏，看見那兒正在預備晚禱會。在飯廳內的一角放了一張四方桌子，上面蒙好了潔淨的臺布，牆上掛了小神像，是用金框裝成

的，還綴着一些珠子。老僕穿着灰色的衣鞋，寂無一聲的，緩緩的在屋子裏走動着；他在細長的燭臺上插了兩枝蠟放在聖臺之前，兩手又十鞠了一躬，然後悄悄的走了出去。暗淡的客廳裏寂無一人。拉夫爾斯基走進飯廳，並且詢問這是不是誰的命名日。

他們低聲告訴他說不是的，不過是依着里莎末她米哈洛夫那和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意思，要預備一個晚禱會；並且還要請一尊行奇術的神像；不過這神像已經到三十俄里之外治病去了。不大工夫，神父帶着執事到了；他是一個不大年輕的人，有一個大而禿頂的腦袋；他高聲在禮堂裏嗽着；貴婦們立刻從閨房裏列隊緩緩的走出來，去接受她們的福氣；拉夫爾斯基靜默的向他們鞠了躬；他們也靜默的還了禮。神父靜靜的站了片刻，便低聲問道：

「你們願意我就開始嗎？」

「請吧，神父。」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答道。

他穿上了他的大袍；一個穿白袈裟的執事諂然的要求一塊炭火；梵香已經薰起來

了。男女僕役們都走出了會場，擁擠在門外。洛斯卡是從來也不下樓的，牠忽然跑進了飯廳；他們趕牠出去；牠驚了，反倒跑向裏邊去，坐下了；一個聽差把牠抓起來，抱出去了。

晚禱開始了。拉夫爾斯基自己擠到屋角的所在去了；他的情感是希奇又幾乎是愛愁的；他自己也不能說出是什麼感覺。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站在衆人的前邊，她慢慢的雙手又十如同一個貴婦人一樣，先看看她自己，忽然舉目向着天棚；她有些發煩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是焦急了；那斯塔斯亞卡爾波夫那一躬到地，再謹慎的立起身來，斂住了沙沙的聲音；里莎立着不動，在她面上的深厚表情上看來，能知道她禱告的專意而誠心。當她在會終向着十字架行禮的時候，她也吻了那神父的大而紅的手。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請神父吃茶；他脫去了他的大衣，裝出來俗人的氣概，和貴婦們一同到客廳裏去了。談話——不是太興奮的——開始了。神父吃了四盃茶，不斷的用手巾擦着他的禿頭；他又談起來別的，什麼商人阿弗士尼克夫爲了修飾教堂的 *Cunpola* 捐助了七百盧布，還介紹給他們一個治雀斑的祕方。拉夫爾斯基打算要走近里莎，不過她的舉止是鄭重



的，幾乎是莊嚴的，一眼都不看他。她故意現出來不理他的神氣；似乎是有種冷酷而鄭重的情懷在佔據了她的全身。拉夫爾斯基想藉一點引子笑一笑，或者說幾句有趣味的話；不過，他的心太亂了，因此到底於祕密的攪亂情形之中告辭去了……他覺得有他所不能明瞭的東西在里莎的心裏。

又一次，拉夫爾斯基坐在客廳裏聽那介道諾夫斯基的狡滑而乏味的鄉談，忽然之間，他自己不知是爲了什麼，轉過臉去在里莎的面上捉得一種深澈而注意的發問的情態……這種含有謎意的面色在傾向着他。他通宵的想着這件事情。他的愛是不和青年人一樣的；愁嘆和苦痛不是他所常有的，而里莎自己也沒有這種情懷；不過各期的戀愛都有牠的醜形——他是件件都嘗到了。

一天，拉夫爾斯基照例是在卡里亭宅裏。在一個酷熱的白天退去之後，這可愛的晚上便來填充了牠的位置，因此，雖然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素來是怕風的，也吩咐把向着花園的窗子和門一齊打開；並且她又聲明不玩牌了，在這樣天氣裏來玩牌是受罪的，人都應當享受着自然景物。盤沁是僅有的客人。他被那黃昏的幽美所奮興，便覺得有一股藝術的情潮直衝上來，不過他是不願意在拉夫爾斯基的面前唱歌的，所以便誦起詩來；

他高聲讀着，不過是太做作並且清晰的太不自然了，他誦的是幾首萊芒托夫的詩。忽然，他似乎是有點羞於情熱，又念一首著名詩非非想來，攻擊並且污蔑着後進的人們。當他念起來的時候，還不住的加以解釋，他將怎樣改變將來的時代，如果大權在他的掌握之中的時候。「俄國，」他道，「已經是歐洲落後的國家了；我們必要再把她拉起來。有人說我們是幼稚的——那是胡說八道。此外，我們又有什麼發明；荷馬克夫自己承認說，我們連一架捕鼠機都沒有發明過。總而言之，我們無論是否那樣，我們是必要借別人光的。我們是在病中——萊芒托夫說——我是和他同意的。不過我們的病，是已經變成了半歐洲式的緣故，我們必要捉住咬我們的狗的耳朵才是。」（*“Le cadavre”*）——譯者註：這土地丈量登記員，——拉夫爾斯基想道。「我們中間最有頭角的人，」他接着說，「早已心服了這件事。人都是一樣的；只要介紹給他們好的法則，事情便算做了。自然，也要和國家的生活合式的；那是我們官員——機關裏的官員（他幾乎說是管理）的職務。不過爲的是應付需要，也不要太畏難了。法則的本身可以變換生活的。」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對

於盤沁的一切論調，都表示着極端的滿意。『在我的客廳裏談話的是何等聰明的人呵！』她想到。里莎背倚着窗子，一言不發；拉夫爾斯基也默着。馬爾法提未非夫那在屋角處和她的老夥伴鬪牌，自己唧咕了幾句。盤沁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機辯的發着議論，不過隱藏着不快的意思。在他想，他所責難的不是全時代中的人，乃是他所認識的幾個人。卡里亭宅的花園裏一簇大丁香樹上，一個夜鶯已經築了牠的窩巢；牠那初夜的曲子滲入了議論暫停的剎那；初夜的星在玫瑰色的天光裏，閃將出來，高懸在靜止的白檸檬梢頭之上。拉夫爾斯基站起身來開始答駁盤沁；一個辯論便激起來了。拉夫爾斯基擁護着青年人和俄羅斯的自治；他打算拋開了他自己和他同代的人，卻要培植起來新人物，他們的信仰和願望。盤沁敏銳而諷諷的回答着。他主張聰明人應當去改造一切，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地位是一個 Kammer-yunker，和他的分位，並且叫拉夫爾斯基做一個古舊的保守派，還諷諷——倒是很隱祕的——他在社會裏猶疑不定的地位。拉夫爾斯基並沒有發皮氣。他也沒提高了他的聲音（他又想起來米哈雷費赤也叫他做古舊的，卻是古舊

的弗祿特爾的信徒，便平和的進行去駁斥盤沁的各論點。他證明給他立刻的超越和改造是何等的難能，既不能建設在母國的知識上，也不能建設在意念中的真誠上，甚至相反的。把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引來作一個先例，並且說，在一切事之先，要求得人民的真實精神中的一個承認，便去服從牠，用不着一個大膽的反抗去抹殺過失，那是可能的。最後，他承認了——他已是已經接受了——隨便的去耗損時間和精力的責言。

『那全是很好的！』盤沁到底帶着怒意喊道。『你纔回到俄國來，你打算做什麼呢？』

『種田』拉夫爾斯基答道，『並且試着盡可能去耕種到好處。』

『那自然是很可稱頌的事，』盤沁又接着說，『並且聽人說你對於那種工作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不過你應當承認，不能說每人都適於那種工作呀！』

『*Une nature poétique*』，（譯者註：詩的園地）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實在說來，是不能耕種……*et puis*（譯者註：可是，）那是你的職務，弗拉的米爾尼古萊赤，要做大事呵。』

這就是對於盤沁也感覺到太利害了；他失錯了，便轉變了談鋒。他試着轉到多星天色的美上，斯苦白特的音樂上；都沒能成功。末了，他要求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和他鬪牌。『什麼！在這樣的晚上？』她慢慢的答道。然而她卻吩咐把牌拿了來。盤沁帶着很大的撕聲，扯開一個新的牌包，里莎和拉夫爾斯基似乎是約定了一樣的一齊站起來，走去坐在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左邊。忽然他們兩人感覺到這般的快樂，甚至對於單獨相聚有些兒恐懼，同時他們已覺出前幾日彼此不安的神情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老太婆偷着輕拍了拉夫爾斯基的面頰，狡黠的撩起她的眼光，一兩次的搖着她的腦袋，喃喃道：『你已經把我們的聰明朋友的嘴給堵上了，多謝。』屋內一切都歸寂靜；僅有的聲音就是那蠟燭的爆響，時常還有手觸牌桌的輕音，和一聲喝采或是計籌；並且，夜鶯之歌的疊潮，多力而有深沉的甜意，合着清新的夜露，一齊由窗口注了進來。

在拉夫爾斯基和盤沁辯論的時候，里莎並沒有加進一句話去，不過她倒是注意的聽着，並且自己完全是立在拉夫爾斯基這方面的。她對於政治的興味本來是很小；不過這俗氣官僚的（以前他永未透出來這種氣概）目空一切的聲調觸犯了她；他爲俄羅斯的企圖刺傷了她的心。說她是一個愛國的人，那永遠是不對的；不過她的心卻同情於俄國的百姓；俄國的人情是她所悅意的；當她母親的鄉村的管事進城來的時候，她可以

不拘禮儀的和他談論到一點鐘之久，並且她和他說話的態度是平等的，不加雜絲毫倨傲的態度。拉夫爾斯基明白這些；他不去用自己的話答覆盤沁；他的話僅是代表里莎而發的。他們彼此並沒說什麼，就是他們眼睛也少有對視的時候。不過他們都知道，今天晚上他們是越發接近了，他們知道，他們好惡着同樣的事情。他們只有一點是分歧的，不過里莎竊望着使他接近上帝而已。他們靠近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坐着，並且看着她的牌術；實在的，他們真是看着這個的，不過同時他們的心是充滿了的，什麼也未丟失；爲了他們——夜鶯唱着曲子，繁星閃閃的發光，樹木啁啾的細語，被那夏日的溫柔催眠的幾乎睡去。拉夫爾斯基是完全忘形了，並且把自己納入情慾之流——耽溺在裏邊了。不過沒有話可以形容出來是甚麼東西經行那青年女郎的純潔的心裏。那僅做爲她自己的——樁神祕的情懷。讓她永遠的留着這個神祕吧。沒人知道，沒人看見，也不會看見，藏在大地中的穀粒，怎樣取得生命和發育，怎樣的腫大和成熟。

十點鐘敲過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和那斯塔斯亞上樓到她自己的屋子裏去了。拉



夫爾斯基和里莎在屋子裏踱着，停在向着園子的門際，向那深黑的遙遠之處注視着，以後再彼此一瞥，笑了。他們好像能够彼此攜手傾吐心腹了。他們走回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和盤沁那裏，牌戰仍是繼續着。最後的「王」到底叫了出來，主婦從她的鋪好坐褥的椅子上立起身來，嗟歎而怨詛着。盤沁取了他的帽子，吻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手，並且說，現在沒有什麼東西阻礙快活人的睡眠，不過他不得不守着些拙笨的公文到天早晨了；於是告了辭，冷冷的和里莎鞠了一躬（他沒有想到她爲了他的請求而使他們等了這樣的長久，他爲着這個和他有氣了。）拉夫爾斯基隨着他。他們在門口分手了。盤沁用手杖尖端伸入他的車夫的頸後刺醒了他，然後坐在車子裏，去了。拉夫爾斯基不想回家。他走出城到曠野裏去。雖然是沒有月光，夜色仍是清清的，拉夫爾斯基在陰露的草地上漫遊多時。他遇到一條小徑，便沿着走去。這小徑引他到了一道長籬，又遇見了一座小門；於是他——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去推門。門開了，帶着一種隱約的輾軋聲音，似乎早就等候着那隻手去推牠一樣。拉夫爾斯基走進了園子。沿着白檸檬樹叢走了幾步，他

吃驚的停住了，他認出來這是卡里亭宅的園子。

他立刻走入一條榛叢密閉成陰的暗徑裏，靜停多時，滿腹驚疑，聳了聳他的雙肩。

『這不能是沒緣沒故的，』他想到。

寂靜充滿了四圍。宅子裏沒有半點聲音。他悄悄的走上前去。走到小徑迴曲的所在，帶着黑色面孔的房子兀立在他的面前；只有樓上的兩個窗子是有燈光的。里莎的屋子裏，白帳子的後邊燃着一枝獨燭；馬爾法提未非夫那的臥房裏，神像的前邊，一盞燈燃着紅色的光，並且帶着相同的燦爛光彩，從像架上折將回來。樓下，對着洋臺的屋門敞開着。拉夫爾斯基坐在一條木凳上，倚着肘，望着里莎的屋門和窗子。

城內的柝鼓已交了半夜；房子裏的小鐘尖銳的敲了十二響；守夜人疾急的打着他的更板。拉夫爾斯基沒有思想，沒有期待；他自己覺得接近里莎，坐在她的花園裏她所常坐的凳子上，是甜蜜的。

里莎房裏的燈火熄滅了。

「好好的睡吧，我親愛的姑娘！」拉夫爾斯基微語道，仍是靜坐着，他的眼睛釘在了那扇黑暗的窗子。

忽然燈光又在樓下的一扇窗子裏出現了，接着到第二窗，第三窗……原來有人掌着蠟在屋子裏走過。「那能是里莎嗎？那不能。」拉夫爾斯基起來……他一眼捉到一張面熟的女人面孔——里莎走入客廳裏了。她穿着白色的大衣，她的辮子蓬鬆着拖在肩上，她靜靜的走到桌子傍邊，俯身，放下了燭臺，似乎是在看什麼。不久，轉臉向着園子，走近門傍，立在門檻上，一個細弱的身段，全是白色的。一陣戰抖襲過了拉夫爾斯基的身子。

「里莎」幾乎難以聽到的聲音迸出了他的雙唇。  
她有些驚了，開始向黑暗裏定睛注視。

「里莎」拉夫爾斯基的聲音又提高了一些，從那小徑裏跑出來。

里莎吃驚的抬起頭來，又縮了回去，她已經認識是他了。他又叫了第三次，並且向她伸手。她從門裏出來，走到園子裏。

『是你嗎？』她道。『你在這兒？』

『我——我——聽我說，』拉夫爾斯基低聲道，並且抓過她的手來，領她到那木凳的所在。她無抵抗的隨着他，她那灰白面孔，她那凝神的眼睛，以及她一切的舉動，都含着  
一種說不出的悵惘。拉夫爾斯基讓她坐下，自己站在她的面前。

『我沒打算到這裏來，』他道，『不知道是什麼把我帶來的……我——我愛你。』  
他說着，帶了一種無意志的恐懼。

里莎慢慢的看着他。那似乎是，僅在這一剎那裏，她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和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打算站起來，她辦不到，於是她用兩手遮住了眼睛。

『里莎，』拉夫爾斯基喃喃的道。『里莎，』他又說一句，便俯伏在她的腳下了。  
她的兩肩輕輕的聳起；她無血色的手指扣在她的臉上愈發緊了。

『怎樣了？』拉夫爾斯基懇求着，他聽到一聲柔弱的嗚咽了。他的心靜靜的停住。  
……他明白了眼淚的意思。『那能算你愛我嗎？』他低聲說，抱住了她的雙膝。

『起來，』他聽見了她的聲音。『起來，費多爾伊凡尼赤。我們是做什麼呢？』

他起來坐在她的旁邊，她現在不哭了，她用兩隻淚眼凝視着他。

『這個使我害怕：我們是做什麼呢？』她重複道。

『我愛你，』他又道。『我預備把我整個的生命獻給你。』

她又抖起來，似乎是有東西刺了她，她舉目向着天空。

『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她道。

『但，你愛我嗎，里莎？我們將是快樂的。』她垂下了她的眼睛；他慢慢的把她擁抱過來，她的頭便落到他的肩上了……他稍稍的彎過了頭，觸着她那失去血色的雙脣。

半點鐘之後，拉夫爾斯基立在小園門口。他看見門是上鎖了，並且阻住他越過這帶籬笆。他回到城內去，沿着這入睡的街道走去。無限意外的快樂感覺充滿了他的靈魂；所有的疑心都消失了。『滾開吧，過去的幻覺。』他想到。『她愛我，她將是我的了。』忽然，在他覺得似乎是在他的頭上有一種神祕勝利的樂曲在飄蕩着。他靜靜的立住。這樂聲仍

是洪大的響着；一曲有力的歌潮——似乎在講說歌唱着他的一切幸福。他自己打量了一番；這樂聲是從一所小屋樓上的兩扇窗子裏流下來的。

「萊母嗎？」拉夫爾斯基喊着，一面跑向那房子去。

「萊母！萊母！」他又大聲的叫道。

樂聲止了，一個穿着睡衣禿頭蓬着髮的老人的影子在窗口出現了。

「啊哈！」他擺着架子說道。「是你嗎？」

「克里斯托夫爾費道里亦，奇妙的音樂呀！請你慈悲，讓我進去。」

一句話也沒說，老人把街門的鑰匙由窗子上扔給了他。

拉夫爾斯基忙着走上樓去，進了屋子幾乎撞着了萊母；但是萊母昂然的讓他坐在椅子上，猝然用俄國話說：「坐下聽罷。」自己坐向鋼琴，向着他驕傲而莊嚴的看着，彈起琴來。拉夫爾斯基已經好久沒有聽過這種聲音了。香甜而多情的調子從第一度曲裏滲入他的心田，聲音是起落的帶着默感，快樂，和純美；膨大且消落去了；牠觸着世上一切的

珍貴，神祕和聖潔，牠呼出來不死的憂傷，並且向蒼天消失了。拉夫爾斯基起來，冷然而無血色的出神。這音樂似乎在爬搔他的靈魂，——動蕩在銷魂的愛情裏是這樣的晚

——音樂也和愛情的灼熱融於一爐之內了。『再來一次！』彈到末節時他低語道。老人鷹也似的瞟了他一眼，拍了拍胸，不自由的用本國的語言說：『這是我自己的創作，我是一個大音樂家。』他又彈起他那驚人的創作來。屋子裏沒有點燭，初升的日光斜射在窗子上；柔軟的空氣混着樂聲顫動；這窮苦的小屋似乎是一個聖所，這老人的頭顱立在半銀色的月光裏尊榮而且感動。拉夫爾斯基走上去擁抱了他。起初萊母沒有答抱，並且甚至用肘推去他。好久的，他的四肢一動也不動，保持着同樣的架子，幾乎現着愠色，只狂號兩次：『啊哈。』末了他的面容鬆懈下去，轉變了，並且平和了許多；他起先用微笑回答拉夫爾斯基熱烈的慶祝，以後便迸出淚來，如同孩子一樣的嗚咽着。

『這是奇怪的，』他道。『你正在這個時候到來；不過我完全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

『你完全明白了嗎？』拉夫爾斯基驚訝的重複了一句。

「你會聽到我了，」萊母答道。「你還不曉得我完全明白了嗎？」  
拉夫爾斯基通宵未睡，直到東方發白，他仍是坐在床上。里莎也沒有睡；她在禱告。



### 三五

讀者已經曉得拉夫爾斯基的長成和培養了。讓我們少談幾句關於里莎的教育。她十歲的時候，她的父親便死去了；不過他在他們的身上並沒有操過多少心。他積慮於經營事業之中，永遠是渴望着他的財產的增加。他雖是乖戾峻刻，又不能忍耐；對於他的孩子們的先生，監護師，衣服，和其他需要的開銷，卻毫不吝惜他的金錢；不過他是不能忍耐的，像他所說的『還得撫愛他的叫囂的孩子』。老實的說來，他是沒有時間去撫愛他們

的。他工作起來沒有甚麼休息的時候，睡的也少，不大鬪牌，少一休息又工作起來了。他把自己比做一匹備好了的馬，又比做一架打麥機。『我的生命快到盡頭了。』這是他臥在病床上對於自己的評語，說時他那乾燥的雙唇掛着苦笑。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對於里莎的身上也沒比她的丈夫多操過多少的心；雖然她會對拉夫爾斯基自誇過她會從事於孩子們的教養。她把她的女兒裝飾的如同一個洋囡一樣，當着客人的面前，拍着她的頭，叫她做一個聰明的孩子和她的寶貝，如此而已。任何不斷的經心是太使這怠惰的婦人不耐煩了。在她父親生前的時候，里莎是在一個由巴黎聘來的保姆馬得末伊塞萊末萊奧的手裏；他死了之後，她便轉到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訓誨之下。馬爾法狄米赤伊夫那，讀者已經曉得了；馬得末伊塞萊末萊奧是一個瘦小而有着皺紋的，帶着鳥的狀態和鳥的聰明的人物。她年輕的時候會度過很奢侈的生活，但是到了晚年，她只剩下了兩種習慣——貪食和鬪牌。她吃飽了的時候，既不鬪牌也不談話，她的面孔顯示出一種死的表情。她坐着，看着，呼吸着——顯而易見是沒有絲毫的意念在她腦裏。甚至於人們不能稱

她做一個好皮氣的人。鳥類的皮氣是不好的。或者是因為她浮蕩的青年時代的種因，也許是在她的孩童時代受了巴黎空氣的沾染，一種浩渺的懷疑主義潛入了她的心田，通常是用這句話來形容“l'out ga c'est des betises”，（譯者註：全是笨拙的）她說話是不合文法的，但是卻說着純粹的巴黎方言，不說敗人名譽的謊語，也沒有朝三暮四的心腸——一個保姆還能怎樣苛求她呢？她在里莎身上有一點小小的影響；多半有力的影響還是從她的阿媽阿喀夫亞夫拉斯耶夫那身上得來的。

這個女人的歷史是很值得注意的。她是一個鄉村人家出身。她十六歲時就嫁給一個農人，不過她和一般的鄉村姊妹是大不相同的。她的父親曾做過二十年的 starosta，（譯者註：即如現在的村長）賺了不少錢，於是他便慣壞了她。她是一個最美的並且是全縣中最漂亮的姑娘；聰明，有口才而且勇敢。她的主人狄米赤伊帕斯托夫——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父親——是一個有謙和品行的人，一天在門外遇見她，和她談話，並且親熱的和她相愛了。不久她孀居了；帕斯托夫雖然是已婚的人，却把她收入房裏，穿戴的

如同一個夫人一樣。阿喀夫亞立刻和她的新生活相融合，竟如她從前並沒經過別種不同的生活一樣。她漸漸的美麗而豐潤起來；她那細紗袖下所籠罩的粉白玉臂如一個商人之婦的一般；撒莫瓦永不離開她的桌子上；除了絲綢和天鵝絨之外什麼都不穿，睡眠也是在填好羽毛的床榻上。這種享福的生活足過了五年之久，可是帕斯托夫死了；他的寡妻是一個慈心的女人，十分的記念着死者，並不願給她的寵敵一種不良的待遇，多半是因為阿喀夫亞永沒有忘過她自己的身分之故。然而，她把她配給一個牧人了，並且打發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三年的工夫過去了。一個炎熱的夏天，她的主婦坐着車子經過牧場，並且在那裏歇涼。她用極可口而清涼的冰結凌款待她；她的舉止謙和而自潔，光明而知足，因此她的主婦饒恕了她，並且允許她回到宅子裏去住。六個月的工夫，她愈加邀得主婦的歡心，於是她被提升做管家婆，還指導她管理家宅的事務。阿喀夫亞復得了權柄，所以又轉成豐潤而美麗了；她的主婦是完全信任她的。這樣過了五年多的工夫，厄運又照臨在她的頭上。曾被提升做了聽差的——他的丈夫開始飲起酒來，打算從宅中

逃走，並且又偷了主婦的六把銀匙藏在他妻的房裏。事情破露了。他仍被貶做牧人，阿喀夫亞也受了牽連。她並沒被趕出宅子，不過革了她管家婆的職務降為一個成衣，還命她用一頂頭巾代替她的帽子。阿喀夫亞對於這人人驚異的劇變，用一種卑然引退的舉動來接受她這當頭的打擊。那時她大概是三十歲，她所有的孩子都死去了，她的丈夫也沒有怎樣多活。她反省的時間到了，並且她也真個反省起來。她變做極沉默而且誠心的人，永沒有誤過一次卑禱或是極簡單的聖祭，並且棄絕了她所有的華麗衣服。安靜的，和緩的，冷淡的，過了十五年之久，從沒有和誰口角過，並且遇事退避。如果有人斥責她，她只有向他鞠躬並且敬謝他的教誨。她的主婦早已饒恕了她，又起用她，親自賞了她一頂帽子。不過她自己是不願意丟掉她的頭巾，並且常穿着黑色的衣服。她的主婦死去之後，她愈加安靜而謙和了。俄國人是易於恐懼和親熱的；不過是不易得他的敬意；既不輕易向你表示敬意，也是不易對於任何人的。合宅的人對她都表示着尊敬的態度；甚至沒有一個人記得她以前的罪愆，似乎牠們已經和老主人一同葬在土裏一樣。

當卡里亭做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丈夫的時候，他打算把家務委託給阿喀夫亞。不過她當做『因為是誘惑』便拒絕了；他責斥她，但她只有謙和的鞠了躬便退去了。卡里亭是善於了解人的；他明白了阿喀夫亞而永沒忘掉她。當他遷到城內的時候，他得了她的同意，便請她做了里莎的阿媽，那時里莎只有五歲。

里莎起初是很怕她的阿媽那副嚴肅而莊重的面孔；但是不久便習慣了而且愛了她。她自己本就是一個莊重的孩子。除了她的眼睛之外她那堅決而格式的姿式完全和她的父親一樣；她的眼睛滿了和平的光輝是童稚中所僅見的。她不高興去玩洋囡，永不高聲或長笑，舉止是極端莊的。她不常做深思；但若是深思的時候，那大概是爲了什麼緣故的。她在少許靜默之後，常向大人發出問題，那是表明她的心裏在想些新的印象。她早就脫去了孩子的囁嚅時期了，她四歲時便說得極完全而清楚的話語。她怕她的父親；她對於她的母親是很不拘束的，她不怕她，也不和她使性子；她也不和阿喀夫亞使性子，雖然她是她僅有的愛人。阿喀夫亞是永不離開她的。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看起來是

很奇怪的。阿喀夫亞常是穿着青色的衣服，一條暗色的頭巾罩在她的頭上，她的臉是瘦的，像風蠟一樣的透明，但仍是美麗而富於表情的，也許是端正的坐着，織着襪子；里莎許是坐着一把臂椅在她的腳前，也忙着做一點什麼，鄭重的仰起她的頭，聽着阿喀夫亞和她講話。阿喀夫亞並不講故事給她聽；她却用一種很有頓挫的言詞講那聖母的生活，和隱士，聖賢的處世。她或者告訴里莎聖人們怎樣流落到沙漠裏，他們怎樣的遇救，他們怎樣忍受飢餓和貧乏，不怕那一個國王，只有信奉基督；空中的鷹鳥怎樣送給他們食物，野獸怎樣聽從他們的吩咐，他們流血的地方會生出花朵來。『牆花嗎？』里莎一天這樣問道，她是很愛喜花的……阿喀夫亞鄭重而溫和的和里莎講話，她似乎覺得自己不配講這樣高尚而聖潔的言辭。里莎聽着她的講話，無所不見無所不知的上帝的影像和一種愛力注入她的靈魂裏，飽藏着純潔而受命的敬畏；但是基督和她是漸漸的接近，了解，幾乎是熟習了。阿喀夫亞也教給她祈禱。時常，天一破曉她便叫醒了里莎，忙着替她穿好了衣服，悄悄的領她去做早禱。里莎隨着她用趾尖走路，幾乎屏住了氣息。寒冷而帶有賤微之

光的早晨，清爽而空虛的教堂，極祕密的意外旅行，小心的歸來臥在她的小榻上，這一切有規律的，奇怪的，聖潔的，混雜着的印象，激刺了這小姑娘，並且印入她的心靈深處。阿喀夫亞永不斥責任何人，也並不因為頑皮而責罵里莎。當她不滿意的時候，她只有守着沉默。里莎明白這沉默的意思；里莎用她那兒童的敏覺能知道什麼時候阿喀夫亞不滿意於別人，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或是卡里亭。阿喀夫亞足足看護了里莎三年有零，於是馬得末伊塞萊末萊奧便代了她的位置；但是這個輕浮的女人，帶着她的冷冷的行為和呼吸，*four ga east des herises*，永不能在里莎的心中磨去了她那親愛的阿媽的影子；那投入的影子也深深的栽下了根苗。還有，雖然阿喀夫亞不再看護里莎了，她仍是住在宅裏的，又常看着她的行為，照舊的得着她的信心。

然而，阿喀夫亞當馬爾法提末非夫那住在卡里亭宅的時候，便不能和她相處了。她這樣的嚴肅和莊重——不過她會做過穿了雜色衣裙的鄉村少婦——不能得那無耐性而個性強的老太婆的悅意。阿喀夫亞藉詞去參拜聖所，此後便永沒回來。有一種黑暗



的謠言說她已經隱去做異教徒了。不過她留在里莎靈魂中的印象是永遠不能抹去的。她仍如從前一樣，把聖祭和節日看的是非常重要，她熱狂的禱告着，有一種謹慎而羞懼的神馳，常是引起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竊竊的驚奇，甚至馬爾法提末非夫那，雖然她在任何事上都不約束她，却試着去鍛鍊她的熱誠，不讓她在祈禱的時候仆伏的太頻數了；她說，那不是貴婦的習慣。里莎讀書是很有成效的，那是說很有毅力的；她並沒有超羣的才力和聰明；她不能不用費力而成就了任何的工作。她彈一手好鋼琴，只有萊母知道她會費了多少工夫。她沒讀過許多書；她沒有『她自己的話』，但是她有她自己的意念，她走她自己的道路。她不僅長的像她的父親；她也永沒有叫別人做過什麼事情。所以她安靜而平穩的長成一直到了十九歲。她出落得極其動人，她自己却不曉得。她的行步是極自然却有娉婷失度的姿態；她的語音有一種青春的銀鈴之聲；唇邊掛着微笑；她的眼光裏有一種深厚的光輝和神祕的愛波。一種責任的思想，貫注了她的內心，很怕傷害了任何人；她有一副仁愛而脆弱的心腸，她愛一切人，沒有什麼厚薄的分別；她只有熱情的，

家之族貴

戰慄的，怯弱的愛着上帝。拉夫爾斯基是破入她那和平而屬靈的生活的第一人。  
里莎便是如此。

次日十二點鐘的時候，拉夫爾斯基到卡里亭宅去。在路上遇見了盤沁，他騎馬從他的身傍馳過，他的帽子拉下來蓋住了他的雙眉。他到了卡里亭宅，自從他來的，廝熟了，也不用預先通報。僕人告訴他：『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是正在將息着呢，因為她的頭痛。』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和里沙米她米哈洛夫那是不在家。『拉夫爾斯基繞着園子走，熱望着要會里沙；但是一個人也沒見到。兩點鐘之後他又來了，仍是得了同樣的回答，同時從僕

人的面上顯示着可疑的神色。拉夫爾斯基覺得若是一天造訪三次未免太不像了，於是他決計驅車回瓦西里耶夫斯克去，在那裏他還有事情要做的。他在路上爲將來做了多少計畫，每一樁都是勝似從前的；但是，當他到了他姑母的村中時候，他充滿了憂鬱的神情。他和安冬談起話來；這老人似乎有意的充滿了不歡的意念。他告訴拉夫爾斯基，哥拉非拉將死的時候怎樣咬着她自己的胳膊，一陣悲苦的沉思之後，又歎道：『親愛的主人呵，每一個人都打算分割他自己呢。』拉夫爾斯基再動身回城的時候，已是將晚了。他被那昨夜的音樂所纏繞，還有里莎帶着一切愛意的影子回到他的心頭；他想着她愛他的意念，還融着一種脆弱的神情，他安適而快樂的回到了他城中的別墅。

他走進了前廳，首先觸着他的是一種 Palehoul 的香氣，這香氣是違反着他的味覺；還有些高大的旅行箱堆在一傍。他的馬夫的面色——他方纔跑出來接他——似乎是對他表示着奇異的神氣。他並沒有站下分析他所得的印象，便邁過了客廳的門檻：他一進去，從沙發上站起來一個貴婦人，穿着一身青，立刻用一條紗絹的手巾掩了她的

臉，她向前走了幾步，俯下她那修飾的香噴噴的腦袋，便仆伏在他的腳下了……於是，他認識了她；這女人便是他的妻子。

他停了呼吸……倚身在牆上了。

『Theodore，不要拒絕我吧！』她用法語說道，她的聲音如同一把鋼刀割着他的心。他無意的看着她，他不覺立刻見得她出落的又白又胖了。

『Theodore！』她又道；她不斷的舉目看着他，並且小心的動她那奇美而帶玫瑰色指甲的手指。『Theodore，我會得罪了你，深深的得罪了你；我還要說一點，我已經有罪了；但是請聽我；我被懊悔折磨着，我已經恨着我自己，我不能再忍受我的地位了；我久久的想着歸到你這裏來，但是我怕你生氣；我決定打破我過去一切的羈絆……。Puis j'ai été si malade……（譯者註：我又這樣的不痛快。）我是這樣的不痛快，』她又道，用手撫着她的眉和頰。『我利用一個傳遍了我死去的謠言，我放棄了一切；我不分晝夜的趕到這裏；我對於是你曾猶疑了很久，我的法官…… paraitre devant vous, mon juge（譯

者註：來見你，我的法官）但是我到底決定了，念着你以前的仁愛，便來見你了；我在莫斯科得了你的住址。信我吧，她仍是接着說；慢慢的站起來，坐在一隻臂椅的一角上，『我常常想到死，並且我也可以找到十足的勇氣把我的命……啊！現在，生活是我不能忍受的重載……』但是因為關心於我的女兒，小阿達，使我停止了死的念頭。她在這兒呢，她正熟睡在鄰室裏，可憐的孩子——她倦了——你一定要看她的；至少她還沒得罪你，我是很快樂，很快樂！』拉夫爾斯基夫人喊着，她已融化在淚裏了。

拉夫爾斯基終於恢復了原狀；他離了牆，並且轉向門外。

『你去了嗎？』他的妻失望的喊道。『呵，這是殘酷的一句話也不說，甚至連譴責的話也沒有。這種羞辱將要致我的死命，這是可怕的呀！』

拉夫爾斯基靜靜的立着。

『你要聽我說什麼呢？』他無情而機械的說道。

『沒什麼，沒什麼，』她又接說，『我知道我沒有權柄去求什麼；我不是瘋了，信我；我

不希望，我不敢希望你的饒恕；我僅敢聽你的吩咐，我做什麼，我在那裏住。我願如同奴隸一樣的成全你的吩咐，什麼都可以的。」

『我沒有吩咐說給你，』他用同調的話答道。『你知道，在我我之間的一切都完了……並且現在比從前更利害；你願意住在那裏隨你的便；如果你的年金太少呢——』

『啊，不要說這可怕的事，』她搶着說，『赦了我吧，如果僅僅的……如果僅僅爲着那小天使！』她說完了，趕快跑到鄰室裏，立刻抱出來一個裝飾秀雅的小女孩子。厚而淡黃的頭髮垂掩着她那玫瑰色的小面龐，直到她那大而微黑的倦眼；她微笑着，並且向着光明眯眼，一隻短胖的小手放在她母親的頸上。

『Ada, vois, c'est ton père,』(譯者註：阿達，你瞧，你的爸爸)瓦爾瓦拉說着，把孩子的頭髮從眼睛上往後推了一推，用力接她的吻。『Pitié avec moi』(譯者註：與我同禱之意)

『C'est ça, Papa?』(譯者註：那是他爸爸)孩子吃吃的囁着。

『Oui, mon enfant, n'est-ce pas que tu l'aimes?』(譯者註：是呵，孩子，你不愛他嗎?)

但，這更使他站不住了。

『真能有一齣像這樣動感的戲劇嗎?』他喃喃的走出了屋門。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靜立許久，轉抖了雙肩，抱着孩子到鄰室裏去了，給她脫了衣服，放在牀上睡去。以後她又拿起了一本書，走到燈下坐了；又過了一點鐘的工夫，她自己也就寢去了。

『Eh bien, madame?』(譯者註：呵，夫人)當她解着胸衣的時候，她的女僕——從巴黎帶來的——疑惑的問道。

『Eh bien, Justine!』(呵，賈斯亭)她答道。『他是有點老了，我想他還是那樣善心的人。給我夜用的手套；再把我的灰色高領的衣服取來預備明天用；不要忘了阿達的羊肉片……。我敢說在這裏買那東西是不容易的；但是可以試試看。』



貴族之家

滅了蠟火。

『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譯者註：事來順受之意) 賈斯亭說着，

拉夫爾斯基在市街上徘徊了兩點多鐘的工夫。在巴黎郊外過夜那晚上的回憶，又來到他的心裏。他的心碎了，他的頭混濁而發暈，又充滿了同樣的沒意思的怒意，迴旋不絕。『她還活着，她在這裏呢。』他喃喃的，帶着久久的新奇驚訝。他覺得他已失掉里莎了，怒氣塞住了他的咽喉；這個打擊落在他的身上算是突兀了。他怎能相信那胡言亂語的報張，那一張悲慘的破紙呢？『那末，如果我不信牠，』他想到，『怎能做出那樣的事情呢？』

我可以不知道里莎是愛我的；她自己也可以不必知道這事了。」他不能擺脫了她的妻的形態，聲音，眼睛……他咒罵他自己，他咒罵世界上所有的東西。

天將破曉，他倦極的跑到萊母那裏去了。久久的他不能喊出來一個人；最後，老人的頭從窗子裏出現了，他帶着睡帽，酸苦而發皺的並且顯然不像那日的面貌了；就是這不到二十四小時以前，在他未傲然的看着拉夫爾斯基之先，那種藝術家的偉大的威嚴。

『你要做什麼？』萊母驚疑道。『我不能每夜彈琴給你聽，我已經吃了一服却寒的煎劑了。』不過拉夫爾斯基的面上顯然是有些異樣；老人用手打了眼遮，看了看他這夜願的客人，便請他進去。

拉夫爾斯基進了屋子便坐到椅子裏去了。老人靜靜的站在他的面前，掩着襁褓的寢衣，咬着嘴唇，抖做一團。

『我的妻到這裏來了。』拉夫爾斯基道。他抬起頭來，忽的一聲無意志的短笑。  
萊母有些失錯了，但是他並沒笑，只用寢衣緊掩他的身體。

「自然，你是不知道的，」拉夫爾斯基又道，「我已想到……據報紙上面說，她已經  
是死去了。」

「呵——呵，你新近看見的嗎？」萊母問。

「是，就是新近。」

「呵——呵，」老人重複道，皺了雙眉。「她到來了？」

「是。她現在在我的房子裏；我……我是一個不幸的人呵。」

他又笑了。

「你是一個不幸的人。」萊母慢慢的追加了一句。

「克里斯托夫爾非道里赤，」拉夫爾斯基道，「你願意給我送一封信去嗎？」

「呵。我可以知道是給誰嗎？」

「里莎未她——」

「啊……是，是，我明白了。好吧。什麼時候送去呢？」

「明天，越早越好。」

「巴巴。我能打發我的廚子——卡特林——去。不，我是要自己去的。」

「你可以給我寫一封回信。」

「是，我要一封回信就是。」

萊母歎息了。

「是，我可憐的青年朋友呵；你真是一個不幸的青年。」

拉夫爾斯基給里莎寫了幾個字。他告訴她，他的妻來了，求她給一個相會的時間；——以後，他一頭栽到沙發上，面向着牆；老人也臥在牀上，喃喃了半天，嗽了，又大口的吃下去他的煎劑。

晨光到了；他們都起來。彼此用奇異的眼光對視着。這時拉夫爾斯基有意自殺了。廚子卡特林拿來了難咽的咖啡。八點鐘敲下去了。萊母戴上了帽子，並且說，他是十點鐘纔給卡里亭宅上課的，但是他現在也能用一個很合式的措詞到那裏去；他走了。拉夫爾斯

基又臥到那張小沙發上，漸漸的，同樣的苦笑時時蕩在他的靈魂深處。他想起他的妻怎樣把他逼出房來；他想像着里莎的地位；他合上了眼，兩手在腦後緊握着。後來，萊母回來了，帶給他一張摺疊的紙片，那上有里莎用鉛筆草寫的字跡：『我們今天不能相會；或者明天晚上吧。再見。』拉夫爾斯基簡單而漠然的謝了萊母，回家去了。

他看見了他的妻正在用着早飯；阿達帶着捲髮紙，穿着一件白色帶有藍絲縷的外套，吃着她的羊肉片。拉夫爾斯基一進門，瓦爾瓦拉便站起來了，滿面謙卑的迎接他。他請她到書房裏去，隨手關了門，便來回的踱了起來；她坐下，謙和的把兩手摺在一起，便開始用眼睛追隨着他的動作，雖然她的眼瞼下已用畫筆輕描過，却仍是很美的。

拉夫爾斯基半天說不出話來；他覺得他管束不了自己，他清楚的見到瓦爾瓦拉拍夫洛夫那並不怕他，但是，表示着稍遲便要昏去的神情。

『聽阿，夫人，』他到底說了，他的呼吸很困難，並且不住的咬着他的牙齒：『使我們彼此再假意捏合在一起，那已經是沒用的了；我不相信你的悔悟，並且即使那完全是真

誠的，再和你重圓，再和你住在一起，是我所不能的事。」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咬着嘴唇，眼睛半睜半閉的。「這是厭棄了，」她想道。「一切都完了；在他的眼裏，我簡直都不成一個女人了。」

「不可能的！」他又追加一句，扣上了他外衣上的第一個鈕子。「我不知道是什麼引你到這裏來的；我以為你的錢款是用罄了。」

「啊！你戳傷我了！」她低聲道。

「然而，那是可以的——不幸，你到底是我的妻呵。我不能趕你出去的……這就是我的意見。如果你願意，今天你可以到拉夫里基去，住在那裏；你知道，那裏有很好的房子；你願意要什麼隨你的便，增加你的年金……你滿意嗎？」——她用繡手巾掩了臉。

「我已經告訴你了，」她雙唇抽搐的說。「我願你隨意的處置我一下；現在我只有懇求你——你至少能允許我感謝你的大量嗎？」

「不，謝謝，我求你——最好是不用那個，」他忙着說。

「那末，」他走到了門口說道，「我可以依着——」

「明天我將到拉夫里基，」她一面說一面站起來，「但是費多爾伊凡尼亦——」

（她已不再叫他做「Theodore」了）

「你還要什麼？」

「我知道，我還沒得着權柄到饒恕的地步；我至少有時——」

「啊，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他插嘴道，「你是一個聰明的女人，但我也不是愚人；我知道你是一點也不需要饒恕的。我早已饒恕你了；不過永是有一座深淵在我們中間隔着的。」

「我知道怎樣去服從了，」她低頭接着說道，「我並沒忘了我的罪惡；如果我知道你以我的死耗為快樂時，我就不應當驚疑了。」她輕輕指着他所丟在桌上的報紙柔聲的說。

費多爾伊凡尼亦吃驚了；那張報紙還是被勾畫過的。她仍是更謙卑的看着他。這時



她反倒大方起來了。她那灰色巴黎式的袍子繞着她那嬌柔的幾乎是處女的身子；她那柔細的頸繞着白色的領子，她的胸際因平穩的呼吸慢慢的掀動着，她那未戴鐳釧和戒指的手——她的全身，從發光的頭髮到可以看見的小鞋，是何等的合乎美術……。

拉夫爾斯基嫉妬的瞥了她一眼；他幾乎要喊出來：『妙呀！』他幾乎禁不住要向着她的頭上打下一拳——他轉過身去。一點鐘之後，他起身到瓦西里耶夫斯克村去，二點鐘以後，瓦爾瓦拉從城裏雇了車去，她戴了一頂帶黑紗的樸素的草帽，穿了樸素的大衣，把阿達交給賈斯亭看護着，她到卡里亭宅去了。她會問過僕人，知道她的丈夫每天都到那裏去的。

拉夫爾斯基的妻來到O——城那一天，是他的憂愁日子，也是里莎的一個不幸的日子。還沒等她到樓下去問她母親的晨安，這時，窗下便聽到馬蹄的聲音了；里莎暗自吃了一驚，她看見盤沁已經走入天井裏邊了。『他爲了最後的答覆來的這樣早呵。』她想了道；却想了個正着。在客廳裏盤桓了半天，他請求她回到園子裏去，於是他便問這最後命運的決定。里莎振起她所有的胆量，告訴他，她不能做他的妻子。他一直聽完了，站在她的

傍邊，並且把帽子拉下蓋住了前額；他客氣的却變了聲音問她道：『這是她最後的話嗎？這種意見的變遷是這幾日耽擱所造成的嗎？——於是用手遮了眼睛，輕柔而猝然的嘆了一聲，又把手從眼睛上拿下去了。』

『我並沒想要走這條失敗的道路，』他澀聲的說。『我要按照我心的吩咐而擇偶；但這次好像不對的，再見吧，戀情之夢！』他向里莎深鞠一躬，便走進屋子裏去了。

她希望他立刻走了便好；但是他却跑到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屋子裏去，和她相聚幾乎有一點鐘之久。當他走出來的時候，他對里莎說：『*Votre mere vous oppelle; adieu a jamais.*』（譯者註：你的母親叫你呢，他日再見。）……上了馬，甫離階前，便疾馳去了。里莎到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那裏，看見她哭了；盤沁已經把他的厄運全告訴了她。

『你願意讓我速死嗎？你願意讓我速死嗎？』憂愁的婦婦這樣悲啼道。『你要誰呢？他配不上你嗎？一個 *Kammer yunker* 還不高興嗎？他可以隨意在他侍堡和任何宮

女結婚的。至於我——我是至盼着的！你早就和他變心了？這不幸是從那裏來的，——那是不能自己來的！是那個村夫的鬼嗎？你所揀擇的一個會出主意的人呀！

『至於他呢，可憐的寶貝呀！』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接着說。『他是何等的恭順呀！是何等的引人動情，甚至在他憂愁的時候！他已經允許不棄我了。啊，我是永不能忍受這個的啊，我的頭痛欲裂了！去叫斐拉士卡來。你將致我的死命，如果你不往好處着想，——你聽見了嗎？』並且，兩次叫她做不好的姑娘，她厭棄里莎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裏。還沒容她工夫去完結和盤沁的……思想；她的母親又給了她當頭一棒，這是同時而又爲她所意想不到的。馬爾法提未非夫那到她屋子裏來了，隨手用力關上了門。老太婆的面上失了血色，歪戴着帽子，他的眼睛閃灼的發光，她的手和唇顫抖着。里莎驚訝起來；她以前永沒見過她那鎮靜的姨祖母有過這樣情形的。

『那是一件好事，姑娘呵，』馬爾法提未非夫那用顫裂的低音說道，『一件好事呵！誰教給你這樣做的，我願意知道的，姑娘？……給我一點水喝；我不能講話了。』

「安靜些，姥姥，什麼緣故呢？」里莎道，給了她一碗水。「爲什麼，我想你自己對於盤沁先生還沒有深思一下吧。」

馬爾亞提末非夫那推去了水碗。

「我不能喝水；如果要喝，我的老牙將保不住了。盤沁又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要提盤沁呢？你最好是告訴我，是誰在昨日晚上替你出的計畫——唉？姑娘？」

里莎的面色蒼白。

「那麼，請吧，不要打算着支吾，」她仍續下去道：「蘇洛赤卡完全看見了，並且告訴了我。我會禁止她胡說，但是，她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我是不支吾的，姥姥。」里莎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道。

「啊，啊！這就是了，姑娘；你和他計畫好了，——那個貌似溫柔的罪人？」

「不是的。」

「那麼怎樣呢？」

「我下樓到客廳裏去找一本書；他在園子裏——還招呼我。」

「於是你就去了一件好事呵！所以你便愛他了，唉？」

「我愛他。」里莎柔聲答道。

「慈悲的天呀！她愛他了！」馬爾亞提末非夫那抓下來她的帽子。「她愛一個已婚的人了，啊，她愛他了。」

「他告訴我……」里莎道。

「他告訴你什麼來的，那個流氓，唉？」

「他告訴我他的妻已經死去了。」

馬爾法提末非夫那雙手叉十。「願她平安，」她喃喃道。「她是一個墮落的下流女子，上帝饒恕她。那麼，所以他就是一個嫖夫了，我想，我看他並沒丟損時日的。他死去了一個妻，便再來第二個。他是一個好人：只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吧，甥女；我很年輕的那時候，青年姑娘們都是這樣上當的。不要和我生氣，我的姑娘，只有惡人纔恨真理呢。我已吩咐下

了，今天不叫他進來。我愛他，但是爲了這事，我是永不饒恕他的。我的意思，就是一個鰥夫！給我一點水喝。但是，照你回答盤沉的事情而論，我想你是一個最灑脫的姑娘。你只要不在夜裏和那種畜類在一塊兒坐着便好了；不要碎了我的心，不然，你將知道，我不完全是一個溺愛的人——我也能咬碎……一個鰥夫呀！」

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去了，里莎坐在牆角處號咷起來。她的靈魂中是有痛苦的。她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她已經證明了愛情對於她是沒有快樂的：從昨天晚上以來，她已哭過兩次了。這新生而意外的感覺燃燒在她的心裏，並且她已經報之以重大的代價了，陌生的手是何等粗暴的觸了她神聖的祕密，她覺得羞，而且不自在了；但是她並沒有懷疑和恐懼——並且她對於拉夫爾斯基比從前更親愛了許多。她會猶疑過，同時也不明瞭自己；但是自從那次相會之後，那次接吻之後——她不能再疑惑了：她知道她愛他了，並且現在她忠實而鄭重的愛着，她終生是固定在那上面了，她並不怕譴責的。她覺得他們不用暴力便可打破這種桎梏的。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聽說瓦爾瓦拉泊夫那來訪，她是很不高興的，她幾乎不知道是否要接待她；她怕得罪了費多爾伊凡尼赤。她到底被好奇的心理佔有了。「爲什麼呢？」她反想道。「她也是一個親戚呀！」於是她從椅子上站起來，吩咐道：「請她進來。」不大的工夫，門開了；瓦爾瓦拉泊夫那，輕步而斂聲的，走到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面前，並不允許她從椅子上立起來，向着她鞠躬——幾乎是雙膝點地了。



『謝謝你，親愛的姑姑！』她用一種溫柔多感的音調操着俄語說道。『謝謝你；我不希望你這樣的自卑；你是一位善良的天使喲！』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一面說着，她又握起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一隻手在她的蓮灰色的手套之內，媚然的舉到她的脣際。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看見這樣美麗的女人幾乎伏在她的脚下，她已經是忘其所以了。她不知道她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她打算撤回她的手來，同時，她欠身拉她坐下，又懇切的和她說了些什麼。她終於拉起了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並且吻了她那光滑的眉際。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是完全被這一吻所佔有了。

『你好呀，*bonjour*』（譯者註：「日安」之意）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自然，我是沒有料到……但我當然很願見你的。你明白，我親愛的，評判夫妻之間的是非不是我的事呵……』

『我的丈夫完全是對的，』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插言道，『我是有罪的。』

「這是一種可嘉的念頭，」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接着說，「十二分的。你來了好久嗎；你見過他了嗎？可是，先請坐吧。」

「我昨天來到此地，」瓦爾瓦拉說着謙和的坐下了；「我已經見過了費多爾伊凡尼赤；我也和他談過話了。」

「啊！那麼，他怎樣呢？」

「我很怕我這突然的到來再激怒了他，」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接下去，「但是他還沒有拒絕見我。」

「那便是，他沒有……是的，是的，我明白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說。「他不過是表面上粗魯些，心裏倒是柔和的。」

「他並沒有饒恕我；他不聽我的話。但是，他却是很好的，把拉夫斯基撥給我做住宅了。」

「啊！一所很闊的產業呵！」

『我爲了完成他的願望，明天要到那邊去的；不過我覺得是應當先來拜見你的。』  
『我十二分的感謝你，親愛的。「親戚」是永不應當彼此相忘的。你知道我是驚奇  
着你說的那樣流利的國語。Ost etonnant!』（譯者註：那是可驚的）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歎息了。

『我僑居外國太久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我很知道的；但我的心常是在俄國的，  
並且沒有忘掉我的祖國。』

『啊，啊；那是很好的。然而，費多爾伊凡尼赤一點也沒想到你的。是的；你可以信我的  
經驗，In patrievant tout。（譯者註：國內一切事都依然進行着）啊，給我看看——  
如果你願意——你那精美的外衣。』

『你喜歡嗎？』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忙着脫下來；『這是一件很簡單的東西，是馬  
丹包得連式的一種。』

『誰都能够看見的。馬丹包得連式的嗎？何等的可愛，是什麼風采呀！我知道，你的身

上帶着許多動人的飾物。我是怎樣喜歡看呀。」

「我一切的東西都隨你便的，我最親的姑姑。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把幾個樣子送給你的女僕。我從巴黎帶來一個女人——是一個極巧妙的成衣。」

「你很好，我親愛的。但我真是慚愧。」

「慚愧嗎！瓦爾瓦拉反辯一句。『如果你打算使我快活，你就把我當做你的東西使用吧。』」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是完全被融化了。

『Vous êtes charmante』(譯者註：你真漂亮)她道，『但是你爲什麼不脫去你的手套呢？』

「什麼？你允許我嗎？」瓦爾瓦拉問道，含情也似的拍拍她的手。

「自然，你要和我們一塊兒用晚飯的，我希望着。我——我還要把我的女兒介紹給你呢。」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有點不安了。『唉呀！真是難辦！由他吧！』她想道，『她今天』

是不大好的。』

『O ma tante, (譯者註：我的姑姑)你是和善的呀!』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喊道，並且把手巾舉向着她的眼睛。

一張名片報進來說道諾夫斯基到了。這個老閒話大家卑躬悅色的走進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把他介紹給他的女客。起先他是感覺着迷惘了；但是瓦爾瓦拉泊夫洛夫持着一種柔媚的恭敬態度，所以他的耳朵也覺得震昏起來，於是閒話，造謠，恭維，便蜜也似的從他的口邊流下來了。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忍笑的聽着他，漸漸的也談起自己的事來。她和氣的講着巴黎，講着她的遊歷，講着貝登；她惹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笑了兩次；並且她時常的追加着嗟嘆，似乎是心裏譴責着她那不正的浮行。她蒙了允許把阿達帶來；用她那光滑的手脫下手套，手上帶着 *A la guimave* 胰子香味，她講述着何處和怎樣裝點裙飾，扣帶，和花邊。她允許帶來一瓶新的英國 *Victoria Essence* 香料；並且當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認為滿意贈物的時候，她簡直如同孩子一般的快樂。她因

爲情感的回憶迸出淚來，當她——這算第一次——聽見了俄國的鐘聲時候。『牠們刺入我心之深處了。』她說。

這時，里莎進來了。

自從早晨，正在她驚惶的時候，她讀了拉夫爾斯基的信，她已經打算和她相見了。她預料她是要見她的。她決定不迴避她，就如同她的懲罰一樣，便是她所說的「罪惡的盼望。」這突然的轉變命運運動搖了她的五內。兩點鐘的工夫她的面容已見出瘦來。但是她並沒落下一滴淚來。『這就是我所得的呀！』她自言自語的說道，急遽而艱難的抑下震驚她靈魂的嫉妬的苦味。『好，我一定下去的！』她聽說拉夫爾斯基夫人到來的時候立刻便這樣想，於是她走下樓去……。她在客廳門口立了很久的工夫，她抖起了勇氣去開門。她想到：『我對不起她。』她進了門，勉強的看她，勉強的微笑。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一見便立刻迎上前去，帶着尊敬的態度微微的一躬。『讓我效毛遂自薦吧，』她柔情的說道，『你母親是這般的愛我，我希望你也是……。和我要好的。』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一

面說着這話，却表現着冷淡而溫柔的表情，她那下流的微笑，她那手和肩的動作，她的衣飾，她的一切……觸起里莎的厭棄的心理，使她不能答出一句話來，只有勉強的伸出來她的手。『這個青年姑娘藐視我了。』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想道，親熱的握了里莎的冷指，轉過去向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低聲道：『*Mais elle est délicieuse*』（譯者註：她是可愛的）里莎漲紅了面頰；在這個驚歎之中她又聽到可笑的閒話了。但是她決定不信任她的印象，便坐在靠着窗子的繡機之傍了。就是這樣，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也沒有使她靜靜的坐着。她開始讚美她的風韻，她的機巧……里莎的心猛烈而痛楚的跳動着。她難於自持，她難於安坐了。在她看，一切似乎都被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知道了，並且正在偷着用力的譏諷她。給她解圍的，便是介道諾夫斯基開始向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談話，而分去了她的精神。里莎俯着身子，偷偷的看着她。『這個女人』她想到，『是被「他」愛過的。』但是她立刻抹去了「拉夫爾斯基」的念頭，她恐懼着她那自持力的失掉，她覺得頭都有些昏眩起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開始談起音樂來。

『我曾聲說過，我親愛的，』她道，『你是一個絕妙的藝人。』

『我獻藝已是好久了，』瓦爾瓦拉泊夫那答道，她毫不遲疑的坐在鋼琴對面，並迅速的把她的手指流走在鍵子上。『你願意嗎？』

『如果你那樣的惠愛我。』

瓦爾瓦拉泊夫那十分正確的彈了一個很神奇而不容易的海次的 airndel 註：讀書）曲。她有很大的本事和技術。

『Symphidel』（譯者註：可愛的夫人）介道諾夫斯基喊道。

『奇妙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應道。『那麼，瓦爾瓦拉泊夫那，我信，』她說道，這是她第一次稱呼她的名字。『你驚了我；你可以加入音樂會的。我們這裏有一個音樂家，是一個德國人，但却是一個聰明的音樂家。他教里莎的功課。他將要在你面前狂倒了。』

『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也是音樂家嗎？』瓦爾瓦拉泊夫那問道，微向她轉過



臉去。

「是，她彈的還可以對付，並且是喜歡音樂的；不過怎能和你相較呢？不過，這裏也有一個青年人——我們一定要介紹給你的。他有藝術的心腸，並且創作的也是非常奇妙。他也能和你相契的。」

「一個青年人，」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問道，「他叫什麼呢？是貧苦的人嗎？」

「呵，不是的；我們的貴公子，不僅在我們中間——*et a Petersbourg*。（註：也是在彼得堡）是一個 *Kammer-junker*，是上等社會的人。你一定聽說過他：盤沁，弗萊的米爾尼古萊亦。他是被政府派到這裏來的……我敢說他是將來的關員！」

「那麼，他是一個藝術家嗎？」

「他是有藝術思想的人，並且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你應該見見他。他近日常到這兒來，我請他今天晚間來；我希望他能來纔好。」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說道，帶着輕和的歎息，和潛伏的苦笑。

里莎明白這笑的用意，但她現在已漠不關心的了。

『還是一個年輕的！』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重了一句，帶着清和的調子。

『廿八歲，有一副很惹人愛的面容。Un jeune homme accompli（譯者註：一個受過教育的青年）實在的。』

『可以說是一個模範的青年。』介道諾夫斯基道。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忽然彈起來一個浮囂的 *Opéra* 二人舞曲，起始即是高而速的音波，把介道諾夫斯基驚得呆了。彈到中間，忽然變到憂思的調子裏去，然尾帶着“Lucia”的風格……。她把活潑的調子都咽住了。“Lucia”的空氣帶着一種觸情的動力，深感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

『是什麼靈力呀！』她低聲和介道諾夫斯基說。

『一個 *Symphonie*！』介道諾夫斯基仰面向天的追加一句。

吃飯的時間到了。菜湯已經佈好在桌上的時候，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從樓上下來了。

她很枯燥的待遇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用些半句話回答她那恭敬的言詞，並且不看她。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不久便相信沒有法子可以討這老太婆的歡心，所以她便不去趕着說話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爲了補足這種缺陷，她仍是殷勤的待客；她的姑母便直然的譏諷她。然而，馬爾法提末非夫那不但是不看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她連里莎也是一眼不看的，雖然她的眼光似乎是四外閃射着的。她好似石人一樣的坐在那裏，面黃而無血色；她的脣緊閉着，什麼東西都沒有吃。里莎似乎是安靜的；實在說起來，她的心更是幾乎停了一樣；一個奇異的無情，這注定了的無情落在她的身上。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在席前沒說多少話；她似乎又現出怯懦來了，她的面上張起一種謙恭而憂鬱的表情。介道諾夫斯基仍是活潑的談着他的故事，雖然他常是怯生生的看着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而且嗽着——他永是犯着咳嗽病，當他撒謊的時候——不過她並沒用話來打截他。飯畢，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似乎是一心要鬥牌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覺得是很歡喜並且沉迷在裏邊了，她自己想道：『真的，費多爾伊凡尼亦是何等的愚笨呵；不能傾心於這

樣一個女人！』

她坐下和她同介道諾夫斯基門牌，馬爾法提末非夫那領里莎到樓上去，說她好像是腦部發暈，她一定是頭痛的。

『是，她有一個很壞的頭痛病。』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轉向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滾着她的眼珠。『我自己也是常好犯這種病的。』

『真的！』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加了一句。

里莎走進老太太的房裏去，無力的坐在椅子上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沉默的看了她許久，慢慢的跪在她的面前——同時，輪流的吻着她的手。里莎俯下身去，赧然的——哭起來了，不過她並沒叫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起來，也沒撤回來她的手；她覺着她沒有撤回的權柄，她沒有權柄來阻攔老太太爲求贖昨日的罪過而表現一種悔罪和同情的舉動。老太太吻不夠那兩隻可憐，灰色，無力的手，便從眼睛裏迸出淚來；里莎也是如此。這時，小貓在大椅上羊毛織物的裏面嗚咽的叫着，那小燈昏昏的在神像之前搖曳着。鄰室裏，

貴族之家

門後站着那斯塔斯亞卡爾波夫那，她在那裏用她那帶方格的手巾捲成一個球形，在拭着她的眼睛。

四〇

這時，樓下客廳裏正在快活的成着牌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是精神煥發的，並且顯示着極其和藹的樣子。一個僕人報了進來說，盤沁已經來到塔下了。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扔下了紙牌，並且坐在臂椅裏，促促不安；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半笑的看着她，以後又把眼光轉向門口去了。盤沁進來了，他穿着一件鈕扣一直到嗓根的黑色外套，帶着一條高高的英國式的領子。「我本是很難應命的；但是你看我却來

到了。』這意思從他那冷靜而新剃的面孔上表現出來。

『呵，Woldemar，』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叫道，『你往日都是不用傳達便進來的呀！』

盤沁僅僅向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瞟了一眼，作為回答。他恭敬的向她鞠了一躬，並沒吻她的手。她把他介紹給瓦爾瓦拉；他往後退了一步同樣恭敬的向她行了禮，不過是比較秀雅而有敬意的，隨後便坐在牌桌的傍邊。這牌局不久便收場了。盤沁問及里莎知道她是不大舒服的，於是他聲明了歉意。以後，他便和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談起話來，每個字都抑揚得體，很規矩的，聽着她的答言，直到說完為止。不過他這種適於交際的談話姿式，並不能影響到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的身上，她也並沒有仿效一下。反說一句，她用一種心思放浪的眼光看着他的面孔，並且很隨便的談論着，同時她那怯生生的鼻翼不住的掀動，似乎帶着強抑的失笑。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開始誇飾她的才能；盤沁恭敬的斜着他的頭，說道：他確實早已聽說了，並且他自己幾乎把話轉到麥特尼赤的交際論

上邊去。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鵝絨一般的眼睛裏帶着含情的神氣，低聲道：『爲什麼呢，你也是一個藝術家呀，Un confrère』（譯者註：同志。）又低聲道『Venez』（譯者註：來。）她點了一點頭向着鋼琴走去。他聽了這簡單的一個“Venez”字，立刻似乎是有一種魔力貫透了他的全身一樣。他那憂鬱的神色失掉了；他笑了而且活潑起來，解開了鈕扣，又追加了一句：『一個卑微的藝術家，咳！那麼你呢，我久仰，是一個真的藝術家呀！』他也隨着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走向鋼琴去……

『讓他唱他自己的歌，「月兒怎樣的浮蕩着，」』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喊道。

『你唱嗎？』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滿面春風的向着他說。『請坐吧。』

盤沁遜謝不迭。

『請坐，』她依然又重複一句，放一把椅在他的後邊。

他坐下，嗽了，在他的領子裏掙扎了一下，開始唱起他的歌來。

『妙呵！』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道。『你唱的很好，Vous avez du style』（譯者



註：你有你自己的作風，再來。」

她繞琴走過去站在盤沁的對面。他又唱起來，這回在他的聲音裏，增加了觸人情感  
的微顫。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靜靜的驚視着他，她的肘倚在鋼琴上，她的手平行的托在  
唇邊。盤沁唱完了他的歌。

『Charmant, charmante idee』（譯者註：立意妙極。）她帶着一種通家的平和  
的自信道，『告訴我，你會做過女人唱的歌曲嗎？高品音的？』

『我是一點創作的工夫也沒有，』盤沁答道，『完全是被事情纏住了……那末，你  
會唱嗎？』

『是。』

『呵！給我們唱一唱吧。』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催促道。  
瓦爾瓦拉把頰上的頭髮往後掠了一掠，她的頭微顫着。

『我們最好是合唱吧，』她轉向盤沁道，『我們唱一個二音曲吧。你會唱 *Son geloso*，

或者 *La ci darem* 還是 *Mira La bianca Luna*』

『從前，我唱過 *Mira La bianca Luna* 的；』盤沁答道。『不過日久已經忘記了。』  
『不要緊，我們先低聲背誦一遍，允許我吧。』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坐在鋼琴的對面，盤沁站在她的傍邊。他們低聲唱着二音曲，一面唱着，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給他改正了幾次；以後，他們高聲唱了，並且重複了兩遍 *Mira La bianca Lu-u-una* 戲曲。她的高音已經失掉了新潤，但是她能用很機巧的法子去掩飾牠。盤沁起初是躊躇着，有點越調的地方；以後他興奮起來了，並且如果他的歌尚不能溢出正軌之外，只少他要聳聳肩，搖着身子，他的手時時的最有格式的搖舉着。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又玩了兩三個搭洛李哥的小東西，又媚然的唱了一點法國的短歌。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不知怎樣來表示她的快樂了；她屢次要招呼里莎來。介道諾夫斯基也是一句話都沒有了，只有點頭而已；但是，不容他用手掩口的工夫，他突出來一聲長歎。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聽見了，她立刻轉過頭來道：『*Assez de Musique comme ça*

(譯者註唱的够了)讓我們談話吧。』她於是收住了她的雙手。『Oui, assez de musique,』盤沁快然的隨着說,他立刻用敏捷而流利的法語談起話來。『簡直如同在巴黎的上等客廳裏一樣。』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聽到他們這流利而急變的句子的時候想道。盤沁有一種完全滿足的神思,他的眼睛閃着光輝,微笑着。起初,他的手在面上撫來撫去,皺着雙眉,忽緩忽急的歎息着,無論何時他總是尋着機會和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的眼光相擊迸。但是後來,他完全忘了她,全身全心的投入半俗半藝的暢談的享樂中間去了。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如同一個大哲學家;她能充分的對答各種問題;她永不躊躇,永不懷疑於任何事物;誰都能看出來她會和各樣聰明人在一起談過話的。所有她的觀念,她的感覺,都帶着巴黎的風味。盤沁把話頭折入文學裏邊去;她似乎也只是讀過法國書的。佐治散得是她所不滿意的,巴爾札克是她所最敬尊的,但他却使她倦了;任 Sine (法之小說家) 和 Scinde (法之戲曲家) 的作品上她見出來人類天性的智慧, Dumas (法之小說家) 和 Réval 是他所崇拜的。她心裏是最贊成 Paul de Kock 的,但

自然她並沒有提出他的名字來。說句老實話：她對於文學是沒有多大興趣的。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很機敏的避過所有能礙着她的地位的話柄；她的談話並沒有涉及戀愛；反言之，他們涉及情感的，幻滅的和失意的，鼓動的時候，有些過於嚴肅了。盤沁和她辯論起來；她和他的意見不同……但是，說來倒是奇怪的……當着一句責難的話——常是嚴重的——從她的唇際流出時，帶着可愛的聲音，並且她的眼睛也像是說出話來……如同那些可愛的眼波表現話語一樣，很難用言語形容出來；但是，至少他們的談話是規矩的，並且滿了不可解的愛意。

盤沁打算去揭示出他們的祕意，他試着用眼睛示意，但是他覺得是不成功的；他覺得她是國外的一個牝獅，是高出他一頭的，結果也沒能完全自持到底。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談話的時候有一種習慣，就是時常用手輕觸着對談人的衣袖；這刹那間的接觸給了弗萊的米爾尼古萊亦不安的力量。她保存一種易和人接近的性質；兩點鐘以前，盤沁聞她的名已有一年之久了；和里莎——就是那無論怎樣他也曾愛過的里莎，就是早晨

他會向着求婚而如消滅於煙霧中的里莎——也不過這樣長久。茶來了；談話仍是活潑的繼續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按鈴招呼僕人去請里莎來，如果她的頭痛較輕的時候。盤沁聽到里莎的名字，便討論起來「自我的犧牲」和「那一個是能犧牲的」——男人或女人——的問題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立刻興奮起來，開始主張女人是容易犧牲的，並且說她可以用兩個字來證明的，她有些過於興奮了，煞尾用了一個不幸的比喻。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拿起來一本樂譜，半掩着臉，傾向着盤沁，她用低聲，如同嚼着一塊餅乾一樣，眼口皆帶着明媚的笑容，說道：『Elle n'a pas inventé la poudre, La bonne Dame』（譯者註：她糊塗啊，這位美太太。）盤沁有些兒錯愕了，並且驚視着她那肆無忌憚的舉動，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多少企圖藏在這無意的暴發中間，他忘記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仁慈和親熱，忘了她屢次請他用飯，和她借給過他多少金錢，他便用同樣的微笑和音調回答（不幸的人）道：『Je Crois bien,』（譯者註：我深信。）並且不僅是『je crois bien,』還是『j'crois bien!』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同情的瞟了他一眼，站起來。里莎進來了；馬爾法提未非夫那會勸止過她也沒勸住；她已決定經過她所有的痛苦一直到底。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和盤沁一齊走上去見她，他的面上又現出來以往長於交際的表情了。

「你怎樣了？」他問里莎道。

「我現在好些了，謝謝你。」她答道。

「我們已經做了一點音樂；你沒有聽見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的歌喉是一件抱歉的事情，她唱的妙絕了，*en artiste consommée*。」（譯者註：有真實藝術家的風格。）

「到這裏來吧，我親愛的。」是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聲音。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立刻如同孩子一般的聽話跑到她那裏去了，並且坐在她脚前一隻小凳上。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所以把她叫過來的意思，乃是要使她的女兒（至少也是片刻的工夫）和盤沁在一起的；她仍是望着她回心轉意。還有，如果一個意念入了她的腦子裏，她便要立刻發洩出來的。

『你知道嗎？』她低聲對瓦爾瓦拉泊夫那說道。『我打算盡力使你們夫婦言歸於好；我不敢說一定成功，但是我可以盡力而爲的。你知道，他對我有很大的敬意呢。』

瓦爾瓦拉泊夫那慢慢的撩起她的眼光向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並且機敏的合了掌。

『你將是我的救命恩人了，Ma tante，』她悲愴的說：『我不知道怎樣謝你的慈心；不過我過於觸犯了費多爾伊凡尼赤了；他是不能饒恕我的。』

『但你會——實在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疑問道。

『請不要問我吧，』瓦爾瓦拉泊夫那搶着說，她的眼光下垂了。『我是年輕而且愚笨的。不過我是不打算赦免我自己的。』

『那麼，無論怎樣，何不試試看呢，不要失望吧。』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接着道；並且想用手去拍她的面頰，但是看了看她之後，又沒有勇氣了。『她是謙卑的，極謙卑的；』她想。『但她仍是一隻牝獅。』

「你病了嗎？」這時盤沁對里莎說。

「是，我是不舒服的。」

「我明白你了。」他長歎之後說道。「是，我明白你了。」

「什麼？」

「我明白你了。」盤沁有意的重複了一遍；他簡直不知道說什麼纔好。

里莎覺得失措了，於是，「由他吧！」她想。盤沁現出來一種神祕的氣色來，沉默着，鄭重的看向別處。

「我想是十一點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

客人們得了這個暗示便都要告辭了。瓦爾瓦拉泊夫那只好答應着明天來用飯並且帶阿達來。介道諾夫斯基——他已是幾乎睡在椅子上了——願意護送她到家裏去。盤沁向大家施禮告辭，在階上，當他送她到車裏去的時候，他握了她的手，並且在後邊呼道：「Au revoir!」（譯者註：再見。）介道諾夫斯基和她並坐一直到家。她自己用伶



小的脚尖點着拍節自娛的時候，似乎是不經意的觸了他的腳；他又失神了，便開始讚揚起她來。她嗤嗤的笑，並且屢遞眼波，這時，街燈的光正向着車子投入。她曾彈過的二音曲仍在她的腦中響亮着，並且興奮了她；她亂想起來，她想到光明，她想到了一個跳舞場，急響的奏着音樂——於是她的血沸騰起來了，她的眼睛閃着奇異的光，她的脣際沾滿了微笑，並且有些酒狂的豪快罩滿了她的全身。當她到家的時候，她輕輕的跳出了車子——只有真的牝獅知道怎樣的踴跳如此——並且忽然轉向介道諾夫斯基滿面春風的帶着一陣清脆的嘻笑。

「一個拘魂的人物呵，」當他回家去的時候，他想到，他的僕人正在那裏備好了一盃石鹼樟腦醇劑候着他：「那是對了，我是一個有主意的人——不過，她又笑什麼呢？」

馬爾亞提末非夫那通宵坐在里莎的床側伴着她。

四一

拉夫爾斯基在瓦希里耶夫斯克流連了一天半的工夫，並且是整個的徘徊在鄰家裏。他不能在一個地方就擱多久：他被痛苦吞噬着；他不住的被那疲弱而猛烈的感覺撕裂着。他又憶及入村的次日所得的那種感念；他憶及他的計畫並且十分厭惡自己。什麼東西竟能把他從他所承認的責任上撕裂開來——即如他前途的事業：快樂的渴望——仍是那同樣快樂的渴望而已。

『米哈雷費亦似乎是對的，』他想，『你打算重嘗人間的快樂，』他自言自語，『你忘記那是一種奢望；是一種過分的福澤，即使是初次降於人的時候。你明明的說，那不是完全的，那不是真純的；但你偏向着圓滿而真純的快樂上去幹！四下一看，誰是快樂的，誰在你面前過着享樂的生活？看農人去收割莊稼；他滿足於他的命運了嗎？……什麼！你願意和他換換地位嗎？想你的母親；她所要求於生活的是何等簡單？降在她的命運上又是一個什麼生活？你似乎只是誇大，你和盤沁說，你回到俄國來做墾田的工作；而你回來却以成年的人徬徨於少女們的身後。你的自由的消息突然來到，你便拋去一切，忘記一切，你如同一個孩子追跑在一隻蝴蝶的後邊一樣……』

里莎的影子又繼續混入他的沉思之中。他用力量和一種別的頻頻的影子，別的明媚而機伶的，美麗的，恨惡的形態，趕去了牠。年邁的安冬覺得他的主人是失常了；他在門外和門傍歎息了幾次之後，決計走上去見他，還勸他喝一點什麼熱的飲料。拉夫爾斯基申斥他；趕他出去；後來又向他道歉，不過這只有使安冬加倍憂愁而已。拉夫爾斯基是不

能在客廳裏逗遛的；彷彿是他的高祖父雷伊在像片上輕蔑的看著他的柔弱的後裔。『噢！你還在淺水裏泳着哩。』他那偏斜的嘴唇似乎要說出話來。『那是可能的嗎？』他想。『我不能管束我自己，我却投身於這……瑣事？』（戰地受重傷的人常是把他們的創傷叫做「瑣事」。）如果人不欺騙他自己，他是不能生活在世上的。『我真是一個孩子嗎？』啊，那末；我看的十分清楚，我幾乎已把我畢生的快樂之能力都握在手裏；是這「闊葫蘆」也是如此——時來運轉的時候，一個乞丐也許能變成富翁的。如果沒有這事，那也不——可是一切都過去了。我要開始工作——要咬牙，要安靜；那是不錯的，我決心自持不是一次了。那末，爲什麼我曾溜過韁，我爲什麼徘徊在這裏如同一隻駝鳥把頭向叢林裏亂撞？身當危險是可怕的事……小事安冬，』他高聲叫道。『吩咐他們把車馬立刻備好。』他又想道，『我應當切齒忍受，我一定要自持。』

因此拉夫爾斯基試着抑止他的苦痛；不過那是深沉而緊張的；就是老於世故的阿普拉克西亞，當他坐車到城裏去的時候，她也搖着頭用一種悲愴的眼光釘住他。車馬風

家之族貴

馳去了；他壁直的坐着一動不動，凝神注視着眼前的大路。

#### 四二

當日的前一天，里莎曾寫信給拉夫爾斯基，請他晚間來；但是他先到他的別墅裏去了。在屋子裏他既沒見到他的妻，也沒找到他的女兒；聽僕人說她領着孩子到卡里亭宅去了。這報告足以使他震撼而瘋狂。『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似乎是決心不讓我再活下去了。』他恨惡的情緒充滿了內心，想道。他開始走來走去，他的手足時常撞着孩子的洋囡，書籍，和女人的用具；他招呼賈斯亭並且命她把這些「塵芥」掃除了去。『Oui mons，

「fiour」(譯者註是，先生。)她伴笑着說，便開始去清理屋子，窈窕的屈下身子，每一動作都使拉夫爾斯基覺到她看他做一個無禮的俗人。他厭惡的注視着她那衰退却仍是尖酸而嚴酷的巴黎式的面孔，她的肘補，她的絲製護胸，和那一頂輕便的小帽。他到底把她打發出去，又猶疑了半天(因為瓦爾瓦拉泊夫那仍沒回來)，他決計到卡里亭宅去——並不見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他無論爲什麼事也不到客廳裏去，他的妻是在那裏邊的。)却到樓上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屋子裏。他記得那後樓梯是從僕人住的過道一直通到她的房裏的。他按着這計畫做去；時運也照應他；他在庭院裏遇見了蘇洛赤卡，她領他到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房裏。他見她自己在屋子裏，與平日大不相同；她禿着頭坐在屋角處，彎着腰，兩手又在胸前。老太婆見了拉夫爾斯基慌張起來了，她趕快起來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似乎是尋找她的帽子。

「啊，是你呀，」她一面說，一面顯出來不安的狀態並且避着他的眼光接觸，「那麼，你好呵？那麼，那麼，做什麼！昨天你到那裏去了？那麼，她已來了，就是呢，那麼，那必是……」

這樣或那樣。」

拉夫爾斯基坐到一隻椅子裏邊去了。

「那麼，坐下，坐下。」老太婆接着說。「你是一直到樓上來的嗎？那麼，那兒，自然是所以……你來看我嗎？謝謝。」

老太婆靜默了一刹那；拉夫爾斯基不知道和她說什麼；但是她已經明白他了。

「里莎……是，里莎方纔還在這兒呢。」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說着，一面把她小袋上的纓繩解開又繫上的弄着。「她是不太舒的。蘇洛赤卡，你在那兒呢？來呀，我的姑娘；你爲什麼不能在這裏少坐片刻呢？我也是頭痛的。這必是因爲唱歌和彈琴的緣故。」

「唱什麼歌，姑姑？」

「怎麼，我們已經聽過了那些——我是這樣說，你把牠們叫做什麼——二音曲。全都是意大利文的唧唧——和喳喳——如同世上的喜鵲一樣，那種嘶聲似乎要把你的靈魂掀了出去。那是盤沁和你的妻。怎嘶熟的那樣快呀；似乎全是至親一樣的，什麼禮節



都不講究了。然而，人可以隨便的說，就是一條狗也要試着去找一個家住；並且如果人趕牠出去是永不會出去的。」

「我仍是自信——我不希望這個。」拉夫爾斯基答道。「作這事，必是一個極大的無恥。」

「不，我的寶貝，那不是無恥，那是權變，上帝饒恕她！人說你打發她到拉夫里基去真的嗎？」

「是，我把那份產業放棄給她了。」

「她會向你要過錢嗎？」

「還沒有。」

「那麼，將來或者能夠吧。但，現在我纔細看了你一眼，你很好嗎？」

「是。」

「蘇洛亦卡！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忽然喊道。「快去告訴里莎末她米哈洛夫那，——」

至少，不問她……她在樓下嗎？」

『是。』

『那麼，問她把我的書放在那裏了？她會知道的。』

『好吧。』

老太婆又偏促起來，並且去開那大櫃內的抽屜。拉夫爾斯基靜靜的坐着，一動也不動。

忽然之間樓梯上響着一陣輕細的足音——里莎走進來。

拉夫爾斯基立起來鞠了躬；里莎逗遛在門際。

『里莎，里莎寶貝，』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懇求的說。『我的書在那兒呢？你把我的書放在那兒了？』

『什麼書，姥姥？』

『怎麼，好人，那本書呀！不過，我沒叫你，雖然……那兒，不要緊的。你在樓下做什麼呢？』

這裏呢，費多爾伊凡尼赤已經來了。你的頭痛怎樣了？」

「沒有什麼。」

「你總是說沒有什麼。你們在下邊作什麼——奏樂嗎？」

「不，他們在鬥牌呢。」

「好呵，她是什麼都通的。蘇洛赤卡，我看你想着要往園子裏跑——跑你的吧。」

「呵，不是的，馬爾法提末非夫那。」

「不要辯了，隨你的便，跑去吧。那斯塔斯亞卡爾波夫那常是自己到園子裏去的，你去和她做伴吧。你必要恭敬那老人的。」蘇洛赤卡去了——「但是我的帽子在那兒呢？牠到那兒去了？」

「讓我去找一找。」里莎道。

「坐下，坐下；我的腿還有用呢。那必是在我的臥房裏。」

於是她斜睜了拉夫爾斯基一眼，便走出去了。她是做着門走的；但是她忽然走回來

關上。

里莎靠住了椅子，靜靜的用手掩着她的臉；拉夫爾斯基仍是留在那裏。

「這就是我們的再逢呀！」他到底說出來了。

里莎把手從臉上拿下來。

「是，」她昏然的說。「我們被懲罰的很快呀！」

「懲罰嗎？」拉夫爾斯基道，「你做了什麼應受懲罰的事呢？」

里莎舉目看着他。他們的面上既沒有憂愁也沒有不安的表現；他們似乎更藐小而昏暗。她的臉已失掉血色；她那微啓的雙脣也失去紅潤。

拉夫爾斯基的心爲了憐惜和愛戀而顫抖着。

「你寫信給我了；全完結了。」他低聲道。「是全完結了——在沒開始的時候便這樣了。」

「我們一定要完全忘記那些。」里莎道。「你來了我很喜歡的；我還想寫信給你呢，」

這樣更好了。只有我們一定要善用這一分時候。這是留給我們完成我們責任的。你，費多爾伊凡尼赤，你一定要和你的妻言歸於好。」

「里莎！」

「我懇求你這樣做；只有藉着這個我們能贖過……我們以先所做過的事。你可以想一想——並且不要拒絕我。」

「里莎，上帝在上，——你所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事。你吩咐我的事我都可以做的；除了「現在」和她重合！……什麼事我都首肯的，什麼事我都忘却了；但是我不能強制我的心……實在的，這是殘酷的！」

「我不是請求你……你所說的；如果你不能和她同居，就可以不必；不過要復合的。」里莎答道，又用手遮了眼睛。——「還要想到你那小姑娘呢；看我的面上那樣做吧。」

「好吧。」拉夫爾斯基在牙隙裏喃喃的說；「我一定那樣去做，我以爲若是如此便算完成我的責任了，但是你呢——你的責任之中都包括了什麼？」

『那我自己知道。』

拉夫爾斯基忽然吃了一驚。

『你不能決心去嫁盤沁嗎？』他道。

里莎幾乎是給了一個瞧不見的微笑。

『呵，不是的！』她道。

『呵，里莎，里莎！』拉夫爾斯基喊道。『你怎樣的快樂呀！』

里莎又瞧了瞧他。

『現在你自己去領悟吧，費多爾伊凡尼赤，快樂不是依着我們的，是靠賴上帝的。』

『是，因爲你——』

隔壁的門快快的開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拿着她的帽子走進來。

『我到底找着牠了。』她說着站在拉夫爾斯基和里莎的中間。『我自己放起來的。』

這就是年紀累了我的原故，唉呀！——雖然年輕也是不大好的。』

「那麼，你和你的妻一同到拉夫里基去嗎？」她向着拉夫爾斯基加上一句。

「和她到拉夫里基去嗎？我不知道。」他躊躇了片刻道。

「你是不到樓下去的。」

「今天，——不，我不。」

「好吧，好吧，你是明白的；但是你，里莎，我想，你是應當下去的。慈悲的聖力，我忘記了餒我的鸞鳥了。等一等，我不久就要——」馬爾法提末非夫那沒戴帽子便出去了。

拉夫爾斯基忙着走向里莎。

「里莎，」他懇求說。「我們要永別了，我的心已粉碎，——把你的手給我握別吧。」

里莎抬起頭來，她那倦極的眼睛，幾乎失去了光輝，看着他……「不，」她把手撤回去說。「不，拉夫爾斯基（她這是第一次叫他這個名字。）我不願給你手，有什麼好處呢？去說，我懇求你。你知道我是愛你的……是，我愛你；」她用力的說。「但是，不……不。」

她用她的手巾掩住了雙脣。

「至少給我那條手巾吧。」

門聲響了……手巾落在里莎的膝上。拉夫爾斯基在牠沒有溜到地下之前將牠抓過來，急急的塞入囊中，轉過去遇到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眼睛。

「里莎，寶貝，我想你的媽媽在招呼你呢。」老太婆道。

里莎立刻起來走了。

馬爾法提末非夫那又坐在她那個坐位上。拉夫爾斯基便告辭要走。

「費多爾！」她忽然說道。

「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嗎？」

「什麼？」

「我問你，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嗎？」

「我希望這樣。」

「哼。但是要正式告訴我，你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自然。但是爲什麼呢？」

「我知道是爲什麼。你也一樣，我親愛的朋友，如果你已經想好了，你不是混人——將要明白我是爲什麼要問你這個的。那麼，再見吧，我親愛的。謝謝你的光顧；並記着你已經表示了你的話，費的亞，吻我。呵，我親愛的，那對於你是很難的事情，我知道的；但是，對於誰也不是容易的事。從前，我常嫉恨着蒼蠅；我想，牠們的環境是很適於生活的，但是一天晚上我聽見一頭蒼蠅在蛛網上悲呼——不，我想，牠們也有牠們的難處。沒有什麼補救了，費的亞；但是記着你所允許的事。再見吧。」

拉夫爾斯基從後面的梯子下了樓，已經走到大門，被一個僕人給追上了。

「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吩咐我請你到她那裏去呢。」他這樣稟告了拉夫爾斯基。

「告訴她，現在我不能——」費多爾伊凡尼亦道。

「她告訴我是特別請你的。」僕人接着說。「她吩咐說只有她是在家裏的。」

「客人們都走了嗎？」拉夫爾斯基問道。

家之族貴

「自然是的，先生，」僕人嚙了嚙牙回答道。  
拉夫爾斯基聳了聳肩隨着他去了。

四三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獨自坐在閨中的一把安樂椅上，嗅着 *eau de cologne*，靠近她的小桌上放着一杯橘花水。她是不耐煩又似乎有點精神恍惚。

拉夫爾斯基走進來。

『你要見我嗎？』他冷然一躬說道。

『是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答道，隨着她又喝了一點水：『我曉得你一直到我』

姑姑的房裏去了；我往吩咐他們必要請我到我的房裏來的；我要和你說幾句話。請坐吧！她喘了一口氣。『你知道，』她又接下去，『你的夫人已經來了。』

『我知道。』拉夫爾斯基道。

『好呵，那末，就是，我要說的，她到這裏來了，我便接待了她；這就是我要解釋給你聽的，費多爾伊凡尼亦。謝上帝，我可以說。我已經得了一般人的敬意，並且誰也不想我是絲毫沒做錯的。雖然以前我看她似乎是與你不和，我仍不能決計去拒絕她，費多爾伊凡尼亦；她是我的親戚——因為你的緣故；你設身處地想一想，我有什麼權柄可以擋她的駕呢——你將和我同意了吧？』

『你自己添些無用的麻煩，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拉夫爾斯基答道。『你做的是很對的，我並沒有氣惱。我還不至於有取消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看她的朋友的機會的意思；今天我所以沒到你這裏來的緣故，就是因為我不願和她相見——如此而已。』

『啊，費多爾伊凡尼亦，我將怎樣喜歡你的話呀！』她喊道。『不過，我是常欽佩着你』

那高尚的秉性的。至於我的自擾——那沒有什麼奇怪的；我是一個女人，一個婆子呵。至於你的夫人呢……自然，我是不能在你們中間來判斷是非的——如同我對她所說；不過她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做不出別的來，只有給人一個愉快的印象。」

拉夫爾斯基笑了一笑，一面弄着他的帽子。

「此外，我還有要和你說的，費多爾伊凡尼赤。」她接着說，把身子輕輕的湊近了拉夫爾斯基。「如果你見了她那謙卑的自處，是怎樣的可敬呀！真的，那是一點都不錯的。並且，你聽聽她怎樣的論到你來！我完全是得罪了他的，我不知怎樣的愛慕他，她說：「他是一個天人而不是一個凡人，」她又說。真的，這就是她所說的——「一個天人。」她的痛悔就是如此……啊，依我說，我永沒見過這樣的痛悔呀！」

「那麼，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他道，「如果要許我問一句：我聽說她曾在你的客所裏唱過歌；她果正在痛悔的時候唱歌嗎？不然，又是怎樣呢？」

「啊，我真驚奇你說了這話還不覺得是可羞呢！她唱歌和彈琴不過是待我好而已，

因爲是我請求的，幾乎是命令她那樣做的。我看見她那樣的憂愁；我想怎樣去分開她的心呀——可是我已經聽到她有那樣可驚的天才了！我敢保，費多爾伊凡尼赤，她是完全降服了，你還可以問問塞爾基彼得維赤的，一個心碎了的女人，*tout à fait*（譯者註：完全的。）你還要說什麼？」

拉夫爾斯基只聳了聳肩。

『還有你那小天使阿達赤卡呢，是怎樣一個小寶貝呀！她是何等的可愛呀，是怎樣聰明的小東西呀；她還會說法國話；並且也通俄語——她用俄國話叫我做姑姑。還有，你知道，至於畏縮的態度——幾乎所有和她一樣大的孩子都是畏縮的——是沒有一點。她長的整整像你，費多爾伊凡尼赤，那是很可驚的。那眼睛，前額，——唉呀，那是你的後身，簡直就是你。我承認我是不大愛喜孩子的；不過對於你這小姑娘，我的心馳去了。』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他猝然說道，『請允許我問你，你這樣和我說話是有什麼目的呢？』

「什麼目的嗎？」她又嗅了嗅她的 *su de cologne*，喝了一點水。「爲什麼，我跟你說，費多爾伊凡尼赤，因爲——我是你的一個親人，你知道，我是最喜歡着你的——我知道你的心是最好的。聽我的話，我的弟弟。無論如何，我是一個有經驗的女人，並且我也不會隨便的亂說：饒恕了她，饒恕了你的妻子。」她的眼睛突然充滿了眼淚。「只要想：她的年輕，她的無經驗……誰知道，或者，有那壞的果子；她沒有一個能教導她走入正軌的母親。饒恕了她，費多爾伊凡尼赤，她已經被懲罰的夠受了。」

淚珠流到了她的雙頰；她並不拭去；她是喜歡哭泣的。他似乎是坐在針席上。「好呵，好呵，」他想到，「這樣的苦痛呀，今天我佔有了一個什麼日子呀！」

「你不回答，」她又道，「我是怎樣了解你來的？你真就是這樣的殘酷嗎？不是不相信的。我覺得我的話已經感動你了，費多爾伊凡尼赤。上帝獎賞你的仁慈，現在你可以從我的手裏領去你的夫人。」

拉夫爾斯基不自主的從椅子上跳起來；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也起來趕快跑到一

掛帳子後邊去，她領出來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她失掉了血色而且幾乎失去了生意，帶着沮喪的眼睛，她似乎背棄了她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而完全屈服於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的手下。

拉夫爾斯基往後退了一步。

「你原來是在這裏多時的呀！」他喊道。

「不要斥責她，」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道。「她是極不願留在這裏的，不過我強迫的留下她了。我把她藏在帳子後邊。她肯定的對我說這只有增加你的怒氣；我就是沒有聽她的話；我是比她多了解你一些的。從我的手裏帶着你的夫人回去；來，瓦爾亞，不要怕，俯伏在你丈夫的腳下（她拉了她的胳膊一下），我的福……」

「等一等，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拉夫爾斯基用一種低而帶有驚意的聲音說道，「我敢說，你是喜歡做劇的，」（拉夫爾斯基說對了，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仍是保留着那種女學生好作戲劇的情緒）「那是使你快樂的；不過也可以引起別人的悅意，但



是我不和你理論，在「這一幕裏你不是一個主角。你見我要做什麼呢，夫人？」他轉向他的妻道。『我對你能做的事情還沒有做到嗎？不要向我說你沒有弄這一個巧計；我不信你——並且你知道我是不能相信你的。你還要什麼？你是聰明的——你是不做無目的之事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和你依舊同居的事，已經說過了，我辦不到；不是因為我生你的氣，乃是因為我這個人已經改變了。你到來的次日我已告訴你了，並且那時，你的心裏也是同意的。但是你要按着公意被收留，就是住在我家裏還嫌不足，還要和我住在一個屋頂之下——不是這樣嗎？』

『我求你的饒恕。』瓦爾瓦拉泊夫那不抬眼的說道。

『她求你的饒恕。』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追加一句。

『並且不看我的面上，乃是爲了阿達的。』瓦爾瓦拉泊夫那啞啞的說。

『並且還不看她的面上，乃是爲了你的阿達的。』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又重複一句。

『很好。這就是你所要求的嗎？』拉夫爾斯基吃力的說。『真的。我也滿意的。』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疾然的瞟了他一眼；但是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喊道：『要感謝上帝呀！』仍用手把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往前拉了一拉。『現在從我的手裏帶了她去罷——』

『等一等，我告訴你。』拉夫爾斯基止住了她。『我也願意和你住在一塊兒的，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他續言道。『那就是說，我領你到拉夫里基去，並且我和你住在那裏，直到我耐不下去的時候爲止，我便要到別處去的——並且也可以再回來的。你要知道，我不打算驅你；不過不要再求別的了。如果我照着我可敬的姊姊的話去辦，把你貼在我的胸前，並且堅信着你那……那過去的算沒有那回事，你將自己失笑了；那砍倒的樹也可以再發芽了。但是，我想，我一定要服從的。你不明白這些話……但是不要緊的。我再說一遍，我將和你同住……不然，我也不能答應那個的……我一定和你復和的，我仍是把你當做我的妻。』

「至少，你也要給她憑據呀。」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她的淚早就乾了。

「無論如何，我永不會欺騙她的。」拉夫爾斯基轉過來說。「用不着那個，她便可以信我的。我將帶她到拉夫里基去；並且記着，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你要離開拉夫里基，我們的條約立刻就要破滅的。現在讓我告辭吧。」

他向着她倆鞠了躬，匆匆去了。

「你不帶她和你同去？」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在後面喊着說……「隨他去罷。」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低聲說。她突然抱住她，謝她，吻她的手，並且叫她做救命的恩人。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驕然的接受了她的愛意；不過她心裏最不滿於拉夫爾斯基和瓦和瓦拉泊夫洛夫那，以及她所預備的這幕劇。僅是表現出來星點的意思；她自己的意思，瓦爾瓦拉是應當俯伏在她丈夫的腳下的。

「你爲什麼不明白我的意思呢？」她詰問道。「我說了「跪下」的時候。」

「這已經就算不錯了，親愛的姑姑；不要心裏不快活——這完全是很好的。」瓦爾

瓦拉泊夫洛夫那擔保的說。

『那麼，無論怎樣，他是冰一樣的冷呵。』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道。『你沒有哭，那是真的；不過我的淚如洪水一樣的流在他的面前了。他打算把你關在拉夫里基。爲什麼，就是你來看我也不能嗎？男人都是冷酷的。』她結論一句，有意的搖一搖頭。

『但是女人却能欽佩仁慈的善念呢。』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道，於是她輕輕的跪在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面前，她抱住了她，並且把臉貼在她的身上。她臉上帶着狡黠的微笑，但是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淚珠又滾下來了。

當拉夫爾斯基到家的時候，他把自己鎖在僕人的房裏，臥在一張沙發上，直到天明。

#### 四四

第二天是禮拜日。早禱的鐘聲並沒有把拉夫爾斯基驚醒——他是通宵未曾合眼——但是他曾爲滿足里莎的願望而到教堂去的那個禮拜日又回到他的意中了。他忙着起來；有些祕密的聲音告訴他說今天他要到那裏去看她的。他悄悄的走出房去，留下話給瓦爾瓦拉泊夫那說他要回來用飯的，於是大步走向那孤愴調子的鐘聲在呼喚他的所在去了。他到的很早；幾乎沒有人在教堂裏；執事正在聖臺上讀着禮單，囁囁而

有頓挫的聲音——有時加雜一聲咳嗽——在空際抑揚着。拉夫爾斯基坐在離入口不遠的地方。一個個守禮拜的人走進來，站住，叉了十字，並且向四面鞠了躬；他們的脚步在這空寂的教堂裏發出聲來，清晰的從樓頂折下來，聲聲的回響。一個穿着一件破外套戴了一頂風帽的弱小的老婆子，跪在拉夫爾斯基不遠的所在，殷勤的禱告着；她那無齒而黃皺的面孔顯示出來一種懇切的神情；她那紅色的眼睛向上注視着飾着聖像的間壁；她那瘦剩了骨頭的手時常從她的外套裏伸將出來，並且遲緩而辛勤的做出來大十字的形像。一個蓬鬆粗面的鄉下人，披散着不櫛的頭髮，走進來，立刻便雙膝跪下，忙着做十字，每一俯伏都將髮往後搖折一下。他的面容和舉動上表示着這樣的苦痛的悲哀，以致使拉夫爾斯基決心的走到他的面前問他是有什麼不幸的事情。這鄉人怯懦而溫怒的吃驚的轉過臉來，注視着他……『我的兒子死了。』他趕緊說了一句，又俯伏在地上了。『教堂能償給他們什麼慰安呢？』拉夫爾斯基想道；於是他自己試着做禱告，不過他的心是剛硬而深沈，他的思想是距離太遠。他依舊盼着里莎，但是她仍沒來到。教堂裏人滿

了；不過她仍是不見。聖會開始了，執事已讀了福音書，他們便做最後的祈禱了；拉夫爾斯基往前挪了一挪——忽然便看見了里莎。她原來比他到的還早，不過他沒有看見她；她是藏在聖台和牆壁間的隱處的，既沒有動也沒有四周尋視過。直到會終他的眼光也沒離開她；他是向她告別的。人們開始走散了，但是她仍留在那裏的；她似乎在候着他出去一樣。末了，她又了十字便走出去了——只有一個女僕隨着她——並沒有回頭。他隨着也走出去，到了大街便追上了她；她走的很快，低着頭，還蒙着面幕。

「里莎未她米哈洛夫那，早晨好呵！」他隨便高聲說道：「我可以和你一同走嗎？」

她沒有回答；他走到她的傍邊。

「你滿意我嗎？」他低聲問道。「你會聽說了昨天的事嗎？」

「是的，是的。」她低聲道。「那是不錯的。」她走的更快了。

「你滿意了嗎？」

里莎僅是點點頭表示首肯之意。

「費多爾伊凡尼赤，」她用一種平靜而黯淡的聲音道。「我請求你不要再去看我們了；你能快走纔好，我們彼此可以後來——有時候——再見。不過現在看我的面上這樣做吧，爲上帝而成全我的請求。」

「我一切的事都聽從你的吩咐，里莎，不過我們真就這樣的別了嗎？你一句話也不對我說嗎？」

「費多爾伊凡尼赤，你現在是在我傍邊走着的……但是你已經離我很遠了。並且不僅是你，還有——」

「說呀，我求你！」他喊道。「你是什麼意思呢？」

「你將要聽到，或者……但是無論怎樣，忘却……不，不要忘却；念着我。」

「我忘却你——」

「那就夠了，再見。不要隨着我了。」

「里莎！」他叫道。



「再見，再見吧！」她重復道，拉下了面幕，幾乎是向前跑去了。拉夫爾斯基用眼光隨着她，垂了頭，轉過身來沿街走去。他蹣跚的遇見了萊母，萊母也是兩眼向地，帽子拉到鼻頭的走着。

他們彼此無言的對視着。

「那麼，你有什麼要說的呢？」拉夫爾斯基到底說出來了。

「我有什麼說的？」萊母憂愁的答道。「我沒有什麼說的。一切都是死的，並且我們也是死的。所以，你是向右走的，是嗎？」

「是。」

「我到左方去再見。」

次日早上，費多爾伊凡尼赤和他的妻一同起身到拉夫里基去。她同阿達和賈斯亭在前邊驅着車；他自己在後邊坐在車箱裏面。在這尤長的旅途中間，美麗的小姑娘是沒有一刻離開窗子的；她對於什麼東西都表示着驚奇，村人，村婦，路井，馬頸上的木軛，鈴子

和鴉羣。賈斯亭和她一樣的驚奇着。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笑着他們的講究和呼喊。她的精神是很興奮的；出城之前，她會向她的丈夫辯解了一次。

『我知道你的現狀呵，』她向他說；在她那狡黠的眼光中，能使他推知她是明白他的現狀了。『不過至少你應當給我這樣一個判決，以便我容易去生活；我既不抑制你，也不防礙你；我要注意阿達的將來，我不想別的了。』

『好呵，你得着你的對象了。』費多爾伊凡尼赤道。

『現在我只夢想着一件事：自己埋頭在卑暗的鄉里之中。我還要永遠憶念着你的好處。』

『那便夠了。』他插入一句。

『並且我將知道怎樣去欽敬你的孤峭和穩健。』她又說，以完成他所預備的句子。他向她深深的鞠了一躬。她便相信她的丈夫是在心裏感謝她了。

第二天晚上，他們到了拉夫里基；一禮拜之後，拉夫爾斯基留給他的妻五千盧布做

爲度日之用，便到莫斯科去了。拉夫爾斯基走後的第二天，盤沁來了。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會求過他，不要忘了她在孤獨的時候。她盡可能的款待他，並且，晚上的時候，大廈裏，甚至花園裏都充滿了樂聲，歌聲，和興奮的法語談話的回響。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款待盤沁三日之久：當他告辭的時候，他緊握着她那可愛的手，答應着不久便回來的——他沒有食言。

#### 四五

里莎自己有一間屋子在她母親的二層樓上，是一間清亮的小屋，有一張白色的小床，屋角靠窗處有些花盆，還有一個寫字桌，一個書架，牆上掛了一張耶穌的磔像。這屋子常叫做育兒室；里莎便生在這個屋子裏。常她由教堂之外見了拉夫爾斯基回來之後，她比平常還要小心的整理室內的一切東西，拂拭了各處，把她的抄本和女伴們的信件都檢查過了並且用絲帶細起來，封好了，所有的抽屜，澆了花並且親手撫愛了每個花朵。她

緩靜的做這一切的事情，面上掛着凝神而留戀的情態。最後，她停在屋子中間，慢慢的四下望了一望，走到礫像的桌前便跪下了，低頭對着那合十的手指，一切都寂靜了。

馬爾法提末非夫那進來，看見了她這種狀態。里莎並沒覺出來。這老太婆用趾尖輕輕的走了出去並且在門外高嗽了幾聲。里莎趕快的起來，擦了那掛着淚珠的眼睛。

「啊！我聽見你又整頓你的小屋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道，於是她伏身在一株小玫瑰的盆上：「好體面的味道呵！」

里莎作思的看着她。

「你這話是何等的奇怪呀！」她喃喃的說。

「什麼話，唉？」老太婆忙着反詰一句。「你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很可怕的。」她又說，忽然把帽子從頭上拉了下來，便坐在里莎的小床上：「那是我難於忍受的呀！現在已經是第四天了，我的五內燃燒着；我不能再假裝着什麼也不注意一樣；我不能看着你一天的褪了血色，消瘦，和哀哭，我不能，我不能！」

「爲什麼呢，這是什麼事，姪姪？」里莎道。「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馬爾法提未非夫那喊道。「你可以對別人去說不要對着我。沒有什麼，方纔是誰跪在這裏的？誰的眼睛仍是被淚漫着的？沒有什麼，真的！看看你自己，你那樣的面孔是怎麼來的？你的眼睛怎地了？——沒有什麼！你還想我是不知道嗎？」

「那是可以過去的，姪姪；容我的時候。」

「那是可以過去的，但是什麼時候呵？好上帝慈悲的救主！你竟能這樣的愛他嗎？他是一個老頭子，里莎，寶貝。我不反對他是一個好人，他是沒有惡意的；但是那算什麼？我們全是好人，世界也不是藐小的，像那樣的也永是許多許多。」

「我對你說吧，那將全成爲過去的了，那已經都過去了。」

「聽呵，里莎，寶貝，我和你說的什麼話？」馬爾法提未非夫那忽然說道，讓里莎坐在她的傍邊，並且替她整理了頭髮和領巾。「在你看來現在羈身在惡霧之中，沒有東西能止住你的憂苦。呵，我的寶貝，只有死是不可救藥的事情。現在你只要自省：「任你怎的我

是毫不屈服的！於是你將自己驚奇着將怎樣的飛快而容易的過去。只有忍耐。」

「姥姥，」里莎回了一句，「那已經過去了，那全完結了。」

「過去了！怎樣過去的呀？爲什麼，你那小鼻子已經更加尖銳起來，你還說是完結了。真是一個完結的漂亮法子！」

「是，那是完了，姥姥，如果你只要幫我的忙。」里莎忽然精神奮發的說，於是她抱住了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頸項。「親愛的姥姥呵，做我一個朋友吧，幫助我，不要動怒，了解我。」……

「爲什麼，這是怎地了，我的好姑娘？請不要嚇着我；我將要驚號了；不要那樣看着我；快告我是怎地了？」

「我——我打算，」里莎將臉緊貼在馬爾法提末非夫那的前胸。「我打算到修道院裏去，」她昏絕也似的說。

這老太婆幾乎從床上跳了起來。

『快快的叉起十字來，我的姑娘，里莎，親愛的，想想你說些什麼；你想些什麼？願上帝降你以慈悲呀！』她終於吃吃的說了。『臥下，我的寶貝，睡一會兒，這都是由於失眠所致，我親愛的。』

里莎抬起頭來，她的頰上放着光輝。

『不是的，姥姥，』她說。『不要那樣說；我已打定了主意，我禱告過了，我得了上帝的指導；一切是有一個結束的，我和你的相處也是有一個結束的，這樣的教訓不是無緣無故的，並且我想着這個也不止一次了。快樂不是爲我而生的；就是當我想望着快樂的時候，我的心常是沉重的。我完全知道我自己和別人的罪惡，和爸爸怎樣造成了我們命運；我完全知道。因爲這一切的緣故，必要求贖罪的。我很對不起你，媽媽，和萊諾赤卡；不過是沒有補救的法子了；我覺得在這裏沒有生存的餘地了；我已經和一切都告別了，我已經向着這宅子裏的一切東西致過謝意了；有些東西還在向我招手；我的心病了，我自己要永遠躲起來。不要攔阻我，也不要勸我，幫我的忙吧，不然我一定要自己走的。』



馬爾法提末非夫那驚慌的聽着她的話。

『她是病了，她是狂了。』她想：『一定要找一個醫生來的；但是那一個好呢？』介道諾夫斯基前天曾恭維過一個；他常是說誑的——不過這回說的也許是實在。』但是當里莎來答辯她的勸解，使她辨明了里莎是沒有病並且也沒發狂的時候；她切實的驚奇而悲哀起來了。『不過你不知道呵，我的寶貝。』她向她解釋道：『在那修道院裏是過的什麼生活呀！爲什麼，他們將要給你綠芋麻油吃，給你極粗的亞麻布穿，並且讓你到冷地方去；你永遠是忍受不了那些東西的，里莎，寶貝呵。這全是阿喀非亞做的，她把你領入歧途。但是，你知道她是有活氣的並且能自安其樂的，你也應當活潑起來呵。至少待我安然死去之後，你再去爲所欲爲呵。並且，誰會聽說過這樣的事情，爲了一個——爲了一個乏貨，上帝恕我們——爲了一個男人——到一個修道院裏去！如果你的心太病疲了；到聖像那裏去，禱告在那一個聖人之前，唱一首 Te Deum 歌；千萬不要戴上那頂黑帽子，我親愛的東西，我的好姑娘。』

馬爾法提末夫那哭的非常哀痛。

里莎安慰着她，擦去了她和她自己的眼淚，但仍是無所動於中的。在失望之中馬爾法提末夫那曾用了恐嚇的法子，要把一切事都告訴她的母親……但仍是毫無補救。僅僅的因為老太婆的懇切的祈求，里莎允許了六個月之後纔實行她的計畫。馬爾法提末夫那也這樣答報她——誠懇的允許，如果她六個月之內矢志不變的時候，她將親身幫助着她，並且她能盡力求得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的允許。

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不願她那「埋首隱居」的願詞，天氣乍冷的時候，她又有了錢，就搬到彼得堡去，在那裏盤沁替她找的樸素而漂亮的房子，他已經於幾日之前離了O——城。當他住在O——城末期的時候，他完全忘了馬爾亞狄米亦伊夫那的和善；他突然便不去訪她了，並且流連在拉夫里基。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奴隸着他，簡直就可說是奴隸他，沒有別的話可以形容她那樣放浪的，難抗的，直然的——加在他的身上的排飾。

的B——修道院爲尼的消息了。

拉夫爾斯基在莫斯科過冬，第二年春天，他聽到里莎已經入了一個俄國遠部地方

## 尾聲

八年的光陰匆匆度過。年復一年的春光到來……。我們要先說幾句關於米哈雷費赤，盤沁和拉夫爾斯基夫人的命運的話——以後便把他們拋開。米哈雷費赤亦經過長久漂泊之後，到底找到很適當的工作了；他得了一個國立學校監督的位置。他很以自己的事業爲滿足；他的學生雖然也擬態而嬉笑他，但是還都崇拜他的。盤沁已經得到了很高的品級，並且候補一份監督的顯職；他走起路來微微的偻偻着身子，這——無疑的——

因爲掛在他頸上那架頒賜的弗拉的米爾十字勳章太重的緣故。在他的身上，公務到底戰勝了藝人的生活；他那青年的面孔已經轉向蒼黃，他的頭髮也稀了好些；現在他既不唱歌也不創作，不過仍是偷偷的努力於文學的研究而已；他做了一篇「箴言」式的喜劇，因爲當代作者都要在冊子上畫一點什麼東西，所以他也把一個風流的女像畫在裏面，他把這篇東西讀給平日和他要好的兩三個女人們聽。但是，雖然有許多漂亮的機會會排在他的面前，他都沒有墜入婚姻陣裏。這事——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要負責任的。至於她呢，她仍如從前常在巴黎居住。費多爾伊凡尼亦曾撥給她一筆巨款，從此便免她再作第二次突然的追謁了。她漸老而胖，但仍是奪人而秀美的。每人對她都存着意念。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投身於 Dumas Fils（小仲馬）的戲劇工作裏。當那奢靡而多情的『Dames aux Camelias』（譯者註：茶花女）開演時，她常是在場的；在她看來，做了杜克夫人算是人類中最高的幸福了；她會表示過，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兒有一個較好的命運。她以爲那命運將分去阿達的現時的快樂；她已從一個玫瑰色面頰而肥潤的女孩

子變成一個胸膈瘦弱血色失調的姑娘了；她的神經近於錯亂。許多崇拜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的人都減消下去，不過她仍是有幾個的。她還能保留幾個少數人直到她的末日。在她晚年中對她最專誠的是一個真正的 Zakurdalo-Skubirnikov 人，他是一個退職的衛士，一個具有特別精壯體魄的卅八歲的多髯人。常到拉夫爾斯基夫人客堂裏去的法國人叫他做『Le Gros taureau de l'Ukraine』（譯者註：l'Ukraine的牡牛。）瓦爾瓦拉泊夫洛夫那永沒請他到過一次敍舊會，但他是她的寵遇為最滿足的人。

這樣——八年的光陰便匆匆的滑了過去。年復一年的春風歡舞在天空裏，吹出來清新的氣味；年復一年的春光向着地面和人間展笑；年復一年的在她的撫愛之下，一切的東西都轉向着開花，愛戀，和歌咏。這八年中間，O——城也起了少許改變，不過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宅子却似乎是年輕了好些；牠那新塗飾的牆壁帶着一種歡迎的氣象，敞着窗子上的玻璃在夕陽之下閃灼着秋楓色的光輝；清越的青年喉音和笑語從窗內飄向街市中間；滿屋在蕩搖着生氣且沿繞着快活的波浪。宅中的主婦早就到墓中去了；

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是在里莎修道的二年之後便死去的，馬爾法提末非夫那也沒能比她姪女多活時日；她們在O——城的墓地廝伴的安臥着。那斯塔斯亞卡爾波夫那以後也謝世了；足足數年的工夫這忠誠的老女人每禮拜都要到她老友の葬所去禱告一次的……她的時候到了，現在她的老骨也埋入潮濕的土裏。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の宅子都沒落到陌生人的手裏，還是歸她的家族所領有，家族也是沒有零散的。萊諾赤卡長成了一個苗條而美麗的青年姑娘，她的未婚夫是一個美髮的騎兵官員；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兒子，是纔在彼得堡結婚的，並且攜着他的新婦到O——城來過春日；他的妻妹，是一個十六歲的女學生，有一雙光明的面頰和灼灼的眸子；蘇洛赤卡已經長成並且美麗，做了青年的管家，她的說笑足使卡里亭宅的四壁震震作響。宅中一切都改變了，一切的都和這羣青年們一塊兒過活。無鬚的含笑而發趣的青年侍者代替了動作呻吟的老僕。兩隻獵犬凶猛的繞着沙發跳上跳下，就是肥胖的洛斯卡會在那裏搖擺裝像的地方。廐中充滿了伶俐的競賽馬，精壯的轅馬，威勇的帶鬃辮的頂馬，和東城的走馬。早飯，中

飯，和晚飯全是混雜而無秩序；鄰人們把來叫做『空前的散亂。』

我們所論到的這日傍晚，住在卡里亭宅的人（最年長的要算萊諾赤卡的未婚夫，儂只二十四歲）正作着游戲，雖然不算太浮囂，在他們看來是非常得意的；他們繞着屋子跑，一個追着一個；狗們也是跑着叫着；幾隻關在窗前籠內的金絲雀，流水也似的振着尖銳的歌喉，雜入這熱鬧中間。在這震耳的高潮方盛的時候，一輛濺滿了污泥的馬車停在大門之外，一個穿着旅行衣的四十五歲的男子從車裏走出來，立住，驚訝着。他寂然的立了一刻的工夫，注意的看着這所宅子；以後便進門走入天井裏，慢慢的上了臺階。在前庭裏誰也沒有見到；房門忽然開了，蘇洛赤卡衝出來，漲紅而灼熱的，立刻一陣喊聲，一羣青年人追了出來。他們立刻停住了，並且寂然的看着這陌生人；不過他們的眼光都含着同樣的友愛的表情，當馬爾亞狄米赤伊夫那的兒子走上來親熱的詢問他的時候，他們的面上都沾滿了笑容。

『我是拉夫爾斯基，』客人的回答。



回答客人的都是一陣有歌韻的狂呼——並不是這羣青年極歡喜一個遠方而幾乎是久疏的親戚來訪，乃是他們在任何機會裏都要去嬉笑和做出一陣噪喊來。他們立刻圍上了拉夫爾斯基；似乎是老相識的萊諾亦卡先報了自己的名字，並且擔保的說不久的工夫她便可以認出來他的面目。她向他介紹了其餘的夥伴——叫着每人的名字，就是對她的未婚夫也是如此，還叫他們的乳名。他們結隊走過了飯廳到了客廳裏。兩個屋子裏的牆壁都重新糊過了；不過傢具仍是原有的。他認識了那架鋼琴；就是窗內的繡機也正是從前的，在那相同的地位，並且有一塊沒繡完的東西也如八年前一樣。他們請他坐在一隻安樂的臂椅上；隨後便一齊恭敬的環繞着他坐下了。疑問，驚呼，和軼事的講述便隨着來了。

「自從我們最後見面到今日已經是好久了。」萊諾亦卡簡然說道。「瓦爾瓦拉夫洛夫那，我們也沒有看見。」

「那，沒有什麼奇怪的呀！」她的哥哥急急的插入一句。「我會帶你到彼得堡去的，

而費多爾伊凡尼亦却是永遠住在鄉下的。」

「是，媽媽隨着也去世了。」

「還有馬爾法提末非夫那。」蘇洛亦卡道。

「還有那斯塔斯亞卡爾波夫那，」萊諾亦卡加上一句，「和萊母先生。」

「什麼？萊母死去了嗎？」拉夫爾斯基問道。

「是。」青年的卡里亭回答道。「他離開這裏到奧得沙去；聽說是別人勸他到那裏去的；他死在那裏了。」

「你們不知道……他留下過樂曲嗎？」

「我不知道；似乎是沒有的。」

一切的都沉默起來。片片憂鬱之雲浮滿了這羣青年的面際。

「不過馬特洛斯到是活着的。」萊諾亦卡突然說道。

「還有介道諾夫斯基。」她的哥哥追加一句。

說到介道諾夫斯基的名字，立刻隨着一陣嬉笑。

「是，他還是活着的，並且是如同從前一樣的一個大誑言家。」馬爾亞狄米亦伊夫的兒子接着說。「簡直是胡鬧，昨天這個瘋子——」指着那個女學生，他的妻妹——

「在他的鼻烟壺裏裝了好些胡椒麵。」

「他怎樣聞的呀？」萊諾赤卡喊道，於是又起了一陣不可遏止的笑聲。

「我們近來已經得着里莎的消息了，」青年的卡里亭道，突然的一切都轉為寂寞了；「關於她，有點好的消息，現在她的健康有些復原了。」

「她還住在那個修道院裏嗎？」拉夫爾斯基微吃力的問道。

「是，仍是在那裏的。」

「她給你們寫信嗎？」

「不，永遠沒有過；不過我們是從別人處得來的消息。」

隨着是一陣突然且深沉的寂寞。「一個美麗的安琪兒在眼前搖擺過去，」全在靜

想。

「你不願意到園子裏去嗎？卡里亭轉過來對拉夫爾斯基說：『現在是很有意思的，雖然我們讓牠略荒蕪了一點。』」

拉夫爾斯基走出，進了園子裏，第一件刺目的東西便是那條凳子，他曾同着里莎在上邊度過片刻幸福的光陰，永沒有第二次的；牠似是黝黑而且拗曲了；但是他會認識牠的，並且他的靈魂充滿了甜苦不均的情感——是嚴澀的愁着過去的青春和過去的快感。他同這羣青年人沿着小徑前行；在這八年之久，白檸檬樹似乎不見得怎樣老大，不過樹蔭却較厚了；同時，一切的灌木都長起來了，蕨蓇子已經長的很健壯了，榛樹變成交繞的密林，並且各處飄起了樹木，花草，和丁香的鮮馨氣味。

「這裏倒是一個捉貓戲的好地方，」當他們走到一片白檸檬圍繞的碧綠的小草場時，萊諾亦卡喊道。『我們又正好是五個人。』

「你忘却費多爾伊凡尼赤了嗎？」她的哥哥問道……『也許你沒算上自己吧？』

萊諾赤卡的臉微紅了。

「但是費多爾伊凡尼亦願意嗎？他那樣的年紀——」她道。

「請你們玩吧。」拉夫爾斯基急急插言道：「不必理我了。當我確知和你們不同趣的時候，我自己孤獨着倒是快樂些。並且你們也無須來招待我；我們上年紀的人有一種你們尚不明瞭的東西，並且不能以娛樂來代替——我們的追憶。」

這羣青年恭順而且靜悄的聽了拉夫爾斯基的訓話——似乎一個先生在教給他們功課一樣——立刻散去，跑到草場裏；四人靠樹而立，一個在中間，便做起遊戲來。

拉夫爾斯基回到屋子裏，走進飯廳，到了鋼琴之前，依次用手觸着那些鍵子；一種昏沉而清脆的聲音發將出來；這聲音仍生出一種憂鬱的深感，正如在萊姆小屋之夜有同樣的神馳。於是他走入客廳，久久的盤桓着；這是他常見里莎的屋子。她那靈敏的身段常在他的面前清晰的聳起；他似乎覺得她的形影在繞着他；不過爲她而生的悲哀之壓迫是不易忍受的；與死俱來的東西沒有半點和平的氣息。里莎仍是匿跡而遠遁的活着；他

想着她仍如從前一樣，但他不承認他曾在陰影之下愛過的姑娘穿着尼僧的衣裳埋在香烟繚繞中間。拉夫爾斯基也將不承認他自己，他把自己看做里莎一樣。這八年工夫他會度過生命中的轉機之點，是多人所未經過的，不過沒有這個轉機，是沒人能一直良善到底的；他實在不想自己的意中快樂了。他已經安靜極了，並且——爲什麼不說實話呢？——他不僅是面貌和體格的衰老，他的心情也乖暮了；正如人說，老年人而存着青年的心不僅是難能而且幾乎是可笑的舉動；人若沒有丟掉他良善的信心，堅強的意志，和幹事的熱誠，他是可以滿足的。拉夫爾斯基有滿足他自己的正常原因；他已經着實變成一個很好的農人了，他已經實地學習了怎樣去種田，並且他的工作不僅爲着他自己；他已經盡所能的造下了他的佃農的福利的堅固根基。

拉夫爾斯基又出來走到園子裏，並且坐在那條似曾相識的凳子上。在這個可愛的所在，他想到最後一次曾在這宅中突然伸手去抓過那濺滿泡沫和着快活的黃金的鎊魂的杯子，孤獨而無家的他，追憶起他生命的前頁，這時青年晚輩的歡呼已經飄過這園

子而充滿了他的左右。他的心憂傷了，不過並沒有壓抑，也沒有苦痛；有悔恨，却沒有懊惱。

「玩去吧，快活着，壯盛的發育着，勇敢的青年！」他想，在他的沉思中是沒有苦痛的；「你們的生命在你們的面前開展，生命也因你們而安適；你們沒有——如同我們一樣

——找出來自己的道路，去競爭，遭失敗，並由黑暗中重行崛起；我們已經疲於奔命了

——我們有多少沒有奔命過呢？——不過你們只要盡你們的責任，做下去，老人將祝福你們。我呢，今天以後，在這陣動情之後，到底只有告辭了。——並且雖然是憂傷的——却

沒有嫉妬，沒有任何齷齪的意思——說，看見了末日，看見了上帝在期待我：「歡迎呵，寂寞的殘年！毀滅了吧，無用的生命！」

拉夫爾斯基靜靜的立起來，靜靜的去了，沒人注意他，也沒人挽留他；快樂的呼聲在那高大的白檸檬樹的濃陰之後叫的更加響亮。他坐在車子裏，並且吩咐車夫慢慢把他載回家去。

「結果呢？」不滿足的讀者或要發問。「拉夫爾斯基和里莎以後又怎樣呢？」不過，

從戰場歸來的人——雖然是生還的——又有什麼可以告人的呢？聽說，拉夫爾斯基到里莎所隱居的遙遠的修道院去——他見了她。她經過了一個個的聖臺，走到他的近傍，走着尼僧式的柔促脚步；她並沒看他一眼；只有她的眼角向他微閃一下，她僅僅的將消瘦的面孔俯下，她那掛着念珠的合十手指依舊是彼此密合着。他們想着什麼？他們的感覺是什麼？誰能知道誰能說出來？生命中有這樣的剎那，有這樣的感覺……人只能指點着他們——並且在他們的傍邊走過。

完



此  
其  
堂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A HOUSE OF GENTLEFOLK**  
 By I. TURGENEV  
 Translated by T. KAO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貴族之家（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屠格涅夫  
 譯者 高遜甫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平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南平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